

# 虐恋亚文化

作者：李银河

## 六、虐恋启示

### 1、社会受虐倾向问题

受虐倾向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性受虐倾向；另一种是社会受虐倾向。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寻求疼痛和折磨；不同之处在于，性受虐倾向包含着有意识地在性兴奋中寻求快乐和满足感，社会受虐倾向则没有这一目标，在此类行为中也不一定会获得性快感。

弗洛伊德是最早注意到社会受虐倾向的人，他称这种倾向为“道德受倾向”，他指出：“道德受虐倾向是最重要的一种受虐倾向，心理分析的 latest 观点认为，它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道德受虐倾向与性的关系不再紧密。在所有其他种类的受虐倾向中，折磨都是由被爱者施予的，都是遵从他的命令来忍受的，在道德受虐倾向中，这一因素被删除了。受苦本身就是一切，指令来自所爱的人还是冷漠的人这一点丧失了重要性。它甚至可以来自非个人的权力或者来自环境。一个真正的受虐狂总是把脸颊转向任何可能来临的打

击。”(Freud, 1990, 285-289) 在这里，重要的是关于虐待次要地位。

在弗洛伊德之后，霍妮是对社会受虐倾向最为关注的一个人，她是这样提出总是的：受虐倾向究竟是仅仅属于性领域还是涉及所有领域的基本性格结构，其中也包括性在内。她认为受虐倾向有两个要素：第一是自我贬低，感到自己很乏味、不重要、愚昧、无价值，夸张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总爱说：我不行；第二是依赖倾向，感到如果没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仁慈、爱情和友谊就无法生活，就像没有了氧气一样。(Marcus, 129-130)

瑞克也认为，除性受虐倾向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受虐倾向，他认为，受虐倾向这一概念与本世纪初的含义相比已有了极大改变：过去它仅指一种性变态，现在它指称一种生活态度或一种社会行为，即从遭受折磨和陷入无力感中获得享受。这一概念已超出了狭窄的性的范畴，变成一个非性化的概念。由于心理分析，今天人们才把受虐倾向视为一种许多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性变态。虐恋已经超出了性的范畴，形

成了一种受虐倾向的社会 类型，它在一些个人生活和社会群体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些现象被受苦这一阴暗的欲望 所主宰。自我贬低和自我拒绝是社会受虐倾向的目标。(Reik, 198-203) 为什么许多学者不约 而同地用“ 阴暗欲望 ”来形容受虐倾向？他们也许认为趋东避苦才是正常的、光明的，反之 则是反常、阴暗的。

瑞克指出，受虐性格将受苦受难延及终身，有受虐性格的人们坚信，灾难、痛苦和贬低最终 会得到报偿。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阴暗角落，受虐者像殉教者一样想：为了在天堂里呆一小会 儿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社会的受虐倾向表现为激怒周围的人，致使人们用很坏的态度对待 他们，以保证他们受到剥削和成为牺牲品。激怒自己又爱又恨的老板、配偶、家长、子女、 亲戚等，有意激起他们的妒忌、仇视与愤怒，为自己四面树敌，这是社会受虐倾向的挑逗技 巧。这种行为的原因既有童年期得不到爱，也有对更多的爱的需求。最后，受虐者得到这样 一个公式：被惩罚即是被受。(Reik, 253, 363)

社会受虐倾向的原因之一是人生的失败或没有达

到心目中的理想目标。社会受虐倾向一般是指社会中的“失败者”；他们采取自我否定的态度，用比自己的失败应受的惩罚更加严厉的 自我惩罚来达到心理平衡。一般人以为，社会受虐倾向有时会把人的精神完全摧毁。在一个 案例中，一位有社会受倾向的男性，智商很高，家庭富有。他在少年时代受到母亲诱惑，对 过于成功的父亲产生妒忌心，长大成人后，他或故意或下意识地用自己生活的失败作为武器 来对付对儿子期望很高的父亲。这就是社会受倾向的典型表现方式。

瑞克认为，与受虐倾向相似，国家、宗教和民族群体也延迟其最终胜利的时刻，正像性受虐 者在忍受痛苦时宣称快乐将临，群体经受的最深重的压迫也会成为最终胜利的信号；性受虐 者所受到的羞辱相当于一些国家和宗教所受到的羞辱和贬低。在两种情形中，耻辱和虐待都会变成名誉和光荣，上帝挑选犹太人做选民就是因为他们受了两千年的苦难。（Reik, 365-36 6）

德鲁兹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他将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加以严格区分，认为前者具有 体制性质；后

者则具有个人性质。在他看来，虽然这种种倾向都与权力和控制他人有关，但二者并不共处于同一空间。施虐倾向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控制，如对性行为的政策；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是一种性的游戏。施虐倾向常常表现为群体对个人的阴谋和控制；受虐倾向则往往是个人的幻想，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把自己完全交给另一个人的意志来支配。前者是控制的性感化；后者是性想象力的自由驰骋。前者导致压制，后者导致精神的自由。前者的着装规范强调集体性和严格性，如制服；后者的着装规范则强调幻想的美学意识及伴侣的相互约定，强调痛苦和惩罚的个人化，个性化和家庭化。（Nadeau, in Grosz et al, 216 -217）按照他的观点，施虐倾向应划入社会领域，受虐倾向则属于个人领域。

马库斯把社会受虐倾向称为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她认为，有许多受压迫的群体，它们由于种族、肤色、阶级、性别或年龄而受压迫，它们被另一些群体所统治。压迫者尽力做到使被压迫者不会过于难以忍受。任何一个统治了一定时间的权力体系都会找到最有效的保持其

身份结构的工具，这就是集体的权威主义受虐倾向，又称为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但是，秩序有被破坏的时刻，这就是关于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体系的传言兴起之时。这时受压迫者会按照他们所受的训练对此做出反应：他们会加强法律和秩序，攻击传言的散布者，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受压迫者最怕听到的就是说他们在受压迫，不是自由人。“囚徒”无论如何要同“越狱者”保持距离。他们会这样想：我们不够听话了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老鼠洞不够好了吗？你们想让人们不满意吗？这种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对造反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当关于有其他更自由的体制的传言和信息广为传播之后，在人们学会在阳光下生活之后，增强了内部的团结，唤醒了自尊，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也可以被治好，继之以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过去被用作加强压迫的力量可以被用来反对压迫。这就要承认奴役不是自由，并且认识到自由优于奴役。但对于那些从未尝过自由滋味的人来说，受虐倾向会增强，于是他们可以在老鼠洞里钻得更深些，甚至更

大声地说：他们喜欢那儿。当人们选择奴役和压迫时，这就是典型的权威主义的受虐倾向。（Marcus, 214-219）

对社会受虐倾向的研究和分析使人们对虐恋倾向的理解超出了个人性取向的范畴。它可以存在于某一群体、社会或文化之中。它超越了个人心理的范畴，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严酷的统治结构中，被统治者特别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心理，这是他们生存的智慧，也是他们求生的手段。通过对社会受虐倾向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某些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性质，它们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反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一方对另一方并不总是赤裸裸的迫害或屈从，有时也有调性和献媚。双方除了赤裸裸的敌意之外，也带有权力游戏的性质。弄懂虐恋刑讯室中的主人奴隶关系，会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性质及其运作方式。

## 2、快乐原则的问题



有人认为，受虐倾向是对快乐原则的超越，是人类死亡本能的一部分。弗洛伊德也用死的本能 来解释过受虐倾向。他的主要观点是，受虐倾向及自我惩罚行为，对于人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它比施虐倾向更为危险，因为它破坏了“ 守护我们生活的 ” 快乐原则的功能。

瑞克有一句名言：“ 人是一种有受虐倾向的动物。 ”(Reik, 199) 他引用了一位滑雪运动爱好者的信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位滑雪爱好者在报刊上就他热爱的运动发表感想，同时提出一个 哲学问题：哲学家怎么会认为人是趋乐避苦的动物呢？以滑雪运动中的伤痛危险与呆在温暖的房间里看书相比，那些选择了滑雪的人就完全是趋乐避苦的反面。以此观之，趋乐避苦还是普遍的人性吗？而从斯宾塞到罗素全都论述过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罗素并且认为，趋东 避苦这两种本性中，更本质的是避苦而不是趋乐，因此这种冲动是“ 推力而不是拉力 ”。而 受虐倾向无法与上述理论吻合，因为它不仅不逃避疼痛和不适，而且恰恰相反，是要寻求痛

感，痛感对于有受虐倾向的人来说是一种“拉力”，而不是“推力”。瑞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受虐倾向是这样一种本能倾向，其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全体人类中是共通的，如不超过某一界限则非病态，它也不具备排斥一切其他本能的特征。”(Reik, 343) 按照瑞克的观点，受虐倾向就不是少数人的变态，而是人类共有而且是人性中固有的常态了。这一推论的严重性在于，如果它是正确的，趋乐避苦的快乐原则就要被推翻了。

关于有受虐倾向者是否真正喜欢疼痛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有受虐倾向的人像一般人一样不喜欢疼痛，可是为了赎罪或其他一些目标，他愿意忍受这种他不喜欢的痛苦，这种观点以瑞克为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就是喜欢疼痛本身，因为疼痛可以导致前文讨论过的“安多酚快感”(endorphin high)。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说受虐倾向以痛感为快感是错误的，受虐者像其他人一样目的在于追求快感。对于虐恋活跃分子来说，虐恋的重心不在于忍受折磨与痛苦，而在于忍受折磨与痛苦愿望的仪式性的性感化形

式，在于实现受压抑的幻想的快乐，在于以权力差异作为欲望的标志。疼痛本身不会导致受虐倾向，只有疼痛具有象征意义时才属于受倾向。将人与狗比较会得出只有人才是有受虐倾向的动物这一结论。如果一条饥饿的狗必须挨鞭子才能吃到香肠，它也许能接受这一现实，但它绝不会将鞭打当成快乐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的有受虐倾向的人都是喜欢疼痛的。O所接受的鞭打对于她说就不是很有色欲意义的，也不会导致快感。O的快乐在于被另一个人所控制，至于控制她的人对她做些什么并不很重要。她的快乐就在于为她所尊重的主人服务。如果他们选择鞭打她，那也许是因为这样做能使他们兴奋，或者他们把用鞭打作为她驯服的证据。总之，受虐者之所以接受疼痛或羞辱并非喜欢疼痛和羞辱本身，而是希望通过承受疼痛和羞辱获得快乐。

持第二种观念的人认为，疼痛本身就能够给有虐恋倾向者带来快乐。柯丽菲亚说：“我是这样一种施虐者：我对单纯的身体崇拜、统治游戏、法国女仆扮演或捆绑束缚都没有兴趣，除非这些活动与肉体的疼痛结

合在一起时，我才会感兴趣。”（转引自 Polhemus et al, 112）不仅有些施虐者喜欢为对象造成肉体疼痛这件事本身，受虐者也喜欢疼痛本身的。关于虐恋的最新理论对此类活动为人身体造成的疼痛感做出了完全正面的评价，其中最具科学背景的一种理论就是前文提到的：疼痛可以使大脑中释放出一种麻醉剂（鸦片剂）类的化学物质，有产生安多酚快感的作用。因此受虐者是安多酚上瘾者（endorphin junkie）（Polhemus et al, 115）

尽管从以上两种观点在虐恋者是否喜欢疼痛本身这一问题上截然相反，但是从这两种观点中都不能做出虐恋违反快乐原则的结论。在前一种情况中，虐恋者不喜欢痛苦本身，但是他们把痛苦当成了获得快乐的手段和代价加以忍受，他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快乐；在后一种情况中，疼痛本身就是快乐，当事人仍是以快乐为其目标的，因此他们的目标不是痛苦，而是快乐。

受虐倾向关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来说是不是一个例外呢？从表面上看，有受虐倾向的人似乎在回避

快感，追求痛感，或者说是从痛感中获取快感。受虐倾向是否因此超越了快乐原则呢？我认为它并没有超越快乐原则，因为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快感，痛感只是到达快感的手段。有受虐倾向者与一般人一样，其行为的目标都是快感，只是途径不同而已。受虐倾向的基本特征是痛感和快感之间的紧密联系。它的基本概念是痛感中的快感。它的特征是寻求肉体疼痛、不适与羞辱，在这一过程中，不快变成了快乐。但这种寻求和快乐本身可以是下意识的。所谓快乐，不一定仅限于性的快乐，还有其他种类的快乐和兴奋。

有受虐倾向的人为什么会将疼痛与快乐混在一起，这一点不容易解释。但惩罚的象征意义是理解受虐快感结构的基本点。对此弗洛伊德也说过，受虐狂并不是纯粹地真正地喜欢疼痛，他们更热衷于追求的快乐。同一般人相比，受虐狂的目标（快乐）并没有变异，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不同，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受虐狂是通过自愿承受惩罚、折磨和羞辱，以便赢得此前被否定的快乐。受虐倾向所强调的是痛苦与快乐

的联系，无论在性行为中还是在浪漫爱情中都是如此。

那么虐恋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呢？应当说它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它的理性成分表现为，它并非真正以痛感为目标，痛感是手段，快感才是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还是理性的行为；它的非理性成分则表现为，它是戏剧，是人类内心动物性欲望的宣泄。现实生活太乏味，需要非理性和释放。人要是完全现实，完全理性，会生活得很可怜，没有色彩，所谓香草型性行为（寻常的性行为）就是这样。理性统治了太长的时间，所以福柯把虐恋视为一种非理性的谵妄状态，并对它做出高度评价，认为它的出现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转变。

对人性中的“病态”的感觉是对人性的一种切近的深刻的感觉：它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低下的，甚至是可羞的。这种苦甜相间的感觉，这种从“病态”中感到的深沉的快乐，甚至享受，使人接近了人性中对限度、缺憾和羞耻的深刻的感觉。人们将受虐倾向谴责为

变态，其实受虐倾向是对我们自身基本的深层人性的揭示。痛感和快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拒绝了逻辑、理性和理由，拒绝了所有那些我们将其称为清醒意识的东西。对这种“病态”及其快乐是无药可医的，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医治它的办法。虽然虐恋活动的非理性一面给人们造成了虐恋违反趋乐避苦原则的表面印象，其实它并没有摆脱开快乐原则的范畴。非理性状态其实正是快乐的原始形态。

### 3、对权力关系的反叛

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游戏化，也是权力关系的暂时化，使之从不可改的力量变成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正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虐恋活动不是把权力关系从性活动中扫除出去，而是一种性感化了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权力的运用，创造出虐恋活动的性感内容。

根据福柯的研究，惩罚权力的新技术开始于启蒙时期，惩罚的性质从专制君主的个人报复转变成整个社会

对犯罪的理性的惩罚。一些人对虐恋的否定态度来自它借用了法律惩罚的模式，同时却重新安置了惩罚的权力，虐恋活动创造了一座娱乐性的权力关系的剧场，将惩罚的权力从理性的自然法规的产物转变为社会的非理性产物。

福柯强调，虐恋中的统治是为了创造快感，而不是个人或政治的屈从形式。他说：“虐恋活动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它与社会权力的差异。权力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由制度固定下来的策略关系。因此在权力关系中，变动是很有限的。权力像堡垒一样，非常非常难以去掉，因为它已经制度化了，而且如今普及于法庭、法规等机制中。这一切意味着策略关系变得很僵硬。

“在这一点上，虐恋游戏显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是一种策略关系，但它是不断改变的。当然，有不同角色存在，但每一方都深知这些角色是可以调换的……即使角色是固定的，你也深知它不过是个游戏而已。或者通过违反规则，或者早有明确的约定或默契，使（参与者）意识到某种界限。这种策略游戏作为身体快乐的



源泉是非常有趣的。但是我不愿意说它是权力结构在性感关系中的重建。它是策略游戏对权力结构的表演，它可以带来性快感和身体快感。

“虐恋实践是对快感的创造，伴随这种创造的有一种身份（即一种与之相联的个人身份。）而这就是虐恋已确实成为一种亚文化的原因。它是一个发明的过程。虐恋是利用策略关系作为快感（肉体快感）的源泉……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异性恋生活中，那些策略关系（例如追求与躲避）是在性活动之前的，它是一种以得到性为其目的策略关系。而在虐恋中，那些策略关系却在性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快感的协约。”（转引自 Halperin, 86-87）

在虐恋中，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差异服从于创造快感的总的策略目标，而不是人屈从于僵硬的权力结构的统治形式。可以认为，虐恋游戏是一种颠覆现实权力结构的的游戏，它因此而变得十分有趣。

虐恋活动与惩罚犯罪的法律体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人将法庭的审判同虐恋活动做了一个比较，其结

果颇具讽刺意味。在 1987 年英国对一位虐恋专业妓女培因夫人（Madame Cyn Payne）一案的审讯中，她平静地对法庭承认：“是的，我有一两个奴隶。他们做所有的家务活，还粉刷和装修房子。作为报酬，他们需要一点鞭打和羞辱。”法警作为呈堂证供拖上来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虐恋的道具：鞭子、皮带、锁链、项圈、棍棒、藤条等。法庭上展示的图片、照片、忏悔记录简直像是恋物倾向的展览。对性案件的审讯同虐恋中的鞭笞仪式如出一辙。首先是地点的相似：审讯的地点是法庭；虐恋活动的地点是地下室、地牢或教室。其次是暴露仪式的相似；在法庭上，被告的隐私被暴露在公众之中；在鞭笞活动中，“奴隶”的隐私部位被暴露在打击之下。其三是角色分配的相似；二者都穿着戏剧式的服装，法官的假发就像妓女的假发，以此象征将自我与身体区分开来，以使审讯公平无繁。其五是法官和施虐者都因对对象施加惩罚而等到金钱作为报酬。其六是恋物的形象也很近似：二者都有戏剧性的服装、舞台、铁栏、鞭子和手铐。其七是拘禁仪式的相似；被告被关进

监狱；“ 奴隶 ” 被捆绑起来，被锁在鞭笞台上。其八是判决仪式的相似，旁观者和观淫倾向在这两种场合 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九是双方对话形式的相似；无论是被告还是“ 奴隶 ” 都必须参加对话， 或否定或承认。他们受到警告，他们被宣判，然后是执行。只有在这时，快乐与惩罚的逻辑 才相互对立起来：法庭是因为惩罚而获得快乐与权力；虐恋是为了快乐和权力来惩罚。审讯是为了产生理性真理判决；而虐恋的真理就是快感，它通过肉体的快乐表达。于是虐恋活动 表现为对公开审判的私下模仿：公开的惩罚转换成私下的快乐。性案件的审判惩罚变态的性 快感；虐恋活动将对性变态的惩罚变成快感。

有人认为，由于二者是如此的相似，法律对自愿的虐恋活动的惩罚不是出于对施加痛苦和折磨行为的反感，而是出于法律体制对它独享的惩罚权力受到挑战的妒忌和愤恨。这一分析似乎不是很能站得住脚，法律也许仅仅是因为肉体伤害本身惩罚虐恋者；但这至少可以反映出 虐恋者方面对执法方面的看法。

福柯论述过虐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他指出：“我发现虐恋现象总的来说比这还令人惊异。在这种活动中，性关系是由一种神秘关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虐恋不是一种他（或她）受虐和他（或她）施虐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人与他对他行使主人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使虐恋实践者感兴趣的是，这种关系既受规则约束又是开放的。它有点像下棋，其中一人赢另一人输。主人在虐恋游戏中会输，如果他不能对他的受害者的需要和磨难做出反应。反之，仆人也输，如果他没能达到或能达到主人对他的挑战。这种规则与开放性的混合通过引进持续的创新、持续的紧张和持续的不确定性，具有强化性关系的作用，这是一般的活动中所没有的。”（Foucault 1988, 298-299）注意福柯两次提到虐恋权力关系的开放性，这正是虐恋关系的魅力之所在：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是固定的，不可随意转换的；但是在虐恋活动中，权力关系是开放的，主人可以变成奴隶，奴隶可以变成主人，这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尝过权力滋味和权力过多成为重负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大吸引力。

而且它虽然只是在游戏中颠覆了权力，但对于现实中的权力的性质——它们常常被标榜为自然的秩序，权力自身当然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也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如前所述，它对现实中的权力至少是不大尊重，拿它开了个玩笑。而这正是虐恋关系的讽刺力量之所在，也是权力不愿意领受的。通过撕掉权威的面纱，虐恋揭示了我们性文化深层的伪善，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消解其影响。

两厢情愿的虐恋活动在现代将“原始状态的人”（奴隶、婴儿、女人）当作一种性格类型来看待；将“原始的非理性”当作戏剧的脚本来看待；虐恋活动表现了社会权力的原始状态，明显的等级制，差异和权力，非理性，狂欢状态，身体的异化，等等。它表现了社会的逻辑，但是拒绝把这种逻辑视作命定的。虐恋活动用权力的标志做游戏，为的就是拒绝其天然的合法性。虐恋活动是社会危险的象征性练习。虐恋反对将社会权力的管理者视为天然合理合法的，拒绝将权力当作命定的。由于虐恋是社会矛盾的戏剧形式，它是有意识

地反自然的，但 它并不是违反自然规律，而是否定自然规律的存在。

虐恋活动又是象征主义的杰作。像戏剧一样，虐恋活动中借用了现实生活中的服装、道具（ 绳索、铁链、吊线、眼罩 ）和布景（ 卧室、厨房、地牢、修道院、监狱、王国等 ）。许多虐恋 者迷恋于制服及其所代表的权威体制，如军队、医院、警察、巡警的制服。最常见的是女学 生制服和女仆制服。乍一看，虐恋活动好像是遵从于正统的权力模式的，然而正相反，通过 对服装布景的夸张性强调，虐恋活动动将社会权力变成了剧本和表演，因此是可以不断改变 的。作为一座不断更换剧目的剧场，虐恋活动颠倒和转换了社会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脱离 社会的舞台。

权力地位的互换是虐恋活动中的一大特色：“ 虐恋调换了行为者的位置，一个人从受害者变 为胜利者；从仇恨与权力的被动对象变为指导者和统治者；一个人的施虐者变为他的受害者 。通过这一机制，儿童想象他的父母丧失了权力，从而不再对神秘的外在世界感到恐

怖。变态是人类才常常处于想象之中，而虐恋的想象世界的确要算是人类智慧的一大创造。

柯丽菲亚也曾指出，虐恋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虐恋活动中，女性可以通过性显示真正的性权力，她说：“虐恋的要点不痛苦而是权力。”（转引自（Ehrenreich et al, 130）她还说：“在虐恋活动中，制服、角色和对话成为权威的模仿和嘲弄，成为对权威的挑战，揭示了权威的隐秘的性本质。”由于受虐者做奴隶只是人工性的，不是真实的，所以柯丽菲亚称虐恋中的权力是“没有特权的权力”，虐恋中的统治角色油以经济控制或身体禁制为基础的。在上者的唯一权力是由在下者暂时授予的。可以认为，虐恋活动和虐恋关系是对现实中的权力结构的戏性颠覆。

#### 4、与宗教精神的关系

由于虐恋活动酷似某些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有研究认为，虐恋与基督教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基督

徒希望像基督一样经受苦难，相信这平做可以使自己早日得救，或者相信只有 经受苦难才能得救。在一些宗教人士中盛行着一种关于疼痛和受苦的历史观念。他们试图通过自我施加的精神和肉体痛苦，逃避世俗的焦虑、痛苦和折磨，以保持心灵的纯洁。

几乎在所有圣人的生活中，我们都能发现通过自我施加的痛苦以接近基督受难经历的企图。

中世纪罗马的圣弗兰西斯（St Frances of Rome, 1440），终其一生与被人侵犯的幻像作斗争。为了摆脱这种幻像，她常常自己鞭打自己，她越惩罚自己，幻像和快感出现得就越强烈，有时她整夜祈祷和进行这种导致狂喜的自我惩罚。

传教士舍纽特（Shenute）的自我折磨也很出名，他常常一周只进一次餐，或者使自己在十字架上吊一星期，后来又孤身在沙漠中呆了五年。从沙漠回来之后，他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其中有严格的纪律和惩罚制度，惩罚仪式的结果是达到某种集体的狂喜状态。各种微小过失包括大笑和微笑都要受到鞭打。有时他甚至将教士



鞭打致死，因为他们都相信，鞭打所导致的 救赎可以打开天堂之门。

圣阿维拉 (St Teresa of Avila) 写道：“当服侍上帝的渴望到来时，我希望悔过，但是做不到。悔过对我是极大的解脱，实际上是一种解脱和享受。”从宗教观点来看，寻求悔过（它包括羞辱，也许还有疼痛）是为了健康。希望受到惩罚的欲望，或者悔过的欲望，既可以被视为发生性满足的手段，也可以视为发现精神满足的手段。

圣班尼迪克 (St Benedict) 也认为，惩罚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如果惩罚者是爱被惩罚者的，其效果会更佳。

宗教的鞭笞活动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意大利学者鲍里奥 (Abbe Boileau) 在一部引起天主教会关注的著作《鞭笞史》中探讨了早期教会中的鞭笞活动。认为它主要是一种出于赎罪动机的自鞭 (Self-flagellation) 行为，他在书中区分了两种行刑行式，一种叫作“上身惩罚”(upper discipline)；

一种叫作“下身惩罚（lower discipline）。前者是抽打肩部，后者是抽打臀部和腿部。

中世纪的鞭笞教派为宗教和受虐冲动的狂热的痛感与快感提供了一个极端和公开表演的例证。自鞭教徒团体是在 13 世纪出现的，在黑死病盛行期间，自鞭团体变得极为普遍。他们走到一个村庄，村里那些有病的人围成一圈，希望能够从这种鞭笞仪式中得到治疗。

自鞭者从一个城镇走另一个城镇，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忏悔者加入。有时能达到数千人之众，他们进行到教堂前，围成一个大圆圈，表演高度仪式化的悔过仪式。忏悔者脱光上衣，开始唱圣歌，诵赞美诗，仪式的高潮是忏悔者接受鞭笞，受鞭笞者上身赤裸，在主人发出信号时伏在地上。主人就开始鞭笞那些犯有过错的人。整个仪式持续几个小时之久。最后这些精疲力尽的人们俯伏在地。脸颊贴在地上，沉浸在羞耻和屈从之中，他们的脊背被鞭打得体无完肤，他们的鞭子被血染红，然而，他们全都进入了一种狂喜的境界之中。

以下是关于一位 14 世纪修士的描述：在一个寒冷

的冬夜，他把自己锁在修室里，脱光衣服。他拿起一条带刺的鞭子，抽打自己的身体、手臂和腿，直到血液如注。鞭子上的一根刺弯成了钩形，撕裂了皮肉。他打得很重，以致鞭子断成了三截，墙上油满了血迹。他站在那里，一边流血不止，一边凝视自己。他的状况简直惨不忍睹，令他想起他所热爱的基督受到可怕的鞭打后的形象。由于自怜，他开始痛苦地哭泣。他跪在地下，全身商业部裸，不断流血，在极度的严寒中，他祈祷上帝在他仁慈的眼中免除他的罪孽。（Cowan, 21）

有时犯有过错的国王也会受到鞭笞。在 1174 年，英王亨利二世为了补偿谋杀圣汤玛斯繁纯 特的罪过，赤足走到坎特伯雷大教堂前，跪在贝克特坟墓前，受主教、修道院长和修士的鞭 笞。当法国国王路易九世（Saint Louis）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时，他接受鞭 笞作为对他的部分惩罚。

在维多利亚时代，性鞭笞与宗教仪式有着可疑的一致性。天主教在英国的教会经常用鞭笞来 惩戒犯错的教士修女。在《英国教会的修女生活》一书中，可以看到

大量含有调情意味的鞭 笞情节：“大家都离开了祭坛，只剩下院长嬷嬷和一位修女，她是受命留下来为我赶走魔鬼 的。首先我被命令脱光衣服。我看到那 ‘ 刑具 ’ ，它由七股皮条扎成一束，我知道，每受一 鞭（ 或有时是自鞭 ） 实际上是七鞭。我应当提到的是，某些时候，按规定要自我施刑 ..... 我开 始脱衣，脱到紧身衣时，羞耻心再度压倒了我。 ‘ 把那东西脱掉， ’ 院长嬷嬷说。我一再说： ‘ 我不能，尊敬的院长嬷嬷，它裹得太紧了。 ’ 于是院长嬷嬷让那位帮助行刑的修女帮我把它脱下来。我为自己的半神深感羞愧。院长嬷嬷命令那修女读经，与此同时她用全力鞭打 我。我决心不出声，可是最后还是抑制不住呻吟，这时院长嬷嬷最后狠狠抽了我一鞭，停止 了鞭笞。 ” 这种情节与鞭笞色情作品中的描写十分相似。 “ 英国恶习 ” 所选择的工具同消除 恶习 所 选 择 的 工 具 怎 么 会 是 如 此 一 致 呢？(Pearsall, 419)

一位学者在关于虐恋的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认识的两个前修女讲到 ‘ 星期五惩戒 ’ ，她们所

在修道院的一种私下自我鞭答活动。每个周五的晚上，她们要自我鞭答以惩戒自己的灵魂。她俩全都对这种活动感到不安，因为它带来一种模糊的快感。这种感觉同对周五晚上的具有升华感和羞耻感的预期，使她们从这种自我鞭答的忏悔中感到一种受虐的快感，这又增加了一项需要受到惩罚的新罪。在 600 年前当众进行的鞭答如今仅在自己的修室中进行了，但是对它的预期和欲望，它隐蔽的性含义使这两个灵魂受到玷污。她们的痛苦在于，从文化角度，性感觉和宗教感觉应当是相互排斥的。然而鞭答越重，快感越强，而这种感觉又是应当是忏悔的。”(Cowan, 23)

从心理学角度看，受虐倾向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现形式：性的和宗教的。灵魂将自己表达为性的隐喻或宗教的隐喻，或二者同时。有许多宗教的主题在虐恋活动中一再出出：在宗教中，我们扯到束缚这一主题，耶稣的十安架，圣彼得的锁链；鞭答主题：耶稣受鞭答，狄奥尼斯（Dionysus）的信徒们仪式化的鞭答活动，修道院中的忏悔活动中自我鞭答；强奸主题：圣女阿维拉高

度性感化的证言和像唐尼（John Donne）这样的诗人受圣灵“强暴”；屈从主题：在祈祷中的姿态一低头，屈膝，双手合十，遮脸，以及伊斯兰的跪拜。过去，罗马天主教有吻教皇的脚的仪式，而这是马索克小说中做过详细描写的最为性感的景象；圣伯纳德（St Bernard of Clairvaux）说，“羞辱是到达谦卑之途。”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则说，“没有谦卑就无法取悦上帝。”（Cowan, 40）

现代科学和心理学出现以来，受虐倾向被认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医学上是病态的，在社会上是有危害的。然而，在科学将受虐倾向视作一种疾病之前，宗教却将其视为一种治疗。正如一位虐恋者所说：虐恋活动“是一个治疗过程……它清洗和治愈了旧伤痕，我自己设计和实施了对旧有的非理性罪恶的惩罚……一次好的活动不是以达到快感作为结束，而是以精神宣泄为其结果的。”（Bullough et al, in Porter et al, 54）

由此看来，受虐倾向可以被当做荣格所说的“宗教本能”来认识。有学者因此认为，西方文化中渗透

了虐恋行为，而所有的西方人作为这一文化的载体，恐怕在内心深处都有虐恋的倾向。受虐倾向是灵魂恢复被贬低的价值的一种方式。它是持久，强韧和能够产生快感的一种倾向，它对性活动中的爱与美的要求，它对宗教本质的追寻，以它为病态和变态的传统意识，它的极端性，都表明了它的价值。我们的时代将所有的痛苦都视为疾病或道德的失败，而受虐倾向则是灵魂对痛苦的需要和欲望的声明。

在受虐活动中，肉体的每个角落都在颤抖的狂喜的折磨中被激活，一切都达到难以忍受的敏感程度。这正是性的感觉，又是宗教的感觉。我们可以称受虐的快感为一种想象的感性，正如著名的虐恋作家马索克所说：“我是一个过度敏感的人，对我来说，一切都植根于想象，

在那里得到营养。”（转引自 Gowan, 50）

总之，由于受虐倾向是一种自愿忍受折磨的态度，它就同人的宗教感联系在一起了。从现代的有受虐倾向的人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接受折磨而经历狂喜的自

鞭派传统。性受虐倾向 和宗教受虐倾向都是一种隐喻，通过这种隐喻，人的心理表达出它的痛苦和热情。受虐倾向 是深层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它的根源是想象，它的表达是隐喻，是灵魂的爱与痛苦的表达 方式。受虐倾向的心理经验不同于快感的唤起和高潮，但它很像性快感，它像性交前的爱抚，兴奋积累起来，直到宣泄，彻底放弃。放弃固有的防范同时完成了两件事：它使人感到脆弱、羞辱和迷惑；它又使人感到解脱和一种脱困的满足感，摆脱了表层事物对人性的束缚，从而使事物的真相、实质和人的个性的基本真相浮现出来。

## 5、男女同体的境界

拉金（Purusha Androgyne Larkin）是一个虐恋群体中的传奇人物，是一位东西文化融会贯通 的学人。他在发现自己艾滋病后，于 1988 年自杀，享扯 54 岁。拉金最重要的一个主张是关于 两性同体（androgyne）的思想，他指出：“人类学和宗教研究表明，最早的宗



教都是母权制的。我们已经超过了那个阶段，到达了父权制时代。现在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因此 下一阶段不可避免的是 ‘ 两性体神 ’ (androgynous god) 出现的时代，这是东方的传统告诉我们的。它们认为宇宙的基本原则由这两种力量构成，但二者之间是整合的与和谐的。在西方，我们总认为这两种力量是冲突的，阴阳对立。二者总是互相仇视的。这就是所有的事都成了战争状态的原因。我们有这战争、那战争，反对贫困的战争，反对疾病的战争。没有和谐 的观念，以及宇宙整合一体的观念。我们除了战争一无所有。 ” 拉金又说：“ 我认为，两性 同体这一概念的确告诉了人们从历史 and 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就是 男性 (andros，即男人) 与女性 (gyne，即女人) 的结合。我们其实都是两性 ) (men-women)，我 们拒绝两者择一，哪怕违反文化规范，哪怕面临奖与罚的严重压力。 ” ( 转引自 Thompson, 28 8-290)

在男女同体的思想中，男性之间的肛交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人将肛交形容为 “ 表达你性 格中的男性

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最佳方式”。在上者（top）代表传统的男性角色；在下者（bottom）代表传统的女性角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肛交活动中完全没有角色扮演意识，而有些人拒绝肛交活动正是因为这一活动带有传统男女角色扮演的色彩。

在拉金看来，男女同体的思想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尤其重要，而且这应当是他关于男女同体思想的一个来源，他说：“对于男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开始被插入，既能够接受女性角色，也能够接受男性角色。我们（指男同性恋者）是一群拒绝既存环境的人，是一群坚持做着变成完整的人实验的人。”（转引自Thompson, 292）

麦金托什（Scott McIntosh）是一位男同性恋虐恋者。他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在男性的性感觉中“被动性”和“女性”也是一种享受。他说：“这当然是一种侵犯，但是有另外一种感觉，可能同女性的感觉有相似之处，是一种心理上的快乐感觉……当它（肛门）被阴茎充满时，会产生一种充实的感觉，一种满

足感，这种感觉同男人做插入动作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他这样谈到男同性恋虐恋者的特征：“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没有竞争关系。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种女性之间的姐妹关系，我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我们永远是朋友。”（转引自 Segal, 150）

这是许多男同性恋者所拥有的共同情感经历。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谈到扮演两种角色的感觉：“当我在上面时，我感到强壮，像一匹强壮的马。当我看到和感到我给他快乐，我感到自豪，沉迷于我是一个伟大的情人的性感感觉之中；当我在一个男人底下时，我深深感到自己是可爱的，为我能唤起他的性欲感到愉快。我也会因某些原因感到自己的脆弱。”Jeffreys, 2 13)

还有的调查对象说，当他们做在上者时，会感到自己像所有“做插入动作的男性”一样，产生“我是一个男人”的感觉，他的作用是“温柔地插入他的伴侣”，就像“对待女人一样”他的伴侣则处于“那么脆弱的姿势”；而“当我仰面躺着，将两腿放在伴侣的肩膀上，感觉就像女人一样脆

弱。”(Jeffreys, 213)

对于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男同性恋群体中出现的那种夸张的“新男性气质”(穿皮革服装, 骑摩托车等), 圈内也有反对意见, 认为它是对异性恋社会角色规范的性感化, 而异性恋霸权是对人们生活的专制统治。要反对异性恋霸权, 就不应因循旧有的角色规范, 而应当以男女同体的观念取而代之。

在虐恋关系中, 受虐待、被侵犯、被插入被极度地性感化了。由于被插入似乎与男性气质不符, 而这一行为又在男同性恋关系中大量存在, 所以一个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 在男同性恋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虐恋性关系的讨论。男同性恋倾向与虐恋倾向在这一点上的重合, 竟然使关于虐恋的讨论在乍一看时好像完全在男同性恋的范畴之内似的。然而心理分析理论和证据者表明: 统治与屈从, 快感与痛感, 并不仅限于男同性恋之中, 而是弥漫于全部性活动中。对男女两性的性幻想的调查表明, 虐恋几乎是所有类型的性欲望的要素。

男女同体的思想在女性中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

一位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说：“在 70 年代末，做一个双性恋者违反禁忌的。但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另外一种人格，是一种既有女性又男性的人格。”(Vesta, in Thompson, 270)

人们对角色扮演的虐恋关系一个主要批评认为，它表现出两性关系的不平等。但是虐恋关系恰恰在这一点上对外部世界最具启发性。人们喜欢虐恋活动正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享受，因为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只是这种表演在那些不懂行的人看来好像是不平等。将虐恋关系看成是不平等两性关系的逻辑延伸，是完全缺乏对虐恋的了解的表现。虐恋关系可以是一种最平等最有深情的关系。作为一种时尚，它有点像朋克(punk)，人们一般以为为朋克特别有攻击性，可如果你深入进去才会发现，暴力在其中极不重要。他们跟光头党不一样。如果虐恋不是游戏，而是性关系中的不平等，那就是不恰当的了，然而它的确是一种游戏。

在两性平等或一般的权力平等问题上，虐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提出了一些不仅与传统

男权思想不同而且与旧式的女权思想不同的观点，例如：男权思想认为，性活动就是女性为男性服务；女权思想认为，男女应平等，应当互相服务；新观点则认为，性活动不一定要相互给予快乐，而可以由一方完全刺激另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快乐，但是谁给谁快乐并不按性别来分配，而可以随意决定，或可以交换角色。

再如：男权思想认为，女性只是性行为的客体；女权思想认为，女性应当成为性行为的主体；而新观点认为，做性客体和性对象没什么不好，女人可以把男人当作性对象来对待，也可以让男人把自己当作性对象。一位虐恋者说，我向女人也男人表明，做性对象没有什么不对的。这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虐恋实践中，男人们也在学习做性对象，在这一进步过程中，也许我们该回过头来想一想，把一个人变成对象这件事具有怎样的含义。

另外，男权思想主张男女不平等，男性统治女性屈从；女权思想主张男女平等；而虐恋却执着于游戏性的不平等关系，但是它与男权思想绝对不同。其主要区别

在于：在虐恋关系中，男性不一定是统治者，女性也不一定是屈从者。女权主义对虐恋最大的意见在于，在这种活 动 中，双 方 的 角 色 地 位 是 两 极 分 化 的（dichotomies）。虐恋者则提出：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的，来自人性本身。两极分化为我们的世界带来色彩和平衡，它给我们实现完整的 自我的能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虐恋是性最深的本质。究竟什么是性的本质？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 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有人会认为，繁衍后代是性的本质；有人会认为，肉体的快感是性的本 质；还有人会认为，心灵的愉悦才是性的本质。而虐恋关系的潜台词是：征服是性的本质，虐恋活动中的奴役、羞辱、屈从、放弃自我，都是双方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如果说虐恋是性 最深的本质，那么前提必须是：性的本质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压迫，是一方对另一方的 臣服和奉献。

虐恋涉及女性的主体感与客体感的问题，而这正是女权主义对虐恋感到最不容忍的一个方面。她们竭尽全力要加以改变的就是女性的客体地位，要为女性争取主

体地位。而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人公然提出要放弃主体地位、放弃自由意志，这简直和女权主义立场针锋相对。马库斯提出了既做女权主义者又保持自己的受虐倾向的办法——这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她的解决办法是将性领域中的受虐倾向与社会领域中的受虐倾向分开。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决方法，在我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法。用这种方法，一个人就可以既是一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又是一个虐恋者。他甚至可以既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在真实世界），又是一个不平等主义者（在游戏世界、幻想世界）。

一位虐恋者把这种观点表达得特别充分，她说：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对比，没有平衡，没有对立面：黑与白，阴与阳，白天与黑夜，快乐与悲伤，得意与失意。我尽量避免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我更愿意两者兼得，只要有可能。对我来说对许多问题的最佳答案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而是“是（yes）”。举例来说：

例一：你要苹果饼，七巧克力糕，新鲜水果，还是



要冰激淋？答：每样都来点。

例二：这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答：我看在多数情况下两种因素都有。

例三：做阿波罗（男性之神），还是做狄奥尼斯（Dionysus 女性之神）？答：两个都做，或先做这个，再做那个。

“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是个双性恋者，男人女人都爱。在虐恋活动中，我也是对在上者（指施虐一方）和在下者（指受虐一方）这两种角色都爱。（Truscott, in Thompson, 33-34）

诺曼阐述了男扮女或女扮男（shamanism）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做法还算不上是一种宗教。如果说它崇拜什么，它崇拜的是男神和女神，崇拜的是富于创造性的男性和凭借直觉求知的 女性。虐恋常被称为以阿波罗的方式达到狄奥尼斯状态。换言之，以控制的、巧妙的和想象出来的过程达到直觉和狂喜的境界，或用左脑的观点来引发左脑的经历。（Norman, in Thompson, 280）狄奥尼斯是受虐者的保护神，戴着一个微笑的

面具。”(转引自 Cowan, 125)

对于所有参与虐恋和没有参与虐恋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狄奥尼斯性与阿波罗性的对立。后者是爱情、温暖、家庭、文明、婚姻。但狄奥尼斯的性并非仅仅是另一种人体功能如排泄或吃饭。它是一种逃避,一种特殊的高境界。那种快感是一种震颤的宣泄,任何其他的满足都不可比拟。一位研究者这样谈到虐恋活动在美国的流行:“许多美国人都知道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陷于性疯狂和那么美好的性活动的原因。”(Stambolian, in Denny et al, 164)

女权主义批评虐恋活动会增强统治与服从的角色地位分化,其实这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的。女权主义是主张不应当以性别为依据来决定人的角色与作用的,而在虐恋关系中,有些男人在他们的梦想中向往的是一个统治他的女人;有些女人向往的是统治另一些女人;有些男人想做另一些男人的奴隶;有些女人想做另一些女人的奴隶;有些女人甚至想做男人的奴隶。在虐恋关系的规则中,从来没有这样一条,规定一个人和伴侣的关

系是根据他或她的生殖器 性质来决定的。规定是说，人们应当去探讨他们自己的幻想世界，他们自己的欲望及其实现，不管他的性别和出身背景。相互同意的虐恋活动只会增强个人自由的观念而不任何其他观念，尤其不会是性别歧视的观念。

萨特（Sartre）在阐释热内（Genet）作品时曾指出：“臀部是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气质的隐秘所在，是他们的被动性的隐秘所在。”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全都赞成，被动性的定义是做阳具的接受一方。（Brownmiller, 263）正因为如此，虐恋关系的双方总是被比附于男性和女性，施虐的一方是男性，受虐的一方是女性。因此许多人以为施虐倾向就是男性变异；而受虐倾向几乎就是女性的同义语。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虐恋总像是隐含着对妇女解放的反动，虐恋倾向及其理论总像是妇女解放的反题。事实上，虐恋关系中有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男男关系，女女关系等多种形式。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说，在男性受虐女性施虐的关系中，妇女的解放取得了伟大胜利呢？恐怕

不能这样说。虽然在这种关系中常常可以发现，男性把女性当女神来崇拜，男性做奴隶女性做主人，而这似乎可以被只看表面现象不看实质的人视为妇女解放的最彻底形式。由此可见，虐恋与妇女解放虽然略不重迭，但基本上不在一个领域之中。

## 6、第二性革命

有一种理论认为，西方的第一次革命发生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而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则进入了第二性革命时期。第一次性革命的特点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人的性活动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存在着大量的性交和乱交；而第二性革命的突出特点则是拒绝乱交，注重保持热情和兴趣，把注意力放在人的关系上，放在一对一的关系上。虐恋就是第二性革命的产物和突出代表。第二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艾滋病的发现和流行。

为虐恋做过大量辩护的罗宾（Gayle Rubin）提出

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关于性少数派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观点。她对性持有同福柯一样的看法，认为像性别一样，性也是政治。性被安置在权力体系中，政府及各种社会机制把性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些机制除了政府，还有法律、警察、教会和教育。

罗宾将社会中的性现象描述为一座金字塔，被压在这个性金字塔的最底层的性行为包括：异性癖（transsexuals）、异装癖（transvestites）、恋物癖（fetishists）、虐恋癖（sadoomasochists）和性工作（sex workers），如娼妓、跳脱衣舞者和色情影视摄影作品模特。一般被列为性变态的行为还有：露阴癖（exhibitionism），观淫癖（voyeurism），恋童癖（pedophilia）等。（Rubin, in Vance, 270-280）

罗宾将社会上性现象的等级划分描述如下表，其中一种是两分的划法；另一种是三分的划法：

#### 性的等级（之一）

好的、正常的、自然的、 受祝福的性	坏的、不正常的、不自 然的、受诅咒的性
----------------------	------------------------

异性恋的	同性恋的
婚内的	婚外的
一对一的	混杂的
导致生殖的	不导致生殖的
非商业性的，不要钱的	商业性的，要钱的
两人之间的	独自一人或群体的
有长期关系的	偶然的
同一代人的	跨代的
在私人场所的，如在家里	在公共场所的，如在公园里
无色情内容的	有色情内容的
仅仅是肉体的	有工具辅助的
寻常的（vanilla）	虐恋的

另一种等级划分方法是这样的：

性的等级（之二）

“ 好 的 ”	有争议的领域	“ 坏 的 ” 性
---------	--------	-----------

性行为：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神圣的		行为：不 正常的、不自然的、病态的、罪恶的、越轨的
异性恋的	非婚的异性恋	异装癖
有婚姻关系的	混杂的异性恋关系	异性癖
一夫一妻的	手淫	恋物癖
导致生育的	长期稳定的男女同性恋关系	虐恋癖
在家里进行的	女同性恋酒吧活动男同性恋浴地、公园活动	有商业动机的跨代的

(Rubin, in Vance, 282)

在第二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类别和性少数派，例如：配偶交换（swinging couples），分男女角色的女同性恋者（butch and fem lesbians），虐恋男同性恋者（SM gays），皮装女同性恋者

(leather dykes) , 女装男同性恋者 (denim queens) 等等。这些性少数派在社会 上处于受压制、受歧视的地位, 因此成为第二性革命的主力。这次性革命的一个基本观念 是: 性生活有多种形式, 把任何形式视为变态都是荒谬的, 它们最多只能被称为 “ 少数派 行为 ” 。

虐恋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表现为它的创新性和实验性。当福柯被问到对当今世界 “ 变态活动的 泛滥 ” ( 主要指虐恋、黄金浴等 ) 的看法时, 福柯说: “ 我要说, 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普 及的实践。我要提出下列假设: 有这样一种文明, 在几个世纪以来, 它一直认为两个关系决 定于一方是否降服于另一方, 所有的兴趣和好奇, 所有的心机和手段都是为了征服别人和他 们上床。而现在, 性机遇变得极为容易和丰富, 就像当代的同性恋那样, 更复杂的关系只是 在事实之后。在这种偶然遭遇的关系类型中, 只是在做爱之后人才会对对方产生好奇心。在 性活动结束后你才会问你的伴侣: 顺便问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 ? 这时你所拥有的是这



么一 种情况，所有的能量和想象力，也就是异性恋中汇集在求爱上面的能量和想象力，现在全都 投入到加强性本身的活动中来了。一种性实践的全新艺术从而发展起来，它试图探索性活动 的全部内在可能性。你发现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性实验室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当作有严格求婚规则的中世纪求婚仪式的对应物来看待。 ”(Foucault, 1988, 2 99-300) 在福柯看来，现代的性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将注意力从求爱过程转移到了性活动 本身上来，虐恋就具有性实践的全新艺术以及性实验的意义，它的目的在于探索性活动的全 部内在可能性。

派克翰 (Morse Peckham) 说过这样一句： “ 在我看来，从理论上讲，再没有什么能像虐恋一 样切入人类行为的最核心处，安赤裸裸地极其强烈地揭示出人的原始动物本给。 ”(Thompson, 6) 虐恋不仅是部分人的实践，它是所有性冲动的重要因素的结晶，这些因素包括：挑 逗、撩拨、胁迫与拒绝、控制与争斗、快乐与痛苦。

赞成虐恋活动的扬格（Ian Young）特别强调它的自然性和普遍性，他认为，虐恋倾向是自然的：每个人都会有性幻想。从事虐恋活动的人们只是在这方面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性感想象力，而且发现了实现这些想象的适当方式罢了。从虐恋活动中的统治屈从关系方面看，虽然这 是最令圈外人不安的因素，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全都赋有攻击性的需要和服从的需要。他还认为，虐恋性活动优越于非虐恋性活动。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和高度想象力”的人才具有从事虐恋活动的能力，因为虐恋是“一种相当微妙和复杂的行为模式”。他甚至做出这样的判断：虐恋活动是“性活动的进化形式”，“处于人类进化过程的较高阶段。”（Jeffreys, 222）

虐恋是对性领域的扩展，是对所谓“自然行为”与“不自然行为”之间的界线的超越。在如何定义符合自然与违反自然的行为的问题上，人类的观念一直在不停地改变。卢梭曾经反对过手淫和女性在性方面取主动态度，视其为违反自然的行为，而如今有越来越多的

人认为手淫是自然的行为，女性在性方面取主动态度也没有什么不对；瑞奇（Wilhelm Reich）反对所有非生殖器官的性行为，视其为不自然的性行为，遭遇现代社会中不包含生殖器官在内的性行为在人们的性行为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格里芬（Susan Griffin）反对淫秽色情材料和虐恋，也是以自然的名义来阐述自己的立场的，而今虐恋已经开始进入主流文化。一些性指南书上已经在说：虐恋并非反常心理。一些夫妻偶尔如果某人固置于某种仪式，致使性交没有这种仪式就难以顺利完成，或难以获得性快感，这才属于有问题。而性指南类的书可以被视其为主流文化中最能代表一般公众观念的看法。

桑普森说：“在广义上说，激进的性实践是对爱欲的探索。在性活动中体验痛苦，愉悦我们的幻想，为我们生活增添快乐，是一种最本质的自由。从仍旧统治着我们文化的的清教主义伦理中解放性欲的潜力，我们的力比多天生要求建立一个更清醒更宽容的社会。S/M的实践，这种由强大权力组成的性游戏，增强了我们的

自我意识和我们对他人的意识。……从内心角度来说，S/M 游戏能够治愈使人不能成其为完整的人的创伤；治愈人的羞愧感。激进性活动帮助我们扫清心理的地下室，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烦恼着我们的事情。卑微感，对自己的苛评，悲伤和失落感，家庭的拒绝和抛弃，在 S/M 仪式中全都浮现出来。这些极端的性感活动洗涤了过去的回忆，为无意识的地下世界到充满光明的地上世界提供了沟通的途径。”(Thompson)

虐恋是所有性少数倾向中最极端的，因此虐恋者处于大多数人性活动方式的边缘位置，但也正因为同一原因，他们的实践才能够提出关于规范的限度的问题：性活动的边界在那里？人追求快乐的限度在哪里？福柯说：在萨德那里，没有任何规范和内在的原则可以由性自身的性质对性做出规定。(Foucault, 1976, 149) 这就是萨德的写作虽然表现看上去十分残忍粗暴，令人不忍卒读，可却极受重视的原因；它蕴含的否定一切性行为规范的革命性像一道强光，照亮了那些涂满血污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掩饰了它的污秽。

虐恋的革命意义表现在它所包含的反叛性上。虐恋者是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结束一切压迫。虐恋活动使其实践者可以通过仪式化的统治与屈从，理解在卧室之外的世界中有权和无权状态是如何运行的，从而学如何从事有效的政治行动。反对虐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政治上的不平等，其原因是：虐恋活动能够满足及最终解除人对压迫和被压迫状态的需要，可以实现“彻底的反叛”，这就是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参与虐恋活动的原因。

许多虐恋者十分喜爱这种反叛的感觉。柯丽菲亚说：“我之所以喜欢虐恋是因为它不像高雅女性的行为方式。它是一种真正违反了关于如何做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和保持清洁衣衫的一切教导的性行为。”（转引自Weeks, 1985, 208）她又这样谈到自己作为职业女主人的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接受性服务给我的感觉。我从小被教得害怕性，拒绝性，只是在不得不做时或作为对浪漫感情和安全需求的交换时才提供它。我被训练成应当对他人的满足负责，当别人假装从我这里获

得快乐时，我要假装从他们那里也获得了快乐。这种反叛是令人震惊 和给人极大满足感的，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获得快乐，就像一种礼品。当一个不在行的 在下者不称职时我不用假装我很满意，我也用不着感到自己对不起他。”（转引自 Grant, 23 5）

虐恋活动的性兴奋点就像性诱惑本身一样涉入了危险和禁区，其中包括角色扮演中的乱伦性质、剥削性质、不正确性、伤害性、幼稚性、倒退性等等。例如有的受虐者希望从独立的人 倒退到不独立的人。一位虐恋者写道：“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理解与 别的孩子不同。我能理解一些别人看不出来的微妙之外；对我来说，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些最 基本的东西是错的。这是很艰难的，生活不会为此变得容易。人要为特别的能力付出特别的 代价。我天生的奇异之处部分地在于贪得无厌的好奇心。我拒绝社会要摧毁我这一天赋、把 我按它的需要来塑的企图。我曾经是而且现在仍是一个反叛者。”（Norman, in Thompson, 27 6）

此外，虐恋是反对异性恋霸权地位的重要力量。几

千年来，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一直在社会上占据主要地位，人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过选择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然而，在虐恋活动中，求爱、权力、痛感与快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异性恋的一些基本原则的一夫一妻制被冷落在一旁。

虐恋活动隐含着对异性霸权的挑战。瑞典精神病学家阿勒斯坦（Lars Ullerstam）说过：在我们的社会中，色情享受已经成为那些有异性恋这种特殊形式需要的人们的特权。对于成年人来说，性行为就是盲目的服从。让我们摆脱性特权的社会！我在此呼吁：各种类型的性少数派联合起来！（转引自 Marcus, 54-55）当然，这一呼吁比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成功的机会还要小，因为性越轨者过于羞愧，负罪感太强，以致不敢向公众观念挑战。

反对虐恋的一种理由认为，虐恋是对性革命的否定。这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虐恋是反对性行为中的平等关系的，不平等关系是虐恋戏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次，虐恋是反对偶然性关系的：当你让对方把

你铐起来或捆起来时，你最好对对方有相当的了解，这绝不是“一夜情”能够做到的。因此女权主义在对待虐恋活动的态度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两性平等和必解放是女权主义运行初期的口号。女性性革命的对立面是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闭锁心理文化。而如今虐恋似乎对两性平等和性解放反其道而行之，它遭到女权主义方面的非难是意料中的事。

赞赏虐恋活动的人反驳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虐恋不但没有否定性革命，而且恰恰是第二次性革命的先锋。虐恋政治的起点就是两个人（或两人以上）可以自由地自愿地从事一切打破传统限制和禁忌的性活动。他们之间的协议是：双方自愿以快感为此类活动的唯一目的。其基本条件是协议双方的权利相同。正是这一点使萨莫依斯（Samois，加利福尼亚女同性恋虐恋团体）的成员们认为，虐恋活动与女权主义并无矛盾。她们认为，女权主义应当是积极的自由，是欲望的实现，否则它将一钱不值。从性活动的多元化角度看，虐恋是个进步，因为它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的标准。



近年来，虐恋形象在大众传媒中频繁出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事态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虐恋不仅从商业角度，而且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已是唯一的处女地，所有最新鲜的东西都出现在这一领域，所以它能够成为传媒扩展旧领域和开发新领域的前沿。传媒总是在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还有什么事是我们能做而没做过的，还有哪些未经探索的领域。虐恋活动发展起来正因为它是新奇的，当然还因为它所具有的戏剧性。第二，虐恋已被视为所有极端性活动的代表，它因此比处于隐秘状态时具有更大的革命性和颠覆性。第三，许多专家认为，虐恋倾向很有可能就是性欲本身，它同正常性行为的区别不是活动性质的不同，而是活动强度和深度的不同。

虐恋活动对人类性活动领域提出的一个挑战是：人类有没有自愿参与被视为痛苦和伤害的活动？性活动应不应当有限制？有关于虐恋活动的调查研究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性探索、性开放和性兴奋的描写。这种关于人类性实践的描写，已经和将要把人们引导到更

广阔的幻想和可能性中去。虐恋关系带来了公开的、赤裸裸的欲望的宣泄，争取虐恋权利的斗争为性活动开辟了更大的天地。

奥特曼（Dennis Altman）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常人的世界应当向虐恋俱乐部学习很多东西。”（转引自 Segal, 153）实证调查表明，在正常人的社会中，男性对男性的强奸案件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在纯男性环境如监狱中极为常见，在其他纯男性环境中也是如此。如果说虐恋幻想和虐恋冲动在男性的欲望中是那么普遍，（如柯丽菲丽亚所说，在女性中也同样普遍），那最好还是让这种欲望通过游戏和自愿的方式宣泄出来，而不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在监狱的牢房或军队的训练场上宣泄出来。

虐恋形象之所以成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社会话题，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对安全的性（safe sex）的强调。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们部分或全部放弃了插入式性交。虐恋类性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在不交换体液的情况下完成，因

此成为最安全 的性行为。尤其对于同性恋男子来说，他们需要新的性行为方式。他们通过服饰、表演和其他唤起性欲的办法来创造这种获得快感的新途径。男同性恋者通过俱乐部文化所创造的丰富的性活动，降低了快感的唤起点，将全部身体性感化了，使身体的多种部位成为产生快感之源。极而言之，虐恋活动不是一种获取性快感的方式，而是一种精神宣泄的方式，这类活动把性活动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即达到了让它仅仅发生在头脑之中的境界。

## 7、性的解放与从性中解放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却是从性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说人可以摆脱性，而是指性活动开始超出了性器官的范畴。

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首先提出性的解放与从性中解放这一对概念的区别。福柯赞赏身体 和快乐，反

对欲望、身份和现行性机制。他说：“我们绝不能相信，对性说‘是’就是对权力说‘不’。相反，这样想的人落入了整个机制的轨道。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对各种性机制的策略逆转，去反抗权力，去发展身体、快乐和知识及其抵抗权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须使自己从这个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反击性机制的核心力量应当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体和快乐。”（转引自 Halperin, 96）

如果我们相防止把个人的身份变成个人存在的法律、原则和规定，那么我们最终必须抵制性本身，因为是性把欲望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人的独特固定的形象，赋予主体它的“真我”——一种作为社会规则的客体的个人及其功能的所谓“真正的自我”。现代的力量技术利用了性，以便赋予我们一种个人身份，这一身份部分地是由我们的性身份来定义的。通过为我们赋予这个身份，把我们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仅仅因为这种性概念便于我们去战斗（为了我们自身的同性恋倾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概念就没有包含着某些危险。存在着一整套性生理学，

以及掌握着这一套的医生和心理学家，简言之，它由正规化的机构来掌握。在我们上面，有医生、教师、立法者、成年人、家长，他们都在谈性！，仅仅有性解放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自己从性观念本身中解放出来。”（转引自 Halperin, 95-96）福柯在 1977 年接受过一次采访，发现出来的采访记录的标题是：“打倒性的专制！”他当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为快感的分散化和局部化而奋斗。”他提出：“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身体——用它们的成分，它们的表面，它们的物质，它们的体积——来发明一种不受限制的性感：一种具有挥发性和弥散性潜力的肉体性感（爱情，情欲，爱欲，情爱，情爱能力，性欲）——一种具有获得快感的机会和随心所欲获得快感机会的肉体性感。”（转引自 Halperin, 91, 96）

福柯对虐恋最重要的一个评价就是将其视为从性观念本身的解放，是肉体快感的非性化过程。他并不把虐看作一种生理或心理本能的表现，也不认为它得到的最好待遇仅仅是使一个宽容的社会允许它存在，而是把

它看作一种形成了亚文化社会群体的广泛实践，是现代人可以从事的一种新的性活动。他认为虐恋是一个“发明的过程”，虐恋活动使性快感与性相脱离（在虐恋活动中，性伴侣的确切性别和性倾向丧失了作为性兴奋前提的重要性），使身体快感与某种特殊的器官相脱离，与生殖器官的脱离。据此，虐恋使肉体与快感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成为可能，持续的虐恋实践的作用之一就是改变人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福柯说：“虐恋实践是一种快乐的创造……这就是我们说虐恋是一种真正的亚文化的原因。它是一个发明的过程。虐恋是将策略关系作为快乐（肉体快乐）的源泉……这种将我们的身体作为多种快乐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转引自（Abrmson et al, 4）福柯又说：“在我们所处的状况中，应当有一种发明……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的一切远未占满可能性的空间。应提出一个真正不可避免的挑战：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发明什么新的游戏？”（转引自 Weeks, in Parker et al, 45）

福柯是将虐恋作为一种创造性和自我转变的实践来看待的。他指出：“利用我们的身体作为多种快乐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事。例如，如果你观察快感的传统方式，你观察身体的快感或者肉体的快感，总是吃喝和性交。那似乎是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快感理解的极限。（围引自 Halperin, 92-93）福柯对友人抱怨说：19 世纪发明出无数变态性欲望的类型（我理解为被被动定型的生理欲望的类型），但在性快感的方式（我理解为主动追求和选择的行为方式）上却什么也没有为后世创造出来。福柯在评论虐恋时多次对欲望和快乐做了区分。所谓快感的新方式，他指的是虐恋，拳交，某些麻醉剂，及新式性环境，如桑拿（saunas），浴室，性俱乐部，其中可以经历到新鲜的多种多样的性快感。他说：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是，几个世纪以来，一般人、医生、神经科大夫甚至解放运动，总是在谈欲望，从来不谈快乐。他们这些人总是在说：‘我们必须解放我们的欲望。不对！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快乐，随后可能才产生欲望。’（转引自

Halperin, 93) 从福柯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彻底的文化建构论者，那些千百来一向被视为人的生理欲望的东西，在福柯眼中不过是人们主观的追求和选择而已。

按照福柯的思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来，而是从这些所谓“欲望”中解放出来。福柯的基本思路很明显属于文化建构论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些所谓“欲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由文化教化出来的，是后天形成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解放这些莫须有的“欲望”而是追求快乐本身，创造快乐本身。这就是对新的快乐形式的创造，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创造，对新的人际关系类型的创造，对新的文化形式的创造。

虐恋对福柯的吸引力在于虐恋亚文化的形成，在于“用一个人的性去获得多种类型的人际关系”，在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定义与发展”，在于“创造文化形式。”在福柯看来，虐恋具有乌托邦政治实践的意义，因为它们打破了正规的性身份，造就了反抗性规则的手



段，一种 反规则的形式。尽管这些活动本身可能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动机，而是纯粹为了追求快乐的 。这咱强烈的肉体快乐的粉碎力，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脱离了快乐的绝对生殖器官固定化 和局部化，使作为性身份基础的自我的心理和肉体整合变得分散和模糊了。通过打破性的主 体，奇异的性活动开创了一种可能性，即造就一种非个性化的自我，一种作为正在形成的偷 实体的自我，成为进一步转变的基础。

正如福柯所热衷的“ 极限体验 ”一样，虐恋者有时称虐恋活动是共同探索身体的忍受极限。虐恋是性的剧场，在那里双方自愿的伴侣从事着极端的活动，从捆绑到拳交，将屎尿、精液 、唾液与土掺杂在一起，全都在人类忍耐力的极限，以期获得宣泄与快乐的强烈感觉。虐恋 者兴致勃勃的投入“ 受虐考验 ”，以证实自己忍受不适、疼痛或羞辱的能力。在考验中，痛 感与快感成正比增长。由于虐恋的仪式与宗教仪式十分相像，有人认为虐恋经历给他们带来 了最大的自由感和酣畅淋漓感。它使人得到自我实现的权利和感觉，是一个人可以

经历的最为强烈的经历。这就是很多人不好意思从事这种活动的原因，它的确能给人带来赎罪感。

虐恋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性本质的新角度，它将肉体快感与性快感区别开来，它使人的肉体快感与性器官相分离。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证：性快感竟能来自用舌头舔另一人的耳朵，来自人在被皮鞭挑逗时所引起的恐惧感，或者来自用物指触摸情人的黑色内衣。它表明，快感不仅局限于身体的一个部位，一个孔道，或一种特定的性活动，而是可以在高度仪式化的条件下将各种各样的动作性感化。仪式成为提高快感的关键，而这些行为无论有多不同，多么奇怪，多么犯忌，多么极端，全都变成将自己投身于性快感之中的隐喻。在虐恋活动中，仪式与身体的某些部位同等重要，情境的性感化与性高潮同等重要。虐恋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出性的本质和真意，那就是：性的极端形式是特殊的精神宣泄、净化和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极限体验才能经历高度的快感。虐恋政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它是性政治领域中一种最为激进的尝试，要把快感作为的基本目的。虐恋是

非生殖性性活动的精华，它违反了保持浪漫主义的性神秘感的禁忌，快感成为它存在的理由和报偿。

有人总结虐恋活动的四个主要因素：神经的快乐感觉；精神的经历；个人心理压抑的释放，纯粹的游戏。（Truscott, in Thompson, 21）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虐恋使他们经历到“狂喜（ecstasy）的感觉，有一种迷失了自我、与伴侣融合在一起、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在一些宗教感很强的人中，虐恋活动使他们产生了与宗教实践相类似的感觉。许多人从事虐恋活动不是因为期望得到狂喜，而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狂喜。将幻想实现出来可以产生一种健康和完美元的新感觉，可以达到狂喜和精神升华的境界。

关于虐恋的正确功能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认为，虐恋活动可以使人进入一种恍惚（出神）状态，当事人会飞升进入一种意识的更高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宗教和精神的境界，在传统上被称为狂喜状态，又译喜乐状态。其典型例子有中世纪的自我鞭笞教徒，墨西哥的朝圣者，美洲印地安人的欧基帕（O-KeePa）仪式，印

度的卡万迪（Kavandi）仪式等。在此类仪式中，有大量的多种多样的身体穿刺，甚至用皮肤上的穿刺把身体悬吊起来，从而达到狂喜的状态。与古代社会相比，仪式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已渐渐被淡忘。而虐恋却有很强的仪式化倾向，一切行为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做得正确无误，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氛围进行，表现出对仪式的尊重。

桑普森（Thompson）关于狂喜的观点非常新颖，也非常重要，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国家中有 99% 的人不仅处于触摸饥渴（touch-starved）状态，而且处于狂喜饥渴（ecstasy-starved）状态。他们没有经历过有规律的快感，只是在高潮时经历几秒钟的快感。我想说的是，有这样一些方式，不仅可以使人在必快感到来之前经历更多的狂喜，而且有些方式可以使这种狂喜延长到性快感之后。这会彻底改变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如果人们能经历更多的快感，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性爱崇拜每天经历一次充分的、强烈的快感，并且一点也不为此感到羞愧，它就会使我们这个人种改变，使进化的过程改变，指向实现人类潜能的方向。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只有崇拜一词接近我想加以表面的事物，那是一种敬畏感，是婴儿第一次出子宫时对其父母所具有的那种敬畏感。我们想经历的就是这种崇拜的感觉，这种感觉已被我们的文明丧失殆尽，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甚至不再能看到这种可能性了。

“部分的总理在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对狂喜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社会几乎一点都不支持去探索这样一种东西，它就是原始的狂喜。因此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仅仅看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探索，可有可无。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狂喜仅仅是生活这块蛋糕上的糖霜，而我想说的是，它是这块蛋糕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它是全部，对于我来说，没有宇宙性感狂喜（cosmic erotic ecstasy）的一天就像没有阳光的日子。但对于今天占压倒多数的人们来说，根本就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

子。

“这使我想起那首歌：重归苏连托。这歌声就像人类内心最深处无意识地对宇宙性感狂喜的 不死的爱，就像在呼唤我们重归性感狂喜，否则 —— 就像歌中最后一句那样 ——... 否则我一定会死去。”(Thmpson, 292-293)

拉金 (Purusha Androgyne Larkin) 是虐恋亚文化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关于狂喜经验对于人类的健全极为重要的观点。他提出：“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你到达了快乐与痛苦的极致之时——快乐或痛苦的极端感觉。尤其是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使你的精力集中起来。它使意识集中，会使你到达一种神秘的境界，或意识的狂喜状态。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为这种状态起了许多不同的名字。在禅宗中叫作萨托力 (satori)，在印度传统中叫苏玛蒂 (sumadi)。还有许多名字。心理学家马斯洛 (Abraham Mas low) 称之为 ‘高峰体验 (Peak experiences)’。许多这种体验与性欲无关。”(转引

自 Thom pson, 289)

德鲁兹认为，受虐倾向所涉及的领域远远超过一种性变态的范畴；受虐美学（masochistic aesthetic）也远远超越心理病的范畴。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Studlar, 14）虐恋者喜用英文 catharsis 这个词来表达他们的感觉，意为精神发泄或感情受艺术的作用而引起的精神净化。虐恋是通过亲密关系进行治疗和精神宣泄，把人从暴力的权力和内心的幻想中解救出来。柯丽菲亚说：“一次成功的虐恋活动不是以性高潮为结尾，而是以精神宣泄（catharsis）为结尾的。”（转引自 Weeks, 1985, 238）实证调查显示，有些长期的虐恋伴侣不仅是角色互换的，而且其原则是谁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大谁就在虐恋活动中做屈从者。这就充分说明了虐恋活动有宣泄心理压力的作用。

虐恋倾向有一个更古老的来自生理学的名字，叫作虐淫（algolagnia，又译痛淫）。无论是生理学还是社会学，都对这一现象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虐淫唯一一切无误的知识是：它具有强大的快感潜力。有

相当数量的受虐者证明，在受到拷打时，他们有一种相当微妙的 体验：这是一种宗教的、梦幻的、美感的体验，有时能够达到启示（获救感、飞升感、极度 的精神宣泄感）的境界。日内在其名著《玫瑰奇迹》中描述过这种感觉。

一位虐恋者的感觉很有代表性，她说：“ 我的意识状态改变了，所有反面的感觉全都离我而 去。每次虐恋活动过后，我总是感觉到一种敬畏的然而又是平和与放松的心表，觉得自己是 被人所爱的，是可以爱人的。没有任何其他感觉可以超越这种感觉。它使我内心充实，充分 地感觉到自我的完整存在。与这种感觉的最佳对照是麻木和无感觉。”(Thompson, 55) 另一 位虐恋者说：“ 我通过虐恋获得一种神秘体验，一种对自我的神秘的理解和力量。我们获得 对世界上的暴力和权力的理解。我们还学习男性之间的关系和在任何群体中发展协作的自然 人类本能。”(Stambolian, in Denny et al, 167)

受虐美学就是人们对一种既美丽又痛苦的快感的



体验。受虐倾向是一种对预期、感性和美学 的高度敏感。一位心理医生这样谈到他的一位虐恋 “ 病人 ” ：我的一个病人经过长期的思想 斗争和抗拒心理交给我一份写下来的受虐幻想，他满脸通红，急急忙忙地对我说：“就是这个。这就是我来治疗的原因。它很可怕，有病，可它又很奇妙。我恨它，可它又是我最喜欢的幻想。我不能容忍它，可我又爱它。它令人恶心，可我又不想放弃它。”(Cowan , 106)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揭示出对屈从、受难、快乐、崇拜和对死亡本身的矛盾心理。

对于某些虐恋者来说，达到狂喜境界的一个手段是拳交。“拳交不可避免地引导我进入深层 的色欲，达到性感疼痛与性感快乐相结合的状态。事实上，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达到狂喜 状态：痛感与快感结合在了一起。与我交谈过的所有有过拳交经历的人说法相当一致：他们 一生中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强烈的狂喜。”(Thompson, 292)

有专家认为，“拳交也许是 20 世纪唯一一种性活动的新发明。”(Halperin, 92) 更确切地说，拳交是

20 世纪直到电话性活动（phone sex）、传真性活动（fax sex）和电脑性活动（cybersex）发明之前的唯一新发明。虽然由于艾滋病的发现，拳交被列为高危行为，但虐恋因其不含 体液交换反而被视安全度最高的性行为。我们可以庆幸，被福柯列为新的快感形式和极限体验的许多新实验、许多奇异的性活动仍保有其价值，福柯关于不要性解放而要从中解放的 思路仍是广大人群的实践。

更有同性恋理论家指出，以肛门为中心的同性恋活动是从异性恋的阴茎中心的解脱，是对性 的生殖功能的完全否定：“虐恋是这样一种情形：它是我们自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以来就一直 向往的，一种在真正的硬汉之间发生的性游戏，它是一座剧场，如果异性恋男子在一起也会 这样做的。它又是一座脆弱的剧场，是一座无场的舞台 ..... 它不是规则表达了一种精致快乐，通过自己的漫画形象摧毁我们受压抑的社会形象。”（转引自 Grant, 235）

在许多文化中，精心选择出来的肉体压力被当作创

造精神和情感升华境界的方式来使用。参加虐恋活动的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做了大量奢侈的事情，一些虐恋活跃分子说，他们所 经历的转变自身的经验更多与精神领域有关。罗宾在谈到旧金山地下墓穴的虐恋活动时说过：“地下墓穴的环境使成年人对身体产生出一种几乎是孩子式的好奇。它帮助人们探索身体 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极其罕见的。”(Halperin, 104)

虐恋活动有强烈的治疗作用。疼痛可以起增强快感的作用。虐恋不仅是接受的性活动，而且是有独特的魅力。有人认为，虐恋为人们赋予了一个机会，“回归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 的动物性自我。(Ehrenreich et al, 121)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虐恋的快感比正常性活动的快感更深刻、更色彩绚丽、给人带来 的满足程度更高。受苦和受痛使快感程度加深。积蓄愈久，爆发愈烈。这就揭示出一种令人 不安的可能性，即虐恋倾向不是少数人的偏爱和怪癖，而是在一般性欲强弱程度系谱中较

强 的一侧。换言之，虐恋冲动与“ 正常 ”性欲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不同 —— 它只是一种比 一般性欲更加强烈的欲望。性受虐倾向的原因之一是过剩的性欲。

一位调查虐恋卖淫业的社会调查这样谈到他的感觉：我试着想象一下我鞭打别人或被别人鞭 打的感觉之后，我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的正常的，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相比之下麻木单调的珠 性生活略感失望。（McRae, 45）他的想法从反而揭示了虐恋感 觉。虐恋是性的奇迹。虐恋者都是可以变体的人，完全变成另一个。我想，虐恋给人们的最 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感、快乐与狂喜的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人将虐恋行为概括为三个鲜明的宣言：它对于性权力的性质提供了独特的解释；客观存在 是治疗性的和精神宣泄性的；它揭示出性的仪式性质和游戏性质。（Weeks, 1985, 237-238）它 的动因可以被概括为：现实乏味，要游戏、戏剧；现实可怕，要化解；现实紧张，要放松； 现实无爱，要爱。有人认为：色情是贵族生活

方式的产物。我以为虐恋也是如此。它不仅是 在温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如果一个人处于温饱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拿 他的贫困状况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暴力关系的威胁之下，你就不能拿他遭受暴力侵犯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奴役状态下，你也不能拿他的奴役状态开玩笑、做 游戏。换言之，对于那些做主人奴隶游戏的人来说，现实中的奴役关系必定已不存在；对于 那些做暴力的游戏的人来说，现实关系的暴力必定已不存在。这就是虐恋活动的精华所在。它是贫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极致，

## 七、虐恋个案

### 1、第一类：异性虐恋 —— 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在这一章我选录了一批调查个案，它们有些是访谈记录，有些是虐恋者用第一人称对自己经历和感觉的描述，有些是与虐恋者有关的个人或调查用第三人称对他们接触到的虐恋。个案的描述。列举这些虐恋个案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证明虐恋倾向和虐恋者确实存在，第三，使读者了解虐恋者的行为模式；第三，使读者了解虐恋者对自己这种特殊性倾向感觉和想法。在这一章中，虐恋个案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性别和角色被归纳为五类：第一类是异性虐恋关系，其中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第二类也是异性虐恋关系，但是其中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第三类是同性虐恋关系，其中施虐受虐双方均为男性；第四类也是同性虐恋关系，其中施虐受虐双方均为女性；第五类是难以被归以上四类的虐恋活动，表如演性质的虐恋活动，虐恋幻想等。

### 第一类：异性虐恋 —— 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个案 1：马库斯（Marcus）写了一部关于虐恋的书，她坦承自己从小就有受虐倾向，她的感觉 真实细腻，是研究虐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她在书中写到对虐恋的感觉和看法：

“我感到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阴暗的未被发现的角落，我有一种模糊的犯罪感，而同时又 觉得它不是罪恶，而是性的最深刻的本质。……在青春期时，我就有许多虐恋想象。我希望 自己被吊起来。我想象自己全身挺直既不能动弹也不能摆脱的形象，想象那咱感觉：我不得 不等待我所爱的人对我做我想让他对我做的事，而我完全不可能阻止他。……我不知他会不 会打我，会不会把我捆起来，抛弃我，或嘲笑我，强迫我做这做那，把我浸在疼痛、羞耻和 欲望之中。……

“我觉得虐恋与主体感、客体感有关。我觉得我将爱上的那个男人必须是一个主体，即他一 定要是个人手，他要自己去处置事物，要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我觉得在我爱上一个 男人之前，他必须把我变成客体，即本身什么也不是的人，不必自己去处置事物，而

是被处 置，我感到这样会更安全些。”(Marcus ， 14-67)

马库斯这样谈到她的夫妻生活：“在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中，我在想象中将正常的性交变成虐 恋的性交，虽然这就像是在一场双人赛跑中只有我一个人在跑一样。”有受虐倾向的女性甚 至可以将家庭日常生活想象成虐恋化，马库斯这样讲到她的想象：“在日常生活中，用某 种方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转变为有意识的权力游戏，对话可以被转变为命令和谦卑的遵 从：收拾桌子！倒杯咖啡！我的衬衫掉了个扣子！这种做法既可以是男性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日 常生活，也可以被变成性游戏、性交前戏的一部分。从这种变换中我也发现有受虐倾向的人 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每件事都与我有关。”(Marcus ， 120-122)

马库斯的感觉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意义：她关于内心的阴暗角落的比喻是许多虐恋者共有的感 觉 ——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自己对虐恋的感觉称为“阴暗的”、“黑暗的”，好像那是一 个罪恶的深渊。事



实上，很多人直接用了“罪恶的深渊”这样的词语来表达他们对自己这种倾向的感觉。为会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这首先是因为性活动本身就属于隐私，要避人眼目，这就已经给人以“阴暗”之感，而虐恋的羞辱因素在一般的性行为上更增添了一重不可告人的色彩，因此虐恋倾向是双倍的“阴暗”。其次，虐恋活动与一般的价值观相反，例如，一般的价值观崇尚平等，虐恋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不平等；一般价值观崇尚舒适，虐恋者却为他人制造痛苦或接受别人施加的痛苦。这种与一般常识相悖的价值观容易使人对自己做出否定性的评价。也许由于这些原因，弗洛伊德才将这种把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倾向称为“心理生活中最阴暗最不可接近的领域”。（转引自 Reik，262）

## 个案 2：

丹麦女作家霍姆（Siv Holm）是一伴有受虐倾向的人，但她的特点是只在性领域不拿主意，而在其他领域她绝不让任何人替她拿主意。她在一次采访中说：“作为一个女人，我希望被统治，作为一人我希望被尊

重。”(Marcus , 85) 这一个鲜明地提出了将性领域与社会领域相分离、将做人与女人相分离的思想。

### 个案 3 :

在著名心理学家瑞奇 (Wihelm Reich) 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柯伦泰 (Alexandra Kollontai) 的关系中 , 前者喜欢捆绑和鞭打女孩 , 后者则承认自己有中等程度的受虐倾向。后来柯伦泰 成为妇女运动领袖, 他们俩在性实践中也做一项重大试验, 试图把他们的性实践与政治态度 联系起来。但是这一试验结果如何不得而知。柯伦泰是绝无仅有的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有受虐 倾向的名女人。(Marcus , 181-182)

把性实践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有没有可能, 其二是有没有必要。虐恋关系的要素是双方地位不平等, 是不平等关系的性感化形式, 如果把男女平等的政治态度搬进 卧室, 尤其是引进虐恋关系中, 这种关系就会失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 即使在卧室里不 平等, 在社会上还是可以平等的, 因此将性活动与政治态度联系起来似乎没有必要。

### 个案 4：

这是一位女性，已婚，夫妇关系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从 15 岁起我就喜欢这样的浪漫故事：其中女人被俘获、束缚、卖到后宫等等。有一次我和丈夫去一个俱乐部，碰到一男一女，那女人没穿内衣，那男人用一条锁链牵着她，她脖子上有一个狗的项圈，他们走到吧台前面，那女人就跪在男人脚边。他俩就挨着我们。于是我对丈夫说：K，你看他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Polhemus et al, 136)

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虐恋文化的传播途径，其中对虐恋俱乐部中的气氛描写也真实传神。

### 个案 5：

这是一对虐恋夫妇（巴里和罗娜），男性以施虐为主女性以受虐为主。

男：我们参加过一个虐恋聚会。在这个聚会中，性活动是不允许的，只允许纯粹的虐恋活动。那些施虐者都带着鞭子，鞭打受虐者直到流血的程度。这对我们来

说是太极端了，使我们 丧失性欲。我们喜欢 “ 戏水运动 ” 。罗娜尤其喜欢，施予和接受都喜欢。我们两个人把家里 的地下室装修成地牢的模样，由我亲自设计，请装修工来做的装修。我相信他猜出这是做什么用的了。有那么多鞭子、锁链、手铐等，还有房顶上悬挂的各种绳索，外加一张维多利亚式的大床。

女：我确实喜欢疼痛，当然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男人上来就做那些事，我不会允许；但如果是用一种有控制的方式，很懂行的，那完全是加一回事。当然有些人是真的弄到 皮肤破裂流血的程度，他们就那么没完没了地干下去。我不理解他们，我甚至不爱看这种事 。我也扮演过对男人施虐的角色，问题在于我不是真正喜欢施虐的。虽然几年前我有一段时间以施虐为主，但现在我又是受虐的了。（Green ， 92-97）

在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事人非常在意虐恋活动的程度，在虐恋活动，中，每个人所喜爱的 活动方式和程度都不同，当某个人心目中合适的标准被超过之后，虐恋活动不但是他们难以 接受的，而且会引起反感，至少

是丧失兴趣。

### 个案 6：

这是一对虐恋夫妇，男性施虐女性受虐：

女：我是从 16 岁发现自己有这种倾向的，我总是对橡胶服装情有独钟。我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会想到它，但它能唤起我的性欲。对于我来说，驯服好像是很自然的事，虽然我并非对性总有兴趣，但我总是很柔顺的。“是，主人”“求求你，主人”之类的话，我说起来很自然。我性欲唤起之后喜欢疼痛，但不是真的疼痛，而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虽然他有时让他的朋友鞭打我，但性关系只限于我们两人之间，我们不在乎当着朋友的面做爱，但从不让他们进入我们的性关系。

男：我觉得与一般性关系相比，虐恋中的关系要深刻得多。（Polhemus et al，16-20）

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在一些女性的心目中，受虐倾向是很自然的。此外，虐恋活动和虐恋关系呆以不仅限于两人，如这对夫妇的虐恋活动有时就有第三者在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比一般男女关系要深

刻得多的关系。我想这种感觉应当不是夸张：虐恋关系比一般男女关系需要理多的信赖感、亲密感和相互依存感，两个人之间的肉体关系与必理关系也比一般男女关系要强烈得多。

### 个案 7：

这是一个女性对自己经历的回忆：

在我还是处女的中学时代，我就特别想让男朋友把我捆起来，但是我过于害羞，难以启口。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条缎带，暗暗希望他能明白我的意思。他一直没明白，别的人也一样。多年后，他忽然从德州打来电话对我坦白道：“我早就知道你有这类特殊爱好，可我从没告诉过你我也喜欢。”“你等了13年之久才告诉我？好吧，你什么时候来？”几个月后，我有了第一次经历。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我仰卧在床上，被柔软的白色绳子捆在床栏杆上，双眼被头巾蒙住，我穿着一条兰色比基尼裤。后来，在安多酚（一种由痛感导致的快感）的迷醉状态中我喃喃地对他说：“你知道，我还真有点担心，害怕真做起来跟我的想象差得太

远，没想到真实远远超过了想象。”(Coming Out into SM:Our Stories , Internet , 1996)

这一个案生动地表现出虐恋者所面临的交流的困难。它既由于羞怯、自惭形秽，也由于缺少表达内心的话语。世界上有多少的快乐和幸福因此丧失。文中提到的安多酚快感是近年来西方虐恋世界极为关注的一项科学新发现，对此后文还有详细讨论。

### 个案 8：

这是一对虐恋夫妇，其中女性有受虐倾向：

她承认自己喜欢惩罚和性奴役的游戏，她喜欢让她丈夫鞭打她，喜欢让丈夫统治她。可是她丈夫并不太喜欢这种游戏，更不是一个有施虐倾向的男人。当调查到她家调查时，他丈夫看上去十分窘迫不安。显然，他不太能理解妻子的这一嗜好。他一开始很不习惯，后来才感到其中的刺激，现在他已经把这种倾向当作她性格的一部分接受下来。(Segal et al , 271)

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出，虐恋是可以学习的，原来毫无虐恋倾向的人在有了这一经历之后，也可以感受到其

中的刺激。

### 个案 9：

这是对一对虐恋夫妇的访谈记录，其中男性是黑人、施虐方，女性是白人、受虐方：

女：我在 8 岁时就做过虐恋类的性梦。我一直相信，这个梦有一天会变为现实。虐恋活动不是我生活的中心，只是额外的快乐而已。我并不喜欢真正的疼痛，虽然我有时希望他把我伤得再重一些。我喜欢他鞭打我。不仅如此，我还喜欢被他粗暴地对待，不是用那种可怕的方式，只是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对我显示威力的感觉。我为佬会有这种感觉，只有上帝知道。我姐姐说过，她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男：但是打她对我来说吸引力有大。

女：有是我喜欢在做爱时，让他做女人，我做男人。从性关系中我想得到的是亲密感。（Pol hemus et al，31-35）

有人认为虐恋有帮助人们克服种族融阂感的功能，这对夫妇的情况就是这样。从他们的关系 中可以看出，



在虐恋者的关系中，许多传统的等级差异都受到了挑战，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权力关系。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施虐与受虐的关系都不是不可改变的，而是随时 随意可以加以改变的。这是虐恋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

### 个案 10：

这是一个一男数女、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的个案，这位男性的虐恋活动应属于商业性虐恋活动 范畴：

“ 大多数女人愿意同 一个安全的男人保持安定的关系，但她们真正向往的是一个黑骑士（Black Knight）。我通常的做法是在电话中与一个女孩约好时间，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我可能会寄给她们一副脚镣，并附上指示：让她们在睡觉时戴上它，于是远在我们见面之前，她们就已经处于我的束缚之中了。在她们正规而乏味的一天过后，当她们自慰时，心里想的是我，这是我的游戏，也是她们的。在一个月的等待期间，她们对我的期望越来越强烈，我的游戏将改变她们生活的目标，改变她们行为的规则，把她们引

进恐惧之中，同时她们也知道，在我这里是安全的。许多人以为虐恋伤害人，但它不是的。它是按下一些开关，是一个加长型的性交准备游戏。如果我是个虐待狂，我会从给我的奴隶们施加痛苦的过程中得到享受，通过伤害她们唤起性欲，但我不是这样的。我所享受的是：知道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能够唤起她们的性欲。她们都知道，如果她们说：求主人饶恕我，我就会停手。”(Polhemus et al, 76-82)

在这一个案中，虐恋者在强调虐恋活动的游戏性质的同时，指出它还会改变人生活的目标、行为的规则，当然这种改变仍然是在游戏中的改变。也正因为这是游戏，它才能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这位职业施虐者特别强调虐恋活动的安全和限度，这是商业性虐恋活动中最重要的原则。他关于“加长型性交准备”及其目的是唤起对方性欲的说法，特别说明了商业虐恋活动的服务性质。

## 2、第二类：异性虐恋 --- 女性施虐男性受虐

## 第二类：异性虐恋 —— 女性施虐男性受虐

### 个案 1：

这是一个典型的受虐者个案，在男性受虐者中很有代表性：

“ 还在很小时我就沉迷于一个人是其他人的绝对主人的幻想。主奴关系中有种什么东西使我的内心深处感到兴奋，无论是从主人一方的感觉还是仆人一方的感觉都是如此。一个人可以占有、出卖、鞭打另一个人的想法总能令我极度兴奋。在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时（是我刚进入青春期时），我勃起了。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想象一个人被绑在车辕上，另一个人手持皮鞭坐在车上驾驭他，鞭打他。直到 20 岁时，这些想象纯粹是第三人称，与性无关，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屈从于另一个人（不是我），那主人也不一定是女性。从 21 岁开始，在我的想象中，主人开始变成必定是一个女人，40 多岁，高大，健壮。从这时起，我自己进入了想象中的角色，那‘女主人’是粗暴的女人，她以各种方

式使用我，包括性；她把我套在车在，让我拦着她；我必须像狗一样跟着她，在她的脚边我必须赤身裸体，必须受惩罚，她鞭打我。这些都是想象的基本内容……从这种想象中我获得无限的愉悦感，它导致勃起，但不会射精。但这时我必须马上与一个女人性交，此时就不必靠幻想的帮助了。”(Marcus，30-31)

在这个个案中，受虐者关于“最早这种感觉与性无关”的感觉相当独特，颇具启发性。它揭示了虐恋与权力的紧密关系。虐恋就是权力关系的性感化形式，但是在一个人仍处于性的不成熟状态时，他对施虐受虐的感觉则表现为一种更粹的对权力关系的感受。

## 个案 2：

这是一对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的老年夫妇：

男：我早年的自慰幻想就一直是一个高高在上地统治着我的女人。在 1948 年 17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她那里时，她吩咐我上楼去等她，她刚一走进房间，我就达到快感。所以这次活动还没开始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她说：我现在要为你未得我许可就达到快感惩罚你。

真是太棒 了 ！

我喜欢受鞭打了，那感觉十分美好。在我被鞭打时，会感觉到背上的皮肤发紧，这使我感到 一种满足。尤其在被鞭打以后的第二天，感觉特别好，那是一种极大的内心满足感。在年轻 时，我在接受鞭打时会来快感，现在不行了，我已经 60 岁了，但我仍然喜欢被鞭打。我们有一个安全词，是荷兰语。如果我只是说“不，不，不，我再也受不了了”，夫人不会理会的，但是如果我说出安全词，我相信她会理解我的意思。我到现在为止还从未用过这个安全词，也不打算用它。我的夫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将一把刀插进我的肋骨，但这就不再是虐恋了。我戴了护肾带，防止受伤。我相信夫人不会让我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不会给我比我应得的更多的伤害。年轻时和别人做，有一次我不得不去医院。这就不属于虐恋活动了。

虐恋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它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如果夫人有事出门，我就会用杂志或录像加上想象。虽然我很爱夫人，但我还是需要靠幻

想的帮助达到快感。

女：我在一些性狂欢聚会中发现自己特别喜欢施虐的感觉，我在这方面是一把好手。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点问题：他的臀部伤得太重了，有时我让他弯下腰时，那里的皮肤就会开裂。如果再打就会流血，所以只好揣换到身体的其他部位。鞭打他能给我带来一种权力感，还有内心攻击性的宣泄。对于一般人来说，偶一为之也是有益的，就像你要时常折打床垫一样。虐恋是我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攻击性也与日俱增，特别是对一般的男人，我觉得他们很愚蠢，他们的脑子长在两腿之间。（Polhemus et al， 118-125）

在这一个案中，虐恋双方的信赖感表现得特别充分。这正是虐恋活动的一大要素。双方关于安全词的约定在虐恋活动中很典型。

这位男性对鞭打的偏爱证明，在虐恋者当中，的确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喜欢疼痛的。有人争辩说：“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喜欢疼痛的，虐恋者对疼痛的感觉也和一般人一样，只不过他们出于某种原因愿意忍受疼痛。这

一个个案似乎提供了相反的证据：有些人是从生理上喜欢疼痛的，后文对痛感与快感在生理上的联系还有专门讨论。

这一个案还证明，虐恋在有些人的生活中可以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占据全部的业余时间，是性生活的唯一方式，虽然很多存在。

关于施虐一方攻击性的宣泄也颇具典型意义的这位女性对攻击性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增加以及虐恋流动对于宣泄攻击性作用的感受很有说服力。

### 个案 3：

一位妇女在报刊上描述了她和丈夫的虐恋活动：

“我丈夫和我结婚 7 年了。我们有两个孩子，在加利福尼亚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第一次尝试 B&D (bondage and discipline，捆绑与责罚) 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把丈夫绑在床上，用他的皮带抽打他。打得并不重，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是多么令人兴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丈夫被无望地捆绑着，全身赤裸，

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现在我们拥有了一批有趣的 道具：颈圈、鞭子、阴茎圈和其他多种工具。”(Ehrenreich et al , 118)

在这一个案中，女方的感觉十分典型，它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戏剧性的表达。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的丈夫从来都没有陷入过她的控制之中，而一个人（尤其当她是 女人时）的确能够从对另一个人（尤其当他是男人时）的控制当中获得快感。由于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统治地位，虐恋活动中这种角色和地位的颠倒就更加令人兴奋。这种感觉深刻地揭示了权力感与快感之间的关系。

#### 个案 4：

这是一位社会学者的调查记述：“我访问了布朗夫妇，就在他们中产阶级的效区住宅中，谈话的中心是捆绑活动。布朗先生是一个全国性虐恋组织的负责人，他召开各种会议，办着一本杂志，写有关虐恋的文章，甚至还搞过关于虐恋的社会调查。他本人就是一个受虐者，他的妻子扮演统治者，他们的女儿认为这事非常有



趣。”(Plummer , 11)

在这个个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对虐恋夫妇的态度。大多数虐恋者都是未婚或无子女的，如果已婚有子女，也大多将自己的性倾向对子女或配偶隐瞒起来。这个个案应当说属于比较 少见的情况。

### 个案 5：

这是一位虐恋专职 “ 女主人 ”(dominatrix) 狄塞丽对她的顾客的描述：

她的一位顾客请她扮装成严厉的女校长。她为这位顾客准备了学生制服和日记本。在每次见 面前，她要求他将所犯 “ 过失 ” 记在本子上，错误的数量将是他受鞭打的数量。她的顾客认 为她的表演真实可信，因此与她建立了长期主顾关系。另一位顾客给她写 的指导信上说：“ 我需要 20 多分钟严厉的肉体虐待和性虐待，然后是一次 ‘ 正规的 ’ 鞭打 ..... 我的手腕、脚 腕和服茎要被铐起来，脖子上要戴上有链条的项圈 ..... 然后牵着我爬进你的起居室，让我在 地上打滚，在我身上踩 ..... 把我作为奴隶和性对象来虐待。如果我没有立

即做出上述动作， 或者出现最轻微的错误， 请用藤条或鞭子帮助我做到完全的服从。 ” 这位顾客还对 “ 女主人 ” 做出许多特别的规定， 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她不可以笑。对于这位本身对虐恋性游戏没有 个人偏爱的妓女来说， 这的确是一项要求高度专业技能的情感劳动。（Weeks et al , 186-187）

这位女性与她的顾客的关系证实了在虐恋活动中受虐一方指导施虐一方， 以及对所有活动规则、 内容、 情节加以事先约定的典型做法。

### 个案 6：

戴安娜忿彼克 且晃蛔曰 “ 女主人 ”， 圈内专用语又称 “ 统治者 ”。她的一篇以《幻想、 恋物与女神》为题的文章是以引用一封属名为 “ 你驯服的奴隶彼得 ” 的信开始。信中说： “ 我恳求你赐我机会服侍你。我恳求你赐我机会允许我证明我对你的价值。我恳求你允许我崇拜你。女审戴安娜， 我恳求你允许我向你呈现我的诚挚之心。 ” 薇丝塔给彼得回了信， 信中详细询问了他的爱好等， 在她打给彼得的电话中， 她说： “.....

我是一个真正的统治者，我 周围有许多属于我个人的奴隶。如果你想要发现和探索自己的驯服程度，就必须学会对我完 全服从。我作为统治者的丰富经验使我能够训练你如何去服侍一个统治你的女人，教导你去 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驯服程度。作为你的教师，我将向你表明安全、清醒和相互自愿的虐恋实 践的方法。我不是一个施虐狂，我不会强加给你任何没有事先安排好的事。我会尊重你的承 受限度，如果你是一个受虐狂而且真心喜欢这种意识的性感程度，那么我们可以探索你的限 度 .....”她约他到她家来，第一个训练课程就此开始。（Vesta , in Thompson , 267-268）+

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到虐恋活动尤其是商业虐恋活动对安全、清醒、自愿、限度这些原则的 强调。从男性受虐者的言论可以看出，有此人的解能够沉醉于奴隶状态之中，不仅毫不勉强 ， 而且相当真挚和投入。

### 个案 7：

虐恋专职 “ 女主人 ” 圣克莱尔说，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她专程去参观过英国受丁堡 、 利兹、沃

维克等的中世纪城堡，到那里的地牢和拷问室中寻找灵感，她装修了 10 种有不同 布景的房间，她的工作间由于被顾客誉为 “ 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场景 ” 而门庭若市。

她这样描述了她的顾客：他们有的只愿意同她讲一些故事和场景，但从不愿真的去做什么事；橡胶爱好者（rubberist）希望看、摸、闻或穿橡胶服装；皮革爱好者（leatherist）则是希望看、摸、闻、穿戴或被束缚于皮革服装中；返童爱好者（babyist）愿意被 “ 妈妈 ” 用婴儿 尿布包裹起来，扑上婴儿爽身粉，用奶瓶喂奶，或者从她的乳房吮奶；制服爱好者（uniformist）希望穿上某种制服，或者由身穿类制服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些制服包括军服、医生护士 服、警服等等，最受欢迎的是女生校服和法国女仆服，鞋类爱好者（shoe lovers）希望膜拜 或穿高跟鞋，鞋跟越高引起的兴奋度越强；戏水运行爱好者（watersport fetshists，又称 黄金浴爱好者）希望别人在他们身上撒尿，有些人甚至喝尿；统治爱好者（domination）是渴望 被 “ 女性优越者 ”

所奴役。还有一些种受虐者愿做家内奴隶（domestic slave）。有一位 70 岁的老刊士家务做得无与伦比，其他奴隶出于妒忌总想把他挤走，他们会为谁洗碗、谁削土豆皮、谁扫地而争斗起来，她总要设法平息他们的争吵。

有些顾客的要求就连这位经验丰富的妓女都感到相当奇怪，她说：“有一个人喜欢被枪毙。用枪把他打倒后（当然不是真的），我对他说：“你死了！然后把松抵在身上说：你死得很厉害，你是个死得最厉害的人了。我的板橱里摆满了各种汽枪和手枪。”

她会根据顾客的职业和特殊爱好设计对话和情节，以下便是一例：

她问一位数学家：

“1 加 1 等于几？”

“2。”

“不对，是 11，你这个笨蛋！”

然后数学家将为他的错误答案受鞭打。

一位经济学家将为他的错误答案受鞭打。

一位经济学家要求她一边鞭打他，一边问：“你喜欢通货膨胀，是不是？”“她总结道：“羞辱就是一切秘密的关键所在。”

有的顾客希望她提供能扎人的东西，于是她定做了一种皮带环，上面镶满小针，将其套在阴茎上，针尖向内，勃起越强烈，针刺得越深，这一设备被受虐者誉为“最绝妙而甜蜜的痛苦”。

这位妓女从她的实践中学到了一些她原来不理解的虐恋规则：“有一次，在我鞭打一个男人时，他器了，我很同情他，他甚至提出要给我钱，让我放了他。‘请别打了，我对自己估计错了，让我走吧。’我信了他的话，放他走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顾客呀。第二天，从门缝下塞进一封信，上面写道：‘亲爱的夫人，你放我走了。我非常失望。你不是一个好的女主人。我不会再来了。’这对我是一次教训。从那以后，无论他们怎么尖叫，哀求让我放了他们，我都不理睬。我只是把音响放得更响些。我知道，作为他们的女主人，他们给了我决定什么时候放他们的权力。”

她抱怨说：“我有那么多的顾客要求受鞭打，以臻我望膀酸痛，不得不去看医生，医生称之为‘网球肘’，它成了我的职业病。”(St Clair, 67-76)

关于羞辱就是一切的关键，这是她的经验之谈。羞辱的确在虐恋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肉体疼痛也不是毫无重要性的，例如其中有人喜欢针刺阴茎的情节就不能仅仅用心理的羞辱来解释。从她的顾客和活动中还可以看出一种幽默感，这也是虐恋活动的一大特征。从那次“奴隶”因为“女主人”不够严厉而大失所望的事件可以看出，虐恋关系是一种斗争的关系，正像福柯所描绘的那样，主奴双方互相挑战，主人一方并不是总能稳操胜券的当主人一方不能对奴隶一方的挑战做出不是总能稳操胜券的，当主人一方不能对奴隶一方的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时，虐恋活动就会失败，虐恋的关系随之解体。

### 个案 8：

曼蒂是一位虐恋专职“女主人”，她的一位虐恋顾客是大权在握的金融分析家。他每周二下午 3 点到

她家来，在那里呆 1 个小时。曼蒂先扮成他的秘书，请求他在所有的女孩中看中她。他会把她当成一个就是想从他那里搞钱的下贱妓女来对待，让她滚开。然后，他跟曼蒂到地下室去，那里布置成一间地牢的模样，一进地下室，他会跪下爬向那些刑具，曼蒂会把绑在皮沙发上，用皮带鞭打他。据他说，感觉就像“一只被钉住的蝴蝶”。（McRae，15）

曼蒂的另一位顾客是一位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已婚男性，他对自己的同性恋感觉充满负罪感。他要求曼蒂把他捆绑起来，一边强迫他看“肮脏的同性恋交录像”，一边鞭打他，同时还要用咒骂同性恋的话咒骂他。虽然他为此每次付给曼蒂 200 英镑，但曼蒂刚一见面就感到喜欢这个男人，伤害他使她感到很痛苦。但他坚持说，当他看这种“令人亚心的”影片时，他必须受片罚。（McRae，42）

从上述两位有受虐倾向的男性身上可以看出，有些受虐倾向明显出于负罪感，虽然负罪感的具体内容可能会很不相同，那位希望在看同性恋录像时受惩罚的受虐



者是因为不能容忍自己 内心的同性恋欲望，所以愿意惩罚自己。另外，受虐倾向常常是为自己 在真实生活中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寻找心理平衡，正因为 在日常生活中过多地行使权力，一个人才会感到无权状态的魅力，并将其性感化，这显然是那位平时颐指气使的金融分析家向往受虐的无权地位冲动的原头。

### 个案 9：

一位通过虐恋专职女主人进入虐恋世界的男性回忆说：

“ 我最早了解虐恋是通过文学的、浪漫的和理论的途径。我爱上一个冷峻的女人。我读了《穿貂皮的维纳斯》。我遇到了女主人莎恩，一位美丽的年轻的专业女主人，她教会了我如何把我的罪恶感和精神冲动转化为肉体的惩罚和赦免。然后她又教会我把这个过程变为快感，她把我带进了这个病态的世界，将我全部的邪恶宣泄出来。于是我照她的话做了。 ” (Coming Out into SM: Our Stories , Internet , 1996)

这一个案表明了另一种进入虐恋世界的途径：从文

学和理论到达实践。这位受虐者的经历使 人了解到一些“虐恋专业女主人”的作用。与其说她们是娼妓，不如说她们是半个心理医生，半个娱乐业从业人员。而这正是不少“专业女主人”和“专业男主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和功能所持有的看法。

### 个案 10：

一位虐恋专职女主人在她的服务中是完全拒绝性交的，她的服务只限于纯粹的虐恋活动，她对其顾客的看法是：

“这些虐恋欲望是极为个性化的，它们来自人心理的创伤。有一个人希望我用高跟鞋在他脸上踩，另一位希望我鞭打他，还有一位把全身裹在特别紧的制服里，还有人仅仅需要语言的虐待而不是肉体的虐待。每一种欲望都来自不同的原因。我的虐恋服务似乎是为这些人提供根据某种难以表达的欲望设计的活动。他们选择活动的方式，他们规定活动的限度，我参加将他们的幻想变为现实的游戏。我不认为我治好了他们的压抑，因为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虐恋幻想年复一年保持

不变。

“我放弃了所有的语言，因为当你说话时，你就想寻找意义。而我不知道从虐恋中能寻找到什么意义。从我见到的许多男人来看，所有的事都以尖叫开头，以尖叫结尾。用场表达就足够了，尖叫比任何言辞都更加明白易懂。对他们来说，疼痛就是一切，语言什么都不是。因此我的心空白一片，我只是按他们的要求去做。”(Mcrae，45-47)

这一个案揭示了虐恋类性服务的本质：施虐者参加由受虐者设计的游戏，前者只是后者将幻想变为现实的媒介。有人认为，虐恋活动具有治疗价值，从这一个案看，虐恋活动的所谓治疗价值只是在使当事人的精神压力得到宣泄这一点上可以成立，并不是说它能够消除当事人的虐恋倾向。这种倾向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医治”的，会保持终身。关于话语和尖叫的说法颇具启发性，在某些人看来，它揭示了虐恋的本质：它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原始的冲动，很有可能潜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动物本能之中。

## 个案 11：

塞勒丝是一位著名的在商业性虐恋活动中扮演统治者（施虐者）的女性，她的顾客大多是男性。她写了一本书，叫作《正确的施虐者》，其中有她从业多年的经验之谈，也有许多虐恋活动的记录，其中一篇题为《对奴隶的基本规定》，很有代表性，现照录如下：

下列基本规定必须由优越者加以坚持，并从一开始就要求奴隶遵从，如果奴隶不能奠定这些规定，即应被作为不适合角色扮演而加以拒绝：

一、他将在所有的时间对优越者使用尊称“夫人”或“主人”。你可以要求他使用与这一尊称相当的其他称谓，如“神圣女皇”、“女神”、“忏悔神父”、“优越者”等，如你所愿。他在此为尊称之前不得使用所有格，如“我的夫人”，因为他从属于主人。

二、他永远不可以直立，只能经低于优越者腰部工膝部的姿势出现在她面前，只能以跪姿和俯伏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他用手接触自己的身体是绝对禁止的，他

的双手只可放在身体两侧或背后，其他的姿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三、他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张口：回答直接向他提出的问题，取东西，或接受主人给他的东西。如果他绝对必要打扰优越者的听觉，他必须事先请求说话的许可，而这种请求本身即属于不够驯服的表现。

四、奴隶们应当被迫穿戴你所选定的羞辱性服装，标准的羞辱性服装是另一性别的服饰，依你给他派定的角色而定，如娼妹妹或儿童的服装。

五、如果他被当作女仆，你不应总是一一吩咐这个愚昧的奴隶做这做那，而要训练他会猜测你的愿望，但是如果他猜得过头了，以使自己显得过于重要，他将为此受惩罚。

六、你要让奴隶记住，他应当愉快地服从你的各种命令、想法和残忍，他应当相信，一个难以想象的幸运已经降临以他悲惨的生活中，这是一种靠他自己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目标。优越者居然认为他是可以被造就的，这应成为他快乐的源泉，因为大多数奴隶是毫无价值的，

想 要造就他们纯属浪费时间。

七、你要把这样一种观念灌输进他愚昧的头脑之中：他是没有意志的，他仅仅应当去执行优越者吩咐他去做的事。优越者有时会将这一权威委托给其他人，对这位被委托人，他也要像对他所热爱的优越者本人那样无条件地服从。因为优越者了解奴隶灵魂中的需求，他 对她必须性须绝对信任，否则他就仍是一条懦弱的丧家之犬（Sellers ， 17-18）

塞勒丝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已被译为德文、法文。有人对这本书做出高度评价说：它抓住了虐恋戏剧性的粗暴与诗意之美，令人感到虐恋并非暴力，而是人类存在状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对情感和心理自由及完整人格的追求。人们一般认为，暴力中不可能有美，但在暴力作为一种表演行为时，尤其是当它处于一定的界限和控制良好的虐恋戏剧中时，却可能成为当它处于一定的界限和控制良好的虐恋戏剧中时，却可能成为美。此时重要的不再是暴力，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之间的交流。这一领域可以被定义为对灵魂的探索，

它通过检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最亲密的因素，追求从束缚中获得最终的自由。

在塞勒丝对奴隶的规定中充满了按一般道德标准看令人不能容忍的残酷、不公正和原始的野性，给人的感觉同阅读《O的故事》时的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前者是男性受奴役，后者是女性受奴役。由此可见，性别在虐恋活动中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关系，是权力关系的性感化。它用一种令人震惊的力量表明：权力不平等这件事本身就可造成性感的效果。

### 3、第三类：同性虐恋 --- 男性

#### 第三类：同性虐恋 —— 男性

##### 个案 1：

这是一位男同性恋虐恋者经历和感觉：

“我喜欢虐恋。我发现它能使人净化，纯化。做完后觉得妙不可言。我第二次和彼德做爱时，来了全套的虐恋活动：蜡烛油滴在乳头、生殖器上；我被捆了起

来。上帝知道，真疼，但是一疼痛。彼德让我茅塞顿开，为我展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 20 岁时，一个朋友从美国 旅游带回一本同性恋虐恋的小说。大家全都读，全都吓坏了，里面都是最极端的東西，捆绑 啊，打烙印啊，拳交啊等等。他们全都说：这是我读过的最恶心的书。但我读后，它确实唤起了我的欲望。我感到，在性活动里恐怕还有许多东西我不知道。所以当彼德开始对我做这些事时，我真是喜欢极了。我一星期要和他见两三次，我们的活动全是标准的虐恋仪式。仪式化的暴力，仪式化的鞭打，仪式化的疼痛。在最后他允许我达到性高潮。

“ 我喜欢巴洛克风格的戏剧，就因为它是高度仪式化的，虐恋的性活动也是这一类的：它要装饰起来，完全在控制之中，是幻想的宣泄，是疼痛的宣泄，但它有限度，它是安全的。我是彼德的奴隶，还有全套其他的东西。有大量的疼痛，他确实把我打得很厉害。但你可以叫停，他会停下来。我的朋友汤姆真的让人用一把小刀割他，他的乳头上身体上全都是伤疤，有一天他脱下



衬衫，我想：我的上帝啊！我从来不在第一次约会时让对方把我捆起来。对于有些人，我不让他们捆我，因为我不能信赖他。

“我也做过施虐者。和一个比我年轻的男孩。我是施虐的，感觉真棒，他希望我对他做一切事，于是我把彼德对我做的都对他做了，还要多些。做一个施虐者，但是用一种关爱的、分享的方式。感觉令人极期震惊。

“这些日子我在想：接受它。你不是怪物。事实上这是你的本性，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种本性，但从小我们就被告知我们没有这种本性。我们从小被告知，性应当是我这样一种奇妙的、精神的经历。因为基督教这样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受折磨的原因，已经两千年了，我们还身受其苦。有些人打开这个盒子，看到里面的脏东西，吓得赶紧关上盒盖。我觉得这不是健康的态度。人确实有这些可怕的本性，但这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当我开始第一次虐恋关系时，我想：我什么地方出了错？我是错了吗？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个，为什么我会因此性

唤起，这是病态，这太可怕了。后来我认识到这不是病态，这太可怕了。后来我认识到这不是病态，这是发生在两相互自愿的成年人之间的事，在私下场合，这没什么。但这绝不是说：来吧，随心所欲，包括虐待儿童。这里的要点在于，性是相互补偿的。虐待儿童是不可容忍的。那种依仗权力剥削别人的想法，玩弄不知道所发生事情性质的弱者的想法令我感到恶心。当 我对与虐恋游戏时，这是我的选择，我到了有理性的年龄，我能够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而 被虐待的孩子却不是这样的。”(Green，296-298)

这一个案中，受虐者将虐恋中的疼痛称作“可爱的疼法”，当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是当事人的真实感觉。他对仪式的感觉非常典型，因为仪式性是虐恋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位虐恋者既做过受虐方，也做过施虐方，而且全都有很好的感觉。这说明，虐恋者当中的确有人是两种角色都喜欢，而且是两种角色轮换的。虽然有些虐恋者从来只喜欢一种角色，也从不换为另一种。他对虐恋活动是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和遵循自愿原

则的活动这两点的强调是虐恋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最为强调的两个原则。

## 个案 2：

这是一个男同性恋者投入虐恋活动的经历和感觉：

“1984 年的 5 月是我进入虐恋世界的日子。那天天气很热，我只穿了一件坎肩，没穿皮夹克。站在这间酒吧的台阶上，强烈感到自己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高个深色皮肤的英俊陌生男子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赢得了我的信任，把我带回了他家，他对我做了肛交，还鞭打了我，我整个过程中，我的眼睛是被蒙上的。我从这一经历中回来，感觉就像是一个人潜入深海捡到了一颗珍珠。”(Tucher，in Thompson，5)

这一个案描述了虐恋者进入虐恋世界的途径和感觉。它表达出有虐恋倾向的人们对自己的感觉和经历的欣喜和珍爱。

## 个案 3：

一位虐恋者这样讲到他的经历：

“ 自从那个晚上我走进了一间皮革酒吧（leather bar，虐恋者酒吧，因虐恋者喜着皮衣得名），标志着我逃出了孤独欲望的孤岛。那是 1975 年春分那天的夜晚，用一种犹豫的脚步，我 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旅程。我遇到了一个男子，他邀我去了他家，去经历我期待已久的屈从和 放松。我在手铐铐住我的手腕令我感到一阵凉森森的快感那一刹那，我感到内心深深埋藏着 的一些东西喷涌而出。我把那晚发生的一切深埋心中，即使对最好的朋友也从未提起，就这 样沉默了很长时间。显然，我的羞惭远远超过了我的欲望 ..... 我感到自己好像到地狱走了一 遭，但我内心的欲望还是战胜了内心的自我监控，这些年来，我逐渐接受了自己这份独特的 好奇心。我的理解改变了我的探索。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与魔鬼结盟，而是发现了一些以前难 以想象的将我完全改变了经验。我懂得了，激进的性仪式并不仅仅是对愤怒和失败的探索， 它可以成为走向快乐之路。 ”(Thompson，xiii)

在这一个案中，虐恋者的内心挣扎十分剧烈。地狱

和天堂、魔鬼和天使、阴暗和光明、羞惭 和欲望、痛苦和快乐相互争战，相互挑逗，最后竟然重叠在一起。他的内心经历最好清楚不 过地表达出福柯的权力概念—— 权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有形的机制，而是监控人的内心机制。 它早已被人内化在自我之中，使人的自我成为自身欲望的劲敌。它使人害怕自己的某些欲望，甚至害怕自己的好奇心。它将人的精神锁进牢笼，不允订它自由地感觉，自由地宣泄，自 由地满足它的欲望。

个案 4：这是对一对同性恋虐恋者的访谈记录，其中 A 是统治方（施虐方），B 是服从方（受虐方），但是他们两人偶尔也会交换角色：

A：虐恋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俩玩了大量的权力游戏。

B：我们的生活带有虐恋色彩，我认为从精神角度看，虐恋占据了我们的全部生活。

A：我们总是是在互相挑逗，有时他对我做得过分子，我会命令他跑在地上，打他耳光。如 果他不听话，我一天至少要这样做一次。但伤害的程度是有界限的，

有时我会让他跪下给我 口淫，但我不会射精，这只是调调情而已。也有重新证明一下你的伴侣仍旧爱着你的意思。我想，虽然他在精神上比我强，但我在体力上更强大，所以我是统治的一方。如果我打他，他拒绝做出适当的反应，我就会给他额外的处罚，因为他没有做对。这种事每天大约会发生 两次吧。

B：比这要多。

A：他使我感到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B：我告诉他，他性格不够坚定。我所受到的惩罚和受罚的

A：（对 B 说）为这句话你今天要挨 8 下鞭子。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我会给他减少 20 鞭。如果他今天应当挨 50 下，我会先打他 20 下，其余的隔一段时间再补，因为他不能一次连续挨 50 下。我打他时，有时是打耳光，有时是用藤条打屁股。

B：如果我受的惩罚是应得的，我不会在意，如果罚不当罪，我就会生他的气。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位强壮的叔叔或老师，自己像是他的奴隶或仆人，我喜欢这种

感觉：这种服侍人、被 人使用的感觉。

A：虽然我是统治者，但他的权力比我大，因为是他允许我做这些事的。如果他不愿做，我 不能强迫他这样做。如果强迫，我们的关系就会破裂。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问题，我能对施 加权力是因为他允许我这样做。

B：听命行事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A：如果他让我趴在地上，我会的；如果他给我戴上锁链，我也会同意。

B：我应当更多地做这种事，但是他比我强壮。

A：我有时会拒绝他的要求，看心情了。如果我觉得他太过分了，我会对他说，不行，现在 你得听我的：你他妈给我跪下！

B：这种感觉很好。我喜欢试着去降服他，但是当他反击时，我感觉会更好。（Polhemus et al， 88-93）

在这两位虐恋者的关系中，有几种因素非常明显：第一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融洽热烈，用 施虐行为证明

对方对自己的感情是虐恋活动的一个主要动机；第二是对自愿的强调，如果加入强迫因素，虐恋关系就会破裂，这一点既很典型也很重要；第三是两人角色的互换；最后是受虐者对于受奴役的感觉，他的感觉证明，有些人的确能够享受奴役状态，当然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奴役状态的性感化。很少有人能享受真正的没有性感意味的奴役状态。这也是真实的奴役状态与虐恋中戏剧性奴役状态的区别之所在。

### 个案 5：

一位男性恋虐恋者说：

“如果我能够决定自己的欲望，我就绝不会有那第一次的虐恋经历。那是从一个淫荡然而美得令人震惊的穿皮衣的男人开始的，他抚摸我的臀部，示意我跟他走。他敞开了他的背心，我吻了他肌肉发达的臀部，示意我跟他走。他敞开了他的背心，我吻了他肌肉发达的胸膛和乳头，直到我意识到可能会被路过的人看到。幸运的是，他对我做出的反应是抓住我脖子后面，把我到一条小巷里（我竟意外地勃起了！）。他把我带到他家，带



上了他那张大床，带到了另一个世界。”(Coming Out into sM:Our Stories , Internet , 1996)

从这一个案看，虐恋关系也有一些是与陌生人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况应属例外，冒险程度高，有可能导致意外的伤害。它违反了虐恋活动的基本原则。当然，在任何种类的人际关系中，例外总是难以避免的。

#### 个案 6：

这是某杂志记者采访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同性恋者的启示：

“我想见他时见不到。我不往他家打电话，我必须等他的电话。等待、期待，这也是受虐（有人将受虐倾向定义为‘等待的纯粹形式’）。他喜欢让我等待，一天 24 小时期待他的电话。这就是我的角色，做奴隶做仆人的角色，在那里一天 24 小时等待着去满足他的每一个需要和所有的需要。他的需要是首要的，通过满足他的需要，我的需要也会得到满足。我读过奴隶史，这是不同的。有一种性兴奋、性刺激唤起我的性欲。我不

是历史上那种百分之百的奴隶。我必须到社会上去做事，这是在另一个层次。我和他只是在幻想的层次。

“我把疼痛视为挑战，更像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战斗，两个男人的角斗。一个人施马予，一个人接受。我学会了接疼痛和忍受疼痛，我从没求过饶，我总是要求更多的疼痛，这使他兴奋。（问：他用会么打你？）用一条宽皮带。我能达到一种好像不能再忍受的程度，然后就解脱了。我用这个给他快乐，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我希望他狠狠地打我，因为我不希望他到别处去寻找满足。

“我在和他共度第一个周末后写了一首诗。在那个周末，我为他工作，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他服务。整整三天完全的屈从，完全无私的服务。我所需要的是取悦于他，我从中得到巨大的快乐。包括做饭，打扫房间，还有好多事。但我不会为任何别人做这些事，因为人满足我的性要求。那天晚上9点多，他让我跟他走。我们到了海滨，那里有一棵倒下的大树，他用锁链把我锁

在树上。那是我第一次受鞭打，它带来巨大的痛苦和快乐。我感到害怕，那是我 第一次感到完全无助，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stambolian , in Denny et al , 168\_177 )

在这个个案中，受虐方是白种人，施虐方是波多黎各人，后者在美国社会中地位低下。但是 在虐恋关系中，这两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被颠倒过来：白人受虐，有色人种的人施虐。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带上了社会补偿心理的色彩。当事人对现实层次和幻想层次做了明确的区分，这是清醒的虐恋游戏的一个典型特征。

### 个案 7 :

这是一位同性恋虐恋者对少年和成年时代的回忆：

“我是在 12 岁时有了首次虐恋经历的。我缠住一个我母亲朋友的 15 岁的儿子，直到他答应拷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拷打中的性因素变得越来越强，最后他不愿再和我做这种事，他觉得我的想法‘太怪了’。到 21 岁时，我终于在旧金山从一个极为性感的

‘ 在上者 ’ 打量 了我一阵，直截了当地说： ‘ 你准备好跟我走了吗？ ’ 我说： ‘ 是，先生！ ’ 我成了我妈最提心我会变成的那种人。 ” (Coming Out into SM: Our Stories , Internet , 1996)

### 个案 8：

这是一位虐恋者对于 “ 戏水运动 （ 黄金浴 ） ” 的感觉和经历：

“ 第一次我在性活动中的这种经历是和彼德在一起。他对我说：跪下。我跪下了。他就那么 开始往我胸部撒尿。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他说：我往你身上撒尿。当晨的情形和对话相当可笑。我喜欢这个。黄金浴真棒。我喜欢往别人身上撒尿，也喜欢别人往我身上撒尿。第一次时，我想部分的原因是为和德在一起，因为那是他给我的尿，他给我的羞辱。但是现在 我已经很喜欢这个，我甚至喜欢喝下去。我不会往彼德身上撒尿，肯定不会，但是我和大卫 就是互相的了，我们互相尿。现在我和一个人做爱，如果没有戏水运动，没有撒尿，我就会 有一点失落了会么的感觉。我还没有玩过拉尿，

有些人玩这个，但我总是把这个看你‘最后 一首防线’，是性活动的最后一个禁区。这道大墙也许哪天会倒塌，我不能预言。让别人往自己身上拉屎听上去不是那么愉快。这是我唯一不愿一不愿做的事。我喜欢舔，我喜欢舔男人的肛门，那就像……反正很舒服，也很安全。我想在乳头上戴环。我和一个男人睡觉，他的阴茎上有一环，他说那使他的快感强烈程度增了 150 倍，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的乳头上也戴了环。”(Green，309)

在虐恋活动中，从事涉及排泄物的活动是最耸人听闻的，也是人数最少的。自从萨德的书和插图中对此类活动加以描绘以来，两百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对人类的这种冲动做出合理的解释。应当说，这是羞辱的极致。排泄的方式、排泄物的样子气味都令人感官极期不快，因此它的羞辱力度才最强。但是这种羞辱的极致是如何同性欲的满足结合起来的，恐怕永远是一个谜。

污秽物恋物倾向有个人和历史的根源。在个人的记

忆中，儿时如厕训练时因为失控而受惩罚 的记忆与污秽物恋物倾向有关，如大便、小便、勃起、遗精等。孩子把排泄物抹在身上、墙 上，是为了表达某种强烈的情绪，如愤怒、好奇、挫折感、孤独感以及与外部世界接触、影 响外部世界的企图等等。一旦受到惩罚，就可能留在内心深处。孩子曾为此类行为受到过惩 罚，而污秽物恋物倾向就是将这一逻辑颠倒过来，摆脱控制污秽物的各种日常规则。

污秽物恋物倾向还有一个历史的根源，污秽物代表了一种社会价值：富有的阶层不必接触污 秽；污秽是贫困阶层的标志。因此，一个富有阶层的人接触污秽物就跨越了阶层的界线。中 产阶级的人既不像贵族阶级那样有财产，完全不必工作，也不像工人阶级那样要完全靠体力 劳动挣钱，因此他们最不愿意让自己身上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更是如 此。污秽是体力劳动的标记，因此在恋物倾向中，污秽物可以成为一种极大的羞辱。

个案 9：

梅因斯 (Geoff Mains) 是拳交活动的核心人物，他写了一篇文章，以第一人称描述了拳交的过程和他的感受：

“我对于自己随时可供人享用有一定程度的自豪感，我对于一个朋友来说，总是处于准备好的状态，无论是哪个朋友，他选择我作为送给他的礼物。我用自己开放的臀部发表了一个声明，我可以和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兄弟发生关系。我做出这样一个声明，即亲密和情感是我给他们的一份伟大的礼物。

“那天在俱乐部，他用双手将我按在桌面上。这时，他腾出了一只手，啪！一下！两下！他在我臀部狠打了三下。我呻吟一声。你喜欢这个，嗯？接着又是几下。打得很疼，我的肛门开始放松了一些。

“在房间的一角，就像电视上的一个人物，一个隐形的人在写着什么。我在他的折纸簿上看到：缺少自尊心。以提供服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为了加强自我而贬低肉体。喜欢接受残忍的对待。

“我那位在上者接着又打了我一会儿。重。轻。特

重。他的脸相变得严厉，但是他的眼神软 化了他的动作。‘ 听着，混蛋，我打算啄愕母孛牛 ？’ 他说， ‘ 我要把你彻底打开。 ’ 而他 的眼睛却在说： ‘ 我要让你真正享受一下，你可以信赖我，伙计。我要爱你的灵魂，在我能 够抓住它的地方。 ’ ”

随后他写了拳交的全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许多俱乐部的成员在旁观看。

梅因斯于 1989 年死于艾滋病。在写这篇文章时他已有预感，他写道：“ 不，我不后悔。我将会死于也许这种时刻传上的疾病。它将会把我毁掉。非常不幸，可能会的。但我不后悔，我 热爱我的世界。 ”(Mains , in Thompson , 233-239)

梅因斯对亲密、情感、信赖的强调和诗意的感觉，使人面对这种表面上看与所有这些价值完 全相反的行为不得不陷入沉思。心理学家斯多勒（Stoller）认为，虐恋是仇恨的表现，从表 面上看，是的：咒骂、鞭打、虐待、疼痛，似乎都是是仇恨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位受虐者从 他的施虐者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仇恨，而是信赖



和爱。把自己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别人是缺少自尊心的表现吗？自愿陷入受虐和奴隶境地的人是缺少自尊心吗？表面上看，是的。没有比这样自我贬低更丧失自尊的了。但是这位自我贬低的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这种强烈的矛盾是虐恋活动最令人震惊的特征，也是它的特殊魅力之所在。

### 个案 10：

这是一个治疗虐恋的事例：

一位有受虐倾向的求治者必须想象自己被一个身穿狮纹服装的男子鞭打时才能充分勃起。治疗者首先对他的幻想稍加改造，让他把想象中的男人改变成一个裸体的女人，然后有步骤地一点一点改变他的幻想。例如让他在想象中把条抽打他的鞭打逐渐变短，最后变成一个女人手掌的拍打。然后再进一步将手的打击改变为手对生殖器的抚爱动作，同时想象自己是被捆绑着的。最后，让他在想象中增加主动的性行为。如此经过了 18 个疗程，他已可以用传统的异性恋想象唤起性欲，达到勃起。还有少数人采用了厌恶电击疗法，其效果不太一致，

有些 见效，有些不见效。一位有同性恋加虐恋倾向者在采用了厌恶电击疗法后，同性恋倾向反而 增强了。

(Austin et al , 84)

有一种观点认为，受虐倾向一般都很难改变，常会伴随终生。（Meyers , in Glick et al , 175）早期心理会分析学派接触到的虐恋个案大多数是去求治的，这就很容易使人得出虐恋是病 态的结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虐恋者从未想到过要去求治，他们把自己的特殊性 倾向当作一个事实接受下来，有些人甚至从中获得常人难以感受到的快乐。正如梅因斯所说，他热爱这个虐恋世界，死而不悔。福柯也曾说过，他愿意为追求快乐而死。这是每个人的 权利，别人对这种选择能说什么呢？

#### 4、第四类：同性虐恋 --- 女性

##### 第四类：同性虐恋 —— 女性

##### 个案 1：

这是一个黑人女同性恋虐恋者对虐恋的感觉：

“我觉得从一岁起就有这种感觉，我从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环境中得到这种感觉，就从最初婴儿的时挨打的经历开始。也许这就是我成为虐恋者的原因，我从来不问为什么简简单单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虐恋的女同性恋者，并且的得其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任何人在一起。我不想被‘治好’。

“虐恋是我终生的爱好，甚至在我的性梦中也常有挨打的场景。我年轻时曾用暴力发泄我的能量，现在 I 选择虐恋作为表达感情的渠道。在从事虐恋游戏时，我才可以自由地拥有所有的感觉，从而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人。在那一刻，世界对我来说才成为有意义的。我不用常做。只要有一点点，就能管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虐恋中有着我从寻常性行为（vanillasex）中得不到的热情、戏剧性和情感。在人类性欲的发展中我看到了它。虐恋者是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一代。

“身心黑人妇女是我性活动的重要因素。到现在为止，我的所有情人都是白人。这是因为 I 受到差异和对

比的强烈吸引：白与黑；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butch/femme）；高与矮；在上者与在下者。对我来说，这种对比十分性感。人们都说虐恋在政治上是错误的（politically incorrect），特别对于我这样一个黑人妇女来说更是不正确，我不应当做在下者，让白人做在上者，有时还是白种男人。人们说因为历史的缘故，我不应当喜欢这样，即使我感到有这种需要也不应当喜欢它。如果有什么人喜欢设计这样的场景，比如说种植园里的奴隶和主人，或牛仔和印地安人，只要是相互自愿的，并且出于爱的精神，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虐恋关系有治疗作用，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情感、精神，我的心理在其中得益。我的生活是一种冒险，我需要享受它和与人分享它。当有人说他不能和我分享快乐，因为这种做法有‘问题’时，我就不得不离开他，而且要快。因为这种人没有幽默感，根本就毫无趣味可言。我把这种说法与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及种族歧视同等看待。从小到大，我就听人们说，黑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低等的种族，除了

同性恋，同性恋被 认为是低等人中最低等的。我不需要再听这样的废话。

“虐恋对于我的精神和情感治疗起了多方面的作用。虽然虐恋关系双方有共同的问题，但是 总会有清醒、富于创造性甚至是充满乐趣的办法去解决。记得有一次，一个性伙伴要跟我分 手，她路过我家，把我放在她家的一个厚木拍子还给我。我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我那位高挑 漂亮的前情人就自己走了进来。我伸手接过拍子时，她对我说：‘ 你知道，蒂娜，我一直在 想，我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一直太随和了。’ 说完这话，她命令我脱光衣服，趴在床边上，把 屁股撅起来。我的犹豫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也就够使我从震惊中回过味来，我很快听从了她的命令。然后她就开始毫不客气地打我，直到把我的反叛之心全部打掉。当我接受完惩罚， 我为感激和被饶恕而痛哭失声。她温柔地拥抱我，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她走后 我的性兴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今天她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完整无损。虐恋使 我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和人们，与他们沟通。可以解

除我的心巨大的紧张和心理重负，给我力量，使我能对我不能接受的行为说不。

“虐恋是一个礼物，它使我能够对付过去生活中的许多伤害和痛苦，还有那些不应当属于我的罪恶和羞耻。现在我抬起头加入街头我的虐恋姐妹和虐恋兄弟的队伍，我们完全地走出来表达自己，充满自豪感。”(Portillo, in Thompson, 49-55)

这位虐恋者的经历和感觉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关于政治正确性的讨论。许多平等主义者认为虐恋主张不平等，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虐恋主张对妇女施暴，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还有反对种族歧视主义者认为虐恋是种植园奴隶制的复制品，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想过：虐恋可以是同政治无关的。大多数虐恋者也并不会把自己特殊的性倾向在政治上派用场。女权运动叫响了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但这个口号用在虐恋活动上恐怕并不合适。

这位黑人女性对虐恋性活动与寻常性行为的区别

的说法也极具启发性，其区别在她看来在于 热情、戏剧性、情感和幽默感，以及解除心理紧张的作用等等。最重要的是，虐恋对于一些 个人来说已是自我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这不是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能够加以评价的。

### 个案 2：

这两位女性有比较固定的角色分工，但有时她们也交换角色，在访谈过程中，那位“统治者”正被锁链铐着：

“我不喜欢她铐住我，我一向是统治方，我还从来没做过服从的一方，我现在正在想的是，等我一获自由，立即把她铐起来。作为在上者我有一种优越的感觉，非常强烈。几乎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创造性。”(Polhemus et al，102-104)

这位虐恋者所说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优越感应当是虐恋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的共同感觉。

### 个案 3：

这两位女性的虐恋关系中有较强恋物色彩，其中 A

以施虐为主， B 以受虐为主：

A：我喜欢橡胶和丝绸服饰。在捆绑活动中，我不喜欢用绳子，而喜欢肉体紧挨着皮革的感觉。当你鞭打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伴侣时，鞭子在她身后划过空气的声音是最恐怖的，那里面有一种期待。你可以看到当她们等待疼痛到来时身体的畏缩与肌肉的绷紧。

B：我很喜欢被蒙上眼睛，因为这样做时你不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猜想她要对 我用体内探测镜，因为我听到她摆弄金属器械的声音。我在心里准备着接触冰冷的金属，查 结果没有等到这种感觉，等到的是皮带的抽打，我感到很意外，可那种感觉特别好。

A：我总是把工具事先藏好，不让她知道下面会发生的事。（Polhemus et al， 47-48）

在这一个案中，悬念因素很突出，这也是虐恋活动的一大特征。有心理学家专门论述过虐恋 活动中期待与悬念的因素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讲，虐恋倾向本身就来自对未知事件和命运的 焦虑；在一次具体的活动中，这种焦虑和悬念也会增强兴历的程度。



#### 个案 4：

一位女同性恋施虐者说：

“我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许多同性恋的色情书和照片。出于好奇我开始探索这个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奇妙的性世界。在一个性玩具晚会上，我随手拿起一条鞭子，在另一个女人的臀部抽了几下。她对此经验丰富，她建议我参加下一届地下墓穴的晚会，到那儿去发掘可以使鞭子大派用场的角色可餐的臀部。我认为，我有使用鞭子的天赋……”(Coming Out into SM:Our Stories, Internet, 1996)

从这一个案可以了解虐恋者最初“入道”的途径和方式，其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游戏成分。

#### 个案 5：

1972 年，安多洛维奇 (Gabrielle Antolovich) 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公开虐恋者身份的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活动家。1985 年，她又在移居美国后作为一位虐恋者第二次公开身份：

“我心中燃烧着一个秘密的欲望，要找到一个从属

于我的愿做我的奴隶的女人：她将永远属于我，做我希望她做的一切事情。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她。在我寻找对她拥有所有权的这个人的过程中，藏在黑暗阴影中的一面攫住了我的心。我的面孔变得神秘莫测，我的动作变得像找寻猎物的狮子。我能感觉到黑暗就像冬夜的寒雾弥漫在我的心中。我渴望变得卑鄙、粗暴、邪恶、仇恨、凶残和冷酷。我要用我找到的女人们的欲望来滋养我心里这阴暗的一面，这欲望就是被占有、被鞭打、按照吩咐去做一切事情，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后来，上天为我带来一位来访者。她是我所不敢企盼的最甜蜜的女人。我的心跳个不停，仅仅因为她的存在。我把她带到我心中黑暗一面的顶楼上，而她热爱她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那套崭新的皮革家具和上着锁的牢笼。……我开始了在内心的那一半中的生活。这位甜蜜的来访者使清扫我内心地牢的工作大大减轻。打扫我内心的地牢并没有清除我的怪异的嗜好，其实我们俩是在共同修缮这座地牢，用我们俩各自的幻想，修建了秘密的入口和出口，一个摆满雏菊的房间和一张

撒满玫瑰的床。

“我正在学习和教授虐恋游戏中安全、清醒和自愿（safe， sane， and consensual）的技巧。这就是我的虐恋伦理。”（Antolovich， in Thompson， 253-256）

这位虐恋者在言论中多次提到“阴暗”、“黑暗”、“怪异”、“地牢”等词，如前所述，这是许多有虐恋倾向的人对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形容词。但是同时她又用了“甜蜜”、“雏菊”、“玫瑰”、一类的意象，表明了一位虐恋者内心的矛盾：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正面的感觉与反面的感觉，负罪的感觉与甜蜜的感觉掺和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虐恋特有的诗意。

## 5、其他种类的虐恋活动

### 第四类：同性虐恋 —— 女性

#### 个案 1：

这是一个黑人女同性恋虐恋者对虐恋的感觉：

“我觉得从一岁起就有这种感觉，我从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环境中得到这种感觉，就从最初婴儿的挨打的经验开始。也许这就是我成为虐恋者的原因，我从来不问为什么简简单单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虐恋的女同性恋者，并且的得其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任何人在一起。我不想被‘治好’。

“虐恋是我终生的爱好，甚至在我的性梦中也常有挨打的场景。我年轻时曾用暴力发泄我的能量，现在 I 选择虐恋作为表达感情的渠道。在从事虐恋游戏时，我才可以自由地拥有所有的感觉，从而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人。在那一刻，世界对我来说才成为有意义的。我不用常做。只要有一点点，就能管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虐恋中有着我从寻常性行为（vanillasex）中得不到的热情、戏剧性和情感。在人类性欲的发展中我看到了它。虐恋者是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一代。

“身心黑人妇女是我性活动的重要因素。到现在为止，我的所有情人都是白人。这是因为 I 受到差异和对比的强烈吸引：白与黑；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

(butch/femme) ; 高与矮; 在上 者与在下者。对我来说, 这种对比十分性感。人们都说虐恋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politically incorrect) , 特别对于我这样一个黑人妇女来说更是不正确, 我不应当做在下者, 让白人 做在上者, 有时还是白种男人。人们说因为历史的缘故, 我不应当喜欢这样, 即使我感到有 这种需要也不应当喜欢它。如果有什么人喜欢设计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种植园里的奴隶和主 人, 或牛仔和印地安人, 只要是相互自愿的, 并且出于爱的精神,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虐恋关系有治疗作用, 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情感、精神, 我 的心理在其中得益。我的生活是一种冒险, 我需要享受它和与人分享它。当有人说他不能和 我分享快乐, 因为这种做法有 ‘ 问题 ’ 时, 我就不得不离开他, 而且要快。因为这种人没有 幽默感, 根本就毫无趣味可言。我把这种说法与同性恋恐惧症 (homophobia) 及种族歧视同等 看待。从小到大, 我就听人们说, 黑人是这个星球上最低等的种族, 除了同性恋, 同性恋被 认为是低等人中最低等的。我不需要

再听这样的废话。

“虐恋对于我的精神和情感治疗起了多方面的作用。虽然虐恋关系双方有共同的问题，但是 总会有清醒、富于创造性甚至是充满乐趣的办法去解决。记得有一次，一个性伙伴要跟我分手，她路过我家，把我放在她家的一个厚木拍子还给我。我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我那位高挑漂亮的前情人就自己走了进来。我伸手接过拍子时，她对我说：‘你知道，蒂娜，我一直在想，我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一直太随和了。’说完这话，她命令我脱光衣服，趴在床边上，把屁股撅起来。我的犹豫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也就够使我从震惊中回过味来，我很快听从了她的命令。然后她就开始毫不客气地打我，直到把我的反叛之心全部打掉。当我接受完惩罚，我为感激和被饶恕而痛哭失声。她温柔地拥抱我，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她走后 我的性兴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今天她还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友谊完整无损。虐恋使 我能够面对这个世界和人们，与他们沟通。可以解除我的心巨大的紧张和心理重负，给我力量，使我能对

我不能接受的行为说不。

“虐恋是一个礼物，它使我能够对付过去生活中的许多伤害和痛苦，还有那些不应当属于我的罪恶和羞耻。现在我抬起头加入街头我的虐恋姐妹和虐恋兄弟的队伍，我们完全地走出来表达自己，充满自豪感。”(Portillo, in Thompson, 49-55)

这位虐恋者的经历和感觉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关于政治正确性的讨论。许多平等主义者认为虐恋主张不平等，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虐恋主张对妇女施暴，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还有反对种族歧视主义者认为虐恋是种植园奴隶制的复制品，因此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们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想过：虐恋可以是同政治无关的。大多数虐恋者也并不会把自己特殊的性倾向在政治上派用场。女权运动叫响了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但这个口号用在虐恋活动上恐怕并不合适。

这位黑人女性对虐恋性活动与寻常性行为的区别的说法也极具启发性，其区别在她看来在于热情、戏剧

性、情感和幽默感，以及解除心理紧张的作用等等。最重要的是，虐恋对于一些 人来说已是自我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这不是用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能够加以评价的。

## 个案 2：

这两位女性有比较固定的角色分工，但有时她们也交换角色，在访谈过程中，那位“统治者”正被锁链铐着：

“我不喜欢她铐住我，我一向是统治方，我还从来没做过服从的一方，我现在正在想的是，等我一获自由，立即把她铐起来。作为在上者我有一种优越的感觉，非常强烈。几乎是具有破坏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创造性。”(Polhemus et al， 102-104)

这位虐恋者所说的破坏性和创造性以及优越感应当是虐恋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的共同感觉。

## 个案 3：

这两位女性的虐恋关系中有较强恋物色彩，其中 A 以施虐为主，B 以受虐为主：



A：我喜欢橡胶和丝绸服饰。在捆绑活动中，我不喜欢用绳子，而喜欢肉体紧挨着皮革的感觉。当你鞭打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伴侣时，鞭子在她身后划过空气的声音是最恐怖的，那里面有一种期待。你可以看到当她们等待疼痛到来时身体的畏缩与肌肉的绷紧。

B：我很喜欢被蒙上眼睛，因为这样做时你不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猜想她要对 我用体内探测镜，因为我听到她摆弄金属器械的声音。我在心里准备着接触冰冷的金属，查 结果没有等到这种感觉，等到的是皮带的抽打，我感到很意外，可那种感觉特别好。

A：我总是把工具事先藏好，不让她知道下面会发生的事。（Polhemus et al， 47-48）

在这一个案中，悬念因素很突出，这也是虐恋活动的一大特征。有心理学家专门论述过虐恋 活动中期待与悬念的因素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讲，虐恋倾向本身就来自对未知事件和命运的 焦虑；在一次具体的活动中，这种焦虑和悬念也会增强兴历的程度。

个案 4：

一位女同性恋施虐者说：

“我父亲去世后，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许多同性恋的色情书和照片。出于好奇我开始探索这个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奇妙的性世界。在一个性玩具晚会上，我随手拿起一条鞭子，在另一个女人的臀部抽了几下。她对此经验丰富，她建议我参加下一届地下墓穴的晚会，到那儿去发掘可以使鞭子大派用场的角色可餐的臀部。她认为，我有使用鞭子的天赋……”(Coming Out into SM:Our Stories , Internet , 1996)

从这一个案可以了解虐恋者最初“入道”的途径和方式，其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游戏成分。

个案 5：

1972 年，安多洛维奇（Gabrielle Antolovich）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位公开虐恋者身份的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活动家。1985 年，她又在移居美国后作为一位虐恋者第二次公开身份：

“我心中燃烧着一个秘密的欲望，要找到一个从属于我的愿做我的奴隶的女人：她将永远属于我，做我希

望她做的一切事情。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她。在我寻找对她拥有所有权的这个人的过程中，藏在黑暗阴影中的一面攫住了我的心。我的面孔变得神秘莫测，我的动作变得像找寻猎物的狮子。我能感觉到黑暗就像冬夜的寒雾弥漫在我的心中。我渴望变得卑鄙、粗暴、邪恶、仇恨、凶残和冷酷。我要用我找到的女人们的欲望来滋养我心里这阴暗的一面，这欲望就是被占有、被鞭打、按照吩咐去做一切事情，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后来，上天为我带来一位来访者。她是我所不敢企盼的最甜蜜的女人。我的心跳个不停，仅仅因为她的存在。我把她带到我心中黑暗一面的顶楼上，而她热爱她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那套崭新的皮革家具和上着锁的牢笼。……我开始了在内心的那一半中的生活。这位甜蜜的来访者使清扫我内心地牢的工作大大减轻。打扫我内心的地牢并没有清除我的怪异的嗜好，其实我们俩是在共同修缮这座地牢，用我们俩各自的幻想，修建了秘密的入口和出口，一个摆满雏菊的房间和一张撒满玫瑰的床。

“我正在学习和教授虐恋游戏中安全、清醒和自愿（safe , sane , and consensual）的技巧。这就是我的虐恋伦理。”(Antolovich , in Thompson , 253-256)

这位虐恋者在言论中多次提到“阴暗”、“黑暗”、“怪异”、“地牢”等词，如前所述，这是许多有虐恋倾向的人对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形容词。但是同时她又用了“甜蜜”、“雏菊”、“玫瑰”、一类的意象，表明了一位虐恋者内心的矛盾：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正面的感觉与反面的感觉，负罪的感觉与甜蜜的感觉掺和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虐恋特有的诗意。

## 八、虐恋作品

### 1、萨德的作品 (The Marquis de Sade)

一般文学史对虐恋的文学作品都只追溯到萨德，其实在他之前虐恋文学就已存在，但基本上 都是地下色情小说，文学价值不高，因此很少有人读它们，记得它们。虐恋作品大致可以被 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虐恋的经典作品，其中包括萨德的作品、马索克的作品和《O 的故事》等，它们是了解虐恋文学的必读书；其次是主流文学作家带有虐恋 色彩的作品；最后是 虐恋色情文学和大众传媒中带有虐恋色彩的作品。

#### 萨德的作品 (The Marquis de Sade)

萨德于 1740 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古老荫实的贵族家庭。他长大后继承了爵位，过着有钱又有闲 的生活，他所信奉的性生活原则是在性活动中没有任何禁忌。1763 年他结了婚，他的妻子对 他又驯服又忠心。他有五六处房子，经常雇用妓女。由于他的暴力倾向，数次遭到妓女投诉，引进警方干预。1768 年，因凯勒 (Rose

Keller) 一案 ( 萨德诱骗和鞭打了这位找工作的女人 ) 萨德入狱两个月。在 1768 年至 1801 年间，萨德因同类行为多次入狱。在 1801 年，萨德因出版《朱丝汀》和《朱丽叶特》两书再次入狱， 1803 年，他被诊断为“ 性疯狂 ”，转囚在精神病院，直到 1814 年去世。

萨德的一生中累计有 27 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帝国制，都不给他自由。萨德传记作者认为，他的小说中的残酷程度和他的行为有很大差距，而且可以说他的性欲冲动大部分都已经发泄在他的小说中了。波伏瓦在《我们必须焚毁萨德吗？》一文中也说：“ 实际上，鞭打几个女孩（考虑到事先征得了她们的同意）算不上什么大事。”（转引自（Dworkin，1979，81-85）在 18 世纪末，萨德生活的上代，主人诱奸女仆、绅士虐待娼妓的现象很寻常，同性恋活动很常见，性鞭笞的现象也很普遍。在 1765 年，根据警方的报告，巴黎妓院的长柄扫帚的消费量十分惊人。因此，萨德的那点罪行与他所受到的惩罚相比，明显的罚不当罪。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个间接原因是

当时严厉的道德禁制和他思想的革命性。正如许多著名思想家对他做出的评价那样，他的思想、语言和作品具有一种疯狂的革命性和颠覆性。

有人拿萨德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做了比较，认为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众领域，萨德都比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更具有革命性颠覆性，因此他才被视为对整个社会机体的威胁。它是对已有的性秩序的挑战，这些秩序包括婚姻制度、审查制度、娼妓制度和对同性的做法等等。它是对现存社会基础的猛烈冲击。他的作品长期被禁，还因为他唾弃公共体面，他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向社会倾倒了毒液。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只是在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大门前礼貌地徘徊了一下；马克思不过重新分配了一下家务劳动而已；而萨德却兴高采烈地摧毁了全部私人与公共的大厦，并且宣称，那些碎砖乱石才是我们真正唯一应得的命运。”(Sade, 1992)

许多人认为萨德是具有自由解放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他使人们从上帝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萨德的一些具

体主张实际上也是进步的。他反对监狱制度，反对死刑。因为他认为，如果将一个罪犯判处死刑，那么结果社会就有了两个死人，而不是一个。而经过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长期努力，目前各主要西方国家都已废除死刑。在性的领域，他的想法即使用 20 世纪的标准看仍不落伍。他说：想象是快乐的刺激物，它是一切的源泉，它最伟大的成就、最杰出的快乐可以超越一切强加于它的界限。他的作品简直就是一场性的狂欢。他相信相信在性行为方式中，一切都是应当允许的。而这是金赛时代和福柯时代才流行起来的思想。

法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人士一直对萨德评价很高。尤其是自由左派，甚至认为他就是自由的化身。贝夫 (Sainte-Beuve) 将萨德与拜伦并列为浪漫主义的两位天才先驱，是后世作家们最重要的两个灵感源泉。波特莱尔认为，对于自然人的任何研究必须自萨德始，他是恶之花。福楼拜称他为“伟大的萨德”，说他为哲学和历史提供了“光辉的见识”。文学评论家们则公认萨德是一个伟大的哥特式作家。巴塔利 (Georges



Bataille) 对文学中的恐怖感十分着迷, 认为它可被利用来解放人的精神, 而他认为萨德是一位百折不回的社会与道德禁忌的真诚探索者, 一位一切人类经验的无畏的讲述者。作家和存在主义者卡缪 (Camus) 认为他是针对荒谬的反叛者, 是 “对敌意的上天的伟大冒犯者”, 是 “第一位绝对反叛的理论家”。60 年代的巴黎激进知识分子团体 (Tel Quel) 称他为世界级的颠覆分子。波伏瓦为他写过专论。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虽然不赞成萨德的思想, 但他认为萨德创造了一套革命性的话语。福柯也十分重视萨德的贡献, 当他说虐恋出现的精确时间是 18 世纪末年时, 他心里想的很可能是萨德, 那正是萨德生活、写作的年代。

在英国, 萨德的声誉不像在法国那么高, 他的作品主要是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地下文学的主流中反复出现的虐恋主题相符合, 成为有这种特别性倾向爱好者们的专用消遣品。但是, 诗人斯文宾 (Swinburne) 在 1868 年了解萨德的作品后, 写作风格受到很大影响, 尤其是在恐怖的感觉和残酷色彩方面。女作家卡特

(Angela Carter) 认为, “萨德的著作以其对浪漫的犯罪想象, 以它的迫害狂风格, 它的绝望, 它的性恐怖, 它贪得无厌的自我中心主义, 它对屠杀、残害和灭绝的容忍, 对现代感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Carter, 32)

19 世纪美国的知识分子对萨德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虽然米勒 (Henry Miller) 说过, 萨德 骡被人误解得最厉害的一位作家, 但萨德的影响在美国一直较小。他的名声主要是作为一位 淫秽色情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施虐冲动作为对纳粹主义的一种分析, 被用来解释 这种集体性的野蛮现象, 解释大规模的屠杀和拷问行为。

萨德有很多敌人, 尤其是女性。波伏瓦、米丽特 (Kete Millett)、德沃金 (Dworkin) 以及卡特都把他视为极端的厌女主义者和男性蔑视女性的代表。她们全都认为, 萨德的作品是极端 反女权主义的。在他的作品中, 女性的性快感是可以假装出来的, 而疼痛是不能假装的, 因此对于女性来说, 性活动的最高形式是痛苦而

不是快乐。波伏瓦的看法是，萨德的小说表现出对女性的蔑视，在他心目中，女性是低劣的、神秘的和被动的。（Bullough，469）激进女权主义者德沃金对萨德更是深恶痛绝，她认为，萨德的作品是典型的权主义的产物，萨德是男权主义性革命的先驱：他塑造出一种男性可以毫无限制地接近的女性群体，一种永远为男性准备好接受强奸的女性群体。（Dworkin，1979，98）

但有反对意见认为，从萨德全部作品的基调来看，与其说他写作的长是针对女性，不如说是针对美德的。在朱丽叶特和朱丝汀姐妹的故事（他在好几部小说中写了她俩的故事）中，姐姐朱丽叶特由于邪恶而成功，成为一个富有金钱、地位的幸运女人；而妹妹朱丝汀则由于坚持美德而备受摧残，沦落到极其悲惨的境地。邪恶胜利，美德受辱，这才是萨德作品的基调。贞洁、仁慈、忠顺、怜悯、谨慎、对邪恶的抗拒和对道德与真理热爱，简言之，一切的美德，在他的故事中总是受到惩罚；而残忍和邪恶总是无往不胜。朱丝汀的受虐是因为她对美德的执着，而不是因为她的性别。在萨德的世界

中，淫秽和残忍是强者的特权，与性别无关。

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萨德为女性的性权利做了辩护，为女性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做了辩护，就像当今的女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萨德表达得比女权主义更明确的观点是：自由归根结底就是享受别人和被别人享受的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说萨德不是什么的话，他肯定不是个性别主义者。”（转引自 Dworkin，1979，99）

萨德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哲学，那就是一种与霍布斯哲学很接近的哲学，即人与人关系是狼与狼关系的哲学，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他认为，任何个人的意愿与行为对于自然的进程来说都一钱不值，只有生命的延续是意义的，而生命是如何活动的对自然是毫无意义的。物质不灭，只是不断更新。对自然有意义的只是物质世界的更新。谋杀、战争和人死于暴力都可以服务于自然的这个目标，因为它们只是加速了物质的更新而已。慈悲、善意以及一切被称作美德的品质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帮

助弱者存活比它应存活更长的时间，从而减缓了自然的更新过程。自然过程对于培养更多好人而不是坏人完全不感兴趣，因为美德阻碍和限制了自然机制的运行。相反，为了自然的顺利运行，邪恶应当盛行，犯罪和残忍是符合自然的目标的。

萨德认为，个人的神经系统是由一种对性刺激产生反应的“电流”构成的。反应的强烈程度依身体状况而异，有些人强些，有些人弱些。在弱者身上，这一反应是微弱的，也是可以控制的，它只需要适度的快感，拒绝对他人施加疼痛，而道德家们就把这叫作“美德”；强者却很难抗拒自身强烈的欲望，其结果就被称为“邪恶”。社会褒赏美德，惩罚邪恶，而实际上这二者都不过是相同的物质因素的自然表现而已。通过对行为强加限制，社会似乎是与弱者共谋，不仅反对强者。而且阻碍自然的进程。由于强者对他人缺乏感觉，又缺乏道德意识，他们就像是羊群中的狼。在实践中，人类的经验就是猎手和猎物之间的力量的均衡，谁属于哪一边不是由道德水平决定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专制

和施虐的冲动是自然的，因此不应当受到限制。按照美德规范自己的行为，从哲学的角度看是荒谬的，除非这样做可以带来快感。

萨德的哲学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的。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上述唯物主义原则的伦理含义推 向其逻辑结论。萨德强调残忍的快乐是完全自然的。而社会却是阻碍自然发展进程的一个不 自然的结构。自然不在乎被叫做“ 邪恶 ”的东西，它用仁爱的目光看待战争、迫害与专制。 自然没有财产，因此偷窃不是犯罪。在谋杀与自然死亡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生命的分 子重新组合而已。吃猪肉和吃人肉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二者都可以延续生命。一旦接受了 萨德关于自然是生命更新工厂的观点，所有的道德标准就都失效了：伦理成为多余的东西。

萨德还认为，生殖并不是自然的首选目标，否则女人在育龄过后就不会继续存活。因此同性 恋仅仅在社会的意义上是犯罪，就像乱伦、卖淫及其他类型的变态一样。它们是自然的现象，有其物质的根源和存在的理由。

萨德列举了 600 种人性冲动，从最简单的性冲动到谋杀性伴的冲动，包括把弱者吊死、淹死、煮互、砍头等等的冲动。萨德笔下的施虐者全都是富人，他们用他们的财富作为残害、虐待和杀害别人的保证，他笔下的受害者总是难逃劫运。换言之，性的满足植根于权力之中。权力将受害者变为非人，他们落入施虐者手中成为施虐的对象，就像丛林中狮子口中的猎物。萨德最终的成就是将性变成一种淫秽的残忍与绝对的专制的权力的最精致的表达。

有人认为萨德是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抨击资本主义的丑恶，他视金钱的腐蚀和资本主义为黑暗的权力，而封建贵族相比之下则要干净得多，健康得多。在萨德所创造的一幕又一幕的心理戏剧中，一个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自我的彻底自由解放，这一立场不仅是将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推向其极限，而且建立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适者生存，偷盗、谋杀、强奸、统治都得到赞许，对这些行为的唯一限制不是来自道德伦理或

自我规范，而是来自受害者反抗的能力。人的冲动是没有限制的，每个人都应得到自由的宣泄：萨德的目标是没有责任的自由。

然而，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是有缺陷的。萨德看不到人是有社会性动物，对他人的关爱像对自己的爱一样自然。

自然本身可能是盲目的、非道德的力量，但是人远远不是孤狼，而是群居的、有感觉的、理性的存在。保护人身财产的社会机制像自然秩序一样的自然。其他否定上帝的思想家总是将上帝的位置由一件新的东西取代，一种道德的权威或标准。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是用政治的形式取代上帝，以便使人类能够有秩序地生活在一起。而萨德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丛林的法律，那就是完全没有法律。

福柯曾说，“在萨德那里，性是没有任何规范，或者是源于其自身本质的内在规则的；但是它是服从于无限权力法则的，这一法则除了它自身这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则。”(Foucault, 1976, 149) 在萨德那里，许多



社会规范不能容忍的行为都被堂而皇之地描写出来。例如，萨 德对待肛交和主动被动角色的看法就十分地与众不同，他在《卧室的哲学》一书在有大量的 此类描写，作者以书中主人公多曼斯（Dolmance）之口说出这样的观点：“ 肛交是普遍存在而 且是人们所需求的。它把人分为两个阶级，主动的和被动的：作为肛交活动释放了自己的能 量；那些接受肛交的人则是被动者。人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肛交行为的双方哪一方更 性感？可以肯定地说，是被动一方，因为被动方能同时享受到来自前部和后部的快感；变换 性别的感觉是那么甜蜜，假装妓女的感觉又是那么有滋味，向一个男人呈现自己，让他把我 们当作女人来对待，称那男人为情人，承认自己是他的情妇 ！ 啊 ！ 我的朋友们 ！ 这是多么性感 ！”（Sade, 247-248）

萨德作品最令人惊异的效果是，他在 18 世纪所写的东西，到 20 世纪仍旧令人感到震惊。萨德 将淫秽的性残忍定义为个人行为的唯一真实标准，他只看到人的兽性一面，而看不到人的其 他方面，萨德是心理上的恐

怖主义者。现代心理分析学说将施虐倾向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活跃的施虐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实施变态的残忍的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升华型的施虐倾向，他们的施虐行为需要来自权威方面的指令或其他正理由，如为了从某人口中获取情报而对其施行拷问；第三个层次是幻想型的施虐倾向，他们只是在幻想中对他人做那些残酷的事情。萨德抹煞了这三个层次之间的界线，认为只是因为缺少勇气和智力的明确性，才使我们不能面对自己堕落、残忍和淫荡的本性。萨德不是像许多人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位伟大的解放者，而是一位恐怖景象的创造者，这一恐怖景象就是希望、历史和文明的灭亡。（Sade, 1992）

有人认为，萨德的虐待狂过于极端，同一般的虐待倾向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他常描写谋杀，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虐待倾向。因此萨德的虐待倾向是最超出常规的虐待倾向。有些心理学家如德鲁兹（Deleuze）因此认为，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根本不属于同一范畴，前者是真正的暴力和凶残，后者却是幻想中的暴力和游戏

性、戏剧性的暴力。

萨德的作品是对普遍人性的摧毁。无论是从其思想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方面，还是从其非理性 方面看，萨德寻于社会学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来说都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 1876 年，自从 艾宾将用萨德的名字创造的施虐狂和用马索克的名字创造的受虐狂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组成虐 恋 (somasochism) 这一概念之后，萨德又成为新生的心理分析学的财富。他的名字和作品 当之无愧地进入了文学经典和虐恋作品经典的行列。

## 2、马索克 (Sacher-Masoch) 的作品

### 马索克 (Sacher-Masoch) 的作品

马索克是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像萨德一样，他的真实生活也和他的文学作品 紧密地连在一起。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个个都是冷若冰霜的：大理石一样的身体，石头一样的 女人，冰冷的维纳斯，她们全都像月光下冰冷的雕像。马索克认为，女人是被制造出来

驯服 男人的兽性冲动的。他总是被那些比自己强悍、年岁也大于自己的女人所吸引，他屈从于她，当他的“兽性”冲动表现出来时，她就对他施加肉体上的虐待。后来，他的虐恋幻想进入了一咱更加明确而独特的模式，总是有一位身着貂皮衣（很明显，马索克有对貂皮的恋物癖）的女人，手持作为性感象征的皮鞭，为其情人的“兽性”淫欲而鞭打他。虽然他的小说场景略有不同，但总包含类似的鞭打情节，试举一例；

……我走进去。她站在房间的正中，身穿白色的缎子长袍，她全身好像包裹在一片光亮之中，她的上身还穿了一件豪华貂皮镶边的深边的深红色缎子上衣，她的上了粉的雪白头发上有一颗小小的钻石。她的两臂交迭在胸前，双眉紧锁……我弯腰吻了她衣服的下摆……她的下唇轻蔑地一撇，半开半闭的眼睛嘲弄地看着我。

“给我拿鞭子来。”

我走过去。

“不，”她喊道，“你跪下。”她走到壁炉前，

从上面拿起一条鞭子，她微笑地看着我，我把鞭子在空中甩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卷起貂皮上衣的袖子。

“多么奇妙的女人！”我喊道。

“鞭打我，”我恳求道，“毫不吝惜地鞭打我。”（引自《穿貂皮衣的维纳斯》）

马索克最主要的虐恋作品是《穿貂皮衣的维纳斯》。这是一位贵族男子自愿成为一位好坏的奴隶的故事。他愿意受她的驱使，受她的惩罚，使自己成为她对之握有生杀予夺权利的财产。在他们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女方始终比较勉强，最后她移情别恋，残忍地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马索克书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塞弗林（Severin）和万达（Wanda）已成为男性奴隶和女性主人之间关系的象征，在现代报刊杂志的虐恋者寻偶广告中，这两个名字常常被寻找此类伴侣的人们使用。

万达与塞弗林之间的协议成为虐恋活动中主奴关系中此类协议的范本，其全文如下：

“塞弗林贩敕库萨姆斯基自即日起停止与万达贩敕堂娜珠女士的婚约，并放弃一切权利。他以一个男人

和贵族的荣誉宣布，他将成为她的奴隶，直到她还他自由时为止。

“作为堂娜珠女士的奴隶，他将被称为格里格，他将无条件地接受她的第一个愿望，遵从她的每一道命令；他要完全服从他的女主人，并将她每一个满意的表示视为极端的仁慈。

“堂娜珠女士不公有权因最微小的疏忽和过错惩罚她的奴隶，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拷打他，或仅仅为消磨时间而这样做，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在任何时候杀列他，简言之，他将成为她绝对的财产。

“如果堂娜珠女士愿意给她的奴隶以自由，塞弗林房一切经历或折磨，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报复。

“堂娜珠女士同意作为他的女主人要经常穿貂皮服装，尤其是在她对她的奴隶施加残忍行为时。”（引自《穿貂皮衣的维纳斯》）

这份合同之所以经典，因为它像一份奴隶的宣言，将有受虐倾向者自愿陷入奴役关系的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中，自愿陷入奴隶状态的塞弗林对万达说：“我愿意让你统治我，并把这一点变成法律；于是我的生命将掌握在你的手中，我将在你面前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啊，一切全凭你的手中，我将在你面前毫无自我保护的能力。啊，一切全凭你的念头，随时听从你的召唤，这是多么愉快的事！当女神施恩时，奴隶将获准亲吻她的樱唇，而他的生与死就取决于她的樱唇——这是多么幸福！”

女主人万达则这样向塞弗林表述主人的权力：“你将不再是我的情人，因此，我对你的一切责任都解除了；你必须把我的宠爱看作纯粹的恩惠。你不再持有任何权利，而我对你的权威是没有限度的。你现在一点也不比一条狗或者一外物件更重要；你是我的一件东西，是一件给我片刻愉悦然后就可以毁掉的玩具。你什么都不是，我却是一切。你明白了吗？”

在《穿貂皮衣的维纳斯》一书的结尾处，万达竟让她的情人“希腊人”鞭打塞弗林，书中以塞弗林的口吻说：“我羞愧绝望，无地自容。我最大的羞辱是，忍

受着阿波罗的鞭打和维纳斯的嘲笑，在这样可怜的情况下，我竟然感到了一种狂野的快感。但是阿波罗一次又一次的鞭打底打掉了我的诗意，直到最后，咬牙忍受着无能为力的愤怒，我治好了我对女人和爱情所有的色情想象。”最后万达彻底治好了塞弗林的“病”，他宣称自己将不再做铁砧，而要做铁锤了。

马索克的作品之所以成为受虐倾向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是所有后来的虐恋文学的范本，后来的虐恋文学中的一切要素它都已具备：捆绑、鞭打、主奴合同、奴隶主人关系及统治屈从关系等。他的虐恋小说的文学价值也是比较高的，这就使它同一般的色情文学作品区别开来，与萨德的作品一起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如前所述，与弗洛伊德不同，德鲁兹认为，受虐狂与施虐狂具有截然不同的超我——自我结构。通过将萨德的小说与马索克的小说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截然不同的。萨德的小说表现的是犯罪与性；而马索克的小说表现的则是自我贬低和难以满足的欲望。二者对女性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萨德的女性总是被动、受虐的，



而马索克的女性是施虐者。前者总是要摧残 女性或同女性性交，贬低女性；后者却总是把妇性理想化，使她成为幻想中的人手，同男性 奴隶之间几乎是没有性交关系的。前者所看重的是数字，主要是女性受害者的数量；后者所 看重的是个人。在萨德所创造的世界中，充满了各种活动，而在马索克的世界中，重要的不 是行动，而是等待，等待意外的温柔与残忍，一种延迟的消费。前者绝不诉诸情感；而马索 克的主人公在接受鞭打时却对性与情满怀期待。与萨德的文学不同，马索克受虐文学是色情 的但不淫秽。萨德的小说中充满淫秽的描写和直接的行动，没有对身体秘密的探索，只有行 动；马索克的小说却是游戏性的，幻想的味道更重。在后者，施虐者和受虐者有时会交换角 色；但对于前者来说，交换角色是绝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女人是自愿受苦的，那么她马上就 会被施虐者拒之门外，施虐与受虐更不可能是相互同意的。

在德鲁兹看来，萨德的施虐倾向是真正的残忍，马索克的受虐倾向却是幻想中的和游戏性的 暴力。他对这

两位作家的分析也许是贴切的，倡，以这一分析为依据得出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完全不属于同一领域，就不正确了。在现代的虐恋活动中，施虐倾向并不是萨德笔下的真正的暴行，而是同受虐倾向一样，带有幻想和游戏的性质。

### 3、波琳啡鹬（Pauline Reage）的《O的故事》

《O的故事》是虐恋文学的现代经典之作。它的文学价值与它对虐恋活动完美、纯粹、彻底地表达使它在众多的同类作品中鹤立鸡群，成为所有虐恋研究者最频繁引用的一本书，也是虐恋实践者的必读之作。这部小说最早在1954年以法文出版，作者署名为波琳啡鹬<sup>1</sup>（10）版出版于1970年。

这部虐恋小说写的是一位名叫O的女人被她的情人勒内带到一个叫作罗西城堡的地方。在那里她像其中所有的女人一样，沦为男人们的奴隶。她们被鞭打、被强奸，以各种和一切可能的方式为男人们提供性服务。

她们在那里被训练为绝对驯服的女人。后来勒内将O转送给斯 蒂芬先生，O随即成为斯蒂芬先生的奴隶，并且在身上打上了他姓名的烙印以证实其从属关系，直到斯蒂芬先生厌倦了她，允许她死去。（详见附录《O的故事》）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强烈的争论，毁誉参半。抨击主要来自女权主义立场，褒赏主要来自 男权立场。这本书一方面被老一代女权主义者深恶痛绝，令她们感到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却 被一些男权主义者赞美为“ 女人终于说出了真话 ”。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双方都把它 的出 版看成一个重大事件，著名女作家卡特竟称之为“ 那要珂怕的书。 ”

这本书的重要性的另一个证据是围绕着作者的身份和性别展开的辩论和猜测，虽然署名看上去是女性，但有许多人认为作者肯定是男性。认为作者是女性的人指出，只有女人才能写出 这样的书，比如其中对于各种服装材料的详细描写以及像O想到勒内的拖鞋旧了该买双新的 这样的细节，就不是男人能写得出来的；认为作

者是男性的人则指出：绝对没有一个女人会 写出这样的书，它对女人的贬低和轻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绝不可能出自女人的手 笔。此外有人提出，书中男性对于肛交的偏爱似也暴露出作者的男性身份。

除作者身份之外，对于女主人公为什么采用 O 这个名字，人们也有许多狡滑和解释，马库斯 对它做了如下的诠释：

O：一个字母，非个性的字母，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O：一个洞，男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它；

O：一个性的象征，一个为男人的宣泄而做好准备的女人的象征；

O：一个客体，一个仅仅在等待处置的造物；

O：一个零，一个没有身份的造物；

O：一个完整的形式，一个包容世界的圆；

O：一个消失点，回归子宫，回归不存在的平静——死亡。（Marcus, 200）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发生的一些

尖锐理论分歧中，虐恋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无数的女权主义出版物和妇女团体中，《O的故事》这本书激起热烈的辩护与辱骂。激进女权主义者称它是对女性价值贬损的极致；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却对此书大加赞美，称之为鼓吹解放女性性欲的文学作品。这各赞誉的性质同当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出版时性自由派对它的赞誉具有相同的意义。

女权主义方面对《O的故事》的反感主要来自这样几个角度：首先，它是赞成等级主义的，它把人分成上下等级，它是一首不平等关系的颂歌。在书中，当O与勒内在一起时，还是因为爱才服从的，而当她与斯蒂芬先生在一起时，服从的报酬不再是爱，已经变成了服从本身。这本书将性别的等级从文化现象成为自然现象。格兰（Judy Grahn）称之为“压迫的颂歌”（压迫之诗）。（Masse, 107）

其次，它是对自我的否定。O的负罪感来自于过多的自我，而非过少的自我：每当她发现自己的自我时，她就感到有罪。O的全部经历就是一个放弃自我、放弃

人的主体地位，从而转 变成一个绝对被动、服从的完全是客体的人的过程。

最后，它所表达地恰恰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看法。它将弗洛伊德等人对女性气质的理论变成 了有血有肉的形象。O 是一个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的集大成者：她没有攻击性，天生 被动，是个没有阴茎的小女人；她把疼痛作为她生存的条件接受下来；她下意识地需要被惩 罚；她没有强烈的超我，没有道德准则；她在肉体积和感觉上是自恋的，但她却克制自己不 自慰；她可以与女性交合，但只是为了男性的快乐。这本书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O 这样 的人才是天生的女性形象。看了这本书，许多读者会感到杰克琳（O 的女友，一位服装模特）应当到罗西城堡去，那才是正确的，理应如此。相比之下，杰克琳的妹妹娜塔丽发展得就很 健康，很正常，因为她那么渴望去那里，而所有真正的女性属于罗西城堡。

许多女权主义者对《O 的故事》的反感极为强烈。有一位女性在一本女权主义著作中这样描 述了她读这

本书的感受：“我第一次认识O是当这本书在大学女生宿舍中流传时。我记得那是在期末考试期间，我正想找点娱乐松一口气，看了这本书。在我合上书准备把它还掉时几乎恶心得呕吐。几年前，我为一家电视新闻网工作时，一位写作上的同事再次把这本书郑重其事地推荐给我，说这是他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深刻的关于女性性心理的描写’。我很遗憾自己在第二次拒绝O和她的故事时表现得那么谦恭。由于男性控制了对性的定义，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试图在这种由男人准备强加给我们的被动受虐的想象中寻找快乐和性的刺激；或者拒绝这一套不健康的想象，放弃任何想象，或换上一套有个人特色的、更本色的、伤害性较小的白日梦。”(Brownmiller, 323-324)

男权主义方面的观点以为《O的故事》作序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鲍尔汉（Jean Paulhan）的观点表达得最为鲜明、激烈，他认为这本书承认了所有的女性一再否认的事，他说：“终于有一个女人承认了！这就是男人们对她们一向所持的看法：她们从来不会不遵从她们

的本性，她们从血液中带来的召唤，这一包容一切的甚至将她们的灵魂包括在内的召唤，就是性。她们不断地被养护、被洗涤、被装饰，不断地被鞭打……简言之，当我们去看她们时，我们必须带上鞭子。”鲍尔汉像萨德一样全心全意地信奉鞭子，无怪乎他志被萨德“绝对属于最伟大 的作家之列”。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满怀期望的参与者，他称《O的故事》这本书为“迄今为止所有的男人能收到的最热烈的情书”。鲍尔汉甚至举出 1838 年的一个历史事件来证明自愿陷入奴隶状态的大有人在，当时有 200 名被解放的奴隶要求重归束缚，被主人格兰尼格（Glennig）拒绝后，竟致将主人杀死。他举此例意在阐明“处于奴隶状态的快乐”，这正好也就是他为《O的故事》所写序言的标题。他还说，最奇怪的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快乐在今天竟被视为一件新鲜事。他认为，真实的情况是格兰尼格的奴隶们热爱他们的主人，他们不能忍受失去他的状况。同样真实的是《O的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实的 性质，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尊严。（见《O



的故事》序言）其实，把游戏中的奴隶状态和真正的奴隶状态等同起来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前者是出于人的自愿选择，是以爱为主的，后者除爱之外的其他因素就太多了，虽然排除自愿选择的可能性，像上述那些奴隶一样。

没有任何一本书像《O的故事》一样把关于女性形象的矛盾看法表述得如此出色。它表达得那么尖锐、强烈，使人们在身体和灵魂深处对它产生共鸣。一位女作家写道：读《O的故事》使她感到又兴奋又厌恶，她从中看出女人比男人的内心矛盾更强烈：她们既需要解放，又需要庇护所；既需要自由，又需要压抑。（Faust, 83）所以女权主义必须考虑自己与《O的故事》的关系，必须对它做彻底的思考。马库斯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它对女权运动更为重要了。（Marcus, 208-029）她的意思是说，如果不回答《O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女权主义运动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另外有些人是从性别问题的范畴之外来的评论这

本书的。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O的屈从 本能与西方民主的精神截然对立，这种精神一向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自由和平等权利 是不允许受到压制的。《O的故事》却完全反其道而行，它宣称：一些人，也许所有的人，生而不平等，生而受束缚，只有抛弃了虚假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使自己陷入邮局从和奴役 之中，他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这个问题提得很深刻，它牵涉到人为什么会在不平等和不 自由的状态中获得性感的感受这一意义重大的问题。也许答案并不是那么可怕：由于人们一般生活在自由和与他人平等的关系之中，他们或者出于对这种自由平等关系感到乏味，才对 另一种相反的状态产生了新奇感；或者是出于对不自由不平等的关系感到恐惧，所以才会将 这种不自由不平等的关系加以游戏的处理。

还有人对本书的评论是从文化和心理学角度出发的，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一向过于强调 独立，而太忽视屈从了。而屈从者自己的奉献中会重新发现纯真，在她所爱的人和她世俗的 上帝之中不再有自我意志的

阴隔。这就像一种宗教冲动，它产生出宗教的感恩之情。在他的 上帝（ 情人 ） 的意志之中，人们可以得到安息之处。他们从宗教体验的角度赞扬这本书，认为 这本书最重要的既不是手段（ O 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自甘堕落 ），也不是目的（ 将自己的身份融 化在主人的身份中 ），而是她 “ 个性的超越 ”，她达到彻底丧失自我的境地。一步又一步地，她抽空了自我，超越了个性。她的转变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体验。

对于书中 O 的丧失自我，许多虐恋者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正得以实现。坦承有受虐倾向的马 库斯将她的自我与 O 混为一体，她写道：“直到那一刻，O（我）才摆脱了她的肉体，她使用自己手臂的权利，她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她自身欲望的权利；直到我（O）丧失了自身的那一刻，我才发现了自身。直到那一刻我才确定了那个体系及其秩序，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最后我缠变得安全、强壮、大胆、自豪、洁净，充满了内心的平静感，我最终发现了自我，因为我曾经丧失了自我。我最终变成了 O。”“只有通过受苦，O 才能确定他

（指O的主人）的唯一动机是他自己的欲望。他令我受苦，因此他是爱我的。我受苦帮我在。”“我必须承认波琳肺掖壁淞）我理解O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所达到的内心平静、力量、尊严、安全和心理能量，一种无与伦比的能量。”(Marcus, 203-207) 还有人认为，《O的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经受羞辱的丧失自尊的行为，发现自己“升华了的尊严”；通过丧失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一种自愿放弃自我意志的意志），发现一个更完整的自我。（由羞辱本身获得的价值难道不是很甜蜜吗？）(Polhemus et al, 86)

在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上，O通过贬低肉体，成为纯粹的精神。通过对肉体的纯化，达到神秘的精神境界。处于枷锁之中的身体申诉着自己的欲望，灵魂和精神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从文化规范的限制中解放出来，O自愿让肉体被优雅地训练成被动的和受虐的。

最后，当然还有人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这本书。他们称这本书是哥特式色情文学的极致，认为它打存一向划分得很清楚的淫秽色情作品和哥特式浪漫小说

的界线。在阅读时，一个 女人或者认同于 O，即受虐者，想象自己在受虐；或者认同于旁观者，看另外一个女人受虐，成为一个观淫者。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认同男性施虐者，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也 不是不存在——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就有女性施虐者出现。总之，这本书的描写非常性感、纯粹，到达了一种美的境界。即使是从政治角度激烈反对这本书的人，也一致认为它具有很 高的美学价值。

#### 4、斯文宾（Algernon Swinburne）的性鞭笞诗作

斯文宾是上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由于少年时代在英国公学的鞭笞经历，他对性鞭笞有了特别 的偏爱，长大成人和成名之后，他不仅成为伦敦一些性鞭笞妓院的常客，而且他的许多诗作 涉及学校的鞭笞场景，充满性的意味和诗意。例如这一首，题为《鞭笞台》：

“ 在我的眼中  
又出现了那熟悉的情景

我又一次在我的命运面前发抖  
又一次看到那高大幽暗的行刑室  
那对我的膝盖来说如此熟悉的鞭笞台  
那对我残酷无比的藤鞭  
我看到校长高扬手臂站在那里  
他那强有力的手紧握着一束藤条  
枝条柔韧，我看到它满布花蕾  
我灼痛的臀部对此再熟悉不过 .....”(Gibson, 129)

伊顿公学的鞭笞为诗人敏感的心灵打上了终身不变的烙印。据考证，当时他的导师（totor）是极为严厉的乔尼斯（Joynes）。他常常为小错鞭打斯文宾，有时不在室内，而在枞树林中，他命他俯伏在倒下的大树上，鞭打他直到鲜血染红了草地。导师对他说：如果被鞭打的男孩 不是一个绅士，他就不会得到什么快乐：男孩的家庭背景越高贵，他的欢快感才越强烈。有一次，导师让他用三种不同的姿势接受鞭打；还有一次，导师让皮肤雪白的斯文宾和一个深色皮肤的男孩并排受鞭笞，二人的肤色相映成趣；他还用花蕾的树条抽打他。这种鞭

笞中隐 含的性感意义给诗人留下了终身的记忆。他在致朋友的信中曾使用 “ 枞树林的气味 ”((the smell of firwoods) 隐喻对鞭笞的印象，可见在诗人的心目中那一经历是多么充满诗意。 这 里再选择斯文宾诗作中的一首：

弗兰克

有这么一天，  
校长集合起全校的男生，  
“ 所有的人都离开，  
除了弗兰克  
我让你们全都逃掉了  
鞭子和藤棍，  
没有一个孩子将受鞭打  
除了弗兰克  
快活的校长说道，  
“ 弗兰克  
接受一次鞭打之鞭打，  
它将像你的淘气一样妙趣横生。

弗兰克  
在大厅里受鞭打，  
这一次鞭打的分量  
要抵得上你们所有的人加在起。  
哪个孩子愿意  
观看一次美妙的鞭打，  
我允许他留下  
跟弗兰克  
他们将会看到他那白白的屁股，  
当他们再次看到它  
我不认为他们还能相信  
它属于弗兰克 ”  
当其他孩子出去玩耍  
四个人留在大厅，  
弗兰克  
还有另外两个男生。  
其中三人是为了快乐  
另外一个将忍受疼痛；



他们兴高采烈笑个不停  
笑弗兰克  
“现在松开你的背带  
让你的伙伴们  
看看你的光屁股。  
快去到壁橱那里  
拿来一条漂亮的藤条，  
不然我要把你切成碎块  
我的上帝，你可真够磨蹭！”  
“噢校长！亲爱的校长！  
可怜可怜我这一次！”  
“什么？可怜一个懒汉，  
一个小偷和笨蛋！  
就这一次，而且立即，  
你要受到三重惩罚；  
你的屁股就要变成  
一个三重的样本。”  
他的同伴抓住了他，

一个抓住了一只手臂，  
快活地完成  
主人的命令。  
他们按下他的身体，  
把他衬衫的下摆卷起，  
让他的屁股高高翘起  
不会躲掉任何一鞭。  
他们捆起他的双腿，  
让皮肤绷得紧些，  
让每一鞭都见血  
为了校长的愉悦。  
他们抓住他的头发，  
抚弄他的下巴，  
然后大声欢呼 “ 我的校长 ！  
是开始的时候了。 ”  
阿瑟和瑞奇  
他们的屁股也曾钓痛，  
但是他们知道

弗兰克

每个人都非常乐意

忘掉自己过去的悲伤

当他们看到弗兰克的皮肉

变得像生牛肉一样。

阿瑟对瑞奇说道，

“咱们常常被脱得光光，

三人谁都不能例外，

一起快乐地接受鞭打；

可这次我俩成了主人，

哎呀！这是多么妙趣横生

看到弗兰克

一次得到三重的鞭打。”

一开始是三十六鞭，

第一鞭都饱含热情，

“现在够了，”校长说道，

“对于一个犯错的男生。”

然后他坐了下来

让他的手臂休息一会。  
他观赏着自己的作品，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然后他宣布新的判决：  
“对愚笨的惩罚已经完成，  
现在的六十下是为逃学，  
可惜不能一气呵成。  
这条鞭子已经打坏，  
赶快再去拿来两根；  
不，两根恐怕还是不够，  
因此瑞奇，去拿四根！”  
“两根为了惩罚逃学，  
另外两根惩罚偷窃，  
如果这样还不能够  
让那个胖屁股疼上一阵，  
那么经特就是个笨蛋，  
巴斯比就是个傻瓜，  
我也不再是

威明翰中学的主人 !”  
说罢这位一丝不苟的校长  
鞭打他就好像是在发疯，  
孩子不断地尖叫，  
乞求饶恕痛器失声。  
阿瑟说道 “ 你这个胆小鬼 !”  
瑞奇则说 “ 要保持冷静 !  
你的屁股关系到  
威明翰中学的荣誉名声 !”  
但是校长却停下了手 !  
出于怜悯还是出于震惊 ?  
啊不 ! 原来他是去痛饮  
一杯高浓度的啤酒。  
烈酒令他振奋精神  
以便继续他的工程。  
看起来他从不会疲倦  
当他鞭打弗兰克贩 !  
他又一次停止鞭打， “ 孩子们 !”

他大声说道， “ 把他抓紧，  
我想起来要去  
写一封短信。

如果这个家伙要想反抗  
就让他尝尝这甜蜜的藤棍，  
十分钟后我再回来  
解决掉这个弗兰克贩 0” 。

于是那藤棍在他的肩头  
啪啪啪啪打个不停，  
他们轮流观察他的屁股  
好像在看一张地图；  
看这轮廓 ！ 看这岛屿 ！  
看这一条条的山脉 ！  
看这条美丽的红色河流  
一直向下流到脚跟 ！  
校长这时重新出现，  
一支雪茄叨在口中，  
孩子们为主人欢呼叫好

还有谁在鞭打时吐雾喷云 ！

只有他才懂得

同时享用两种快乐，

一边品尝美味的烟草，

一边欣赏笨伯的伤痛。

他像恶棍一样喷了口烟，

又开始猛烈地鞭打，

直到你再也找不到

任何一寸皮肤依旧完整。

于是他又另辟蹊径，

抽打孩子白色的大腿，

直到古老的大厅回响起

惊天动地的哀鸣。

啊 ！ 他的肌肉是如此坚硬，

他的手腕是如此柔韧，

他挥舞着鞭子

鞭子带着可怕的抖动。

可是手臂终于失去了力量

股肉终于疲倦酸痛，  
鞭打之美丽就像花朵，  
可爱的事情接近尾声。  
弗兰克贩医械 à” 我要死了 ！”  
瑞奇却说，你不会的， -  
如果你走出去时  
感到虚弱头晕  
我们会用鞭子  
再次把你抽醒，  
你的鞭打还没有最后完成，  
小主人弗兰克贩 ！”  
鞭打终于结束，  
罪犯重获自由，  
我不认为今天晚上  
他会坐下来喝一杯茶 ！  
即使是再两周之后  
他恐怕还是难以落座，  
我相信他会发现



他的屁股仍在隐隐作痛。

（转译自 Gibson, 附录）

## 5、麦当娜的《性》

麦当娜的影集《性》刚一面世，立即招致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否定态度主要是来自其中虐恋的形象：皮靴、锁链、皮衣、鞭子、面具以及各种虐恋的服饰和场景。报刊评论警告说：这部影集的危险在于它会使人性中阴暗的一面释放出来，“这对于女性尤其危险。”(McClintock, in Gibson et al, 207)

在《性》中的确充满了虐恋形象，但它是否会威胁到女性的安全是大可争议的，因为它同时表现大量的角色转换。例如其中有一张照片是麦当娜鞭打一位“女奴隶”，按照传统，施虐者是全副武装而受虐者是裸露的，但在这张照片中，麦当娜胸部裸露，“奴隶”却全身裹在密不透风的皮衣里。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并未落入男主女从的所谓“男权模式”，其二在

着装规范上它也并未遵从“主人”穿是多“奴隶”穿得少的一般虐恋模式。在这一影集中，虽然有女人受束缚的形象，但更多的形象则与社会中两性的地位相反：男性往往不是统治者，女性往往不是屈从者。在《性》中有一幅照片，一个男人跪在麦当娜脚下，脖子上戴着项圈，鞭子悬在他的背上。同时，统治者的双脚也被束缚，屈从者脖子上的皮索同时束缚着她的手。照片表现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麦当娜《性》影集中的虐恋形象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因为其视觉形象，还因为其中的对话及文字，例如她这与道：

“有些希望受惩罚。有些女人愿意被鞭打，有些男人也一样。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女人处于受虐待的关系中，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还是要保持这种关系，那她一定是从中体验到了某种东西。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我相信有许多女人陷入受虐待的关系之中是不情愿的，她们是被人有计划地捕获的，她们有了孩子，不得不继续应付这种关系。但是我也有

一些朋友，她们既有钱，有受过教育，她们既然愿意继续保持这种受虐待的关系，就一定是能够从中得到些什么。虐待和虐恋的区别在于有无责任心。有一次我同一位施虐者交谈，她说，虐恋的定义就是你让某人伤害你，而你知道他绝不会伤害你。他们是互相选择的，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合约存在于他们之间，一种下意识的约定。我甚至认为虐恋与性无关，我想它与权力有关，是为权力而展开的斗争。虐恋可以包括性的内容，

但不是必须包括性。它是精神之旅。”

“只有那伤害你的人可以安抚你的心；只有那为你施加痛苦的人可以带走的你的痛苦。”

“你认为有可能同时经历快感和痛感吗？”当然！肛交就是这样的。这是性晚最快乐的方式，也是阳疼痛的方式。”

“被捆绑起来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儿时妈妈把你绑在汽车座里。她希望你安全。这是爱的行动。”

“我不认为你懂得什么是痛苦。我不认为你会那样做。我能为你带来那么多的快乐。我会在你呼唤我的时

刻到来。我不会伤害你。请闭上的你眼睛。”

从《性》来看，麦当娜对于虐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她表达出和形象地表现出一些虐恋的基本原则。那些从女权主义角度反对这部影集的人们犯了一个外行人最常犯的错误：他们混淆了没有节制的虐待行为与两相情愿的虐恋关系这一社会亚文化之间的界线。抨击它的人争辩说，在两相情愿的虐恋现象中主人有权而奴隶无权，这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但是，他们把戏剧当成了现实，把游戏当成了现实的关系。

## 6、其它主流文学中的虐恋内容

不少主流文学中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虐恋的内容，其中不乏真正的文学大师的作品。

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蕴含着一种受虐的基调，如《审判》、《在流放地》等，尤其是《审判》一篇，其中主人公 K 某一末在完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认为犯有某种罪行，他被逮捕、被监禁、被鞭打。小说给人的印

象是：K 并非主角，主角是那个 K 陷于其中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个没有感觉的统治者，正是那些有受虐倾向的人们所渴望的那种统治者，也是萨德为他的女主人公所创造的那种统治者。《在流放地》一篇中，卡夫卡描绘了一架拷问和处死人的机械，对流放地生活场景的描写也带有很重的虐恋色彩。

日内（Jean Genet）被认为是一位具有受虐倾向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我们的花儿夫人》、《玫瑰奇迹》、《阳台》等。日内从小在孤独院长大，是一位不知其生身父母为谁的被抛弃的私生子。他从 10 岁起因盗窃被送进少年管教所，此后的一生中他在欧洲各国流浪，进过许多国家的监狱。他因盗窃行为在法国被抓 10 次，在第 11 次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他的文学天才和特殊遭遇，法国一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上书总统请求将其特赦，总统签发了对他的特赦令。

日内的小说大多以监狱为场景，对虐恋倾向有深刻表现。在他的《玫瑰奇迹》中有这样一个虐待情节：有七个人轮流向一个人（第一人称“我”）的嘴里吐

痰，而“我”竟然因此而勃起。书中还有大量主奴关系及自愿与被迫的肛交行为的描写，以致有人说，读日内的书，就像读一本男性的《O故事》。《玫瑰奇迹》中还有这样一段话，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在和监狱中的同性恋人接吻时说：“我一直没意识到，原来吻是咬甚至是吞噬的原始欲望的表现形式……我吻他，拥抱他，直到令他窒息的程度，我又一次吻他，动作更加凶猛，愤怒的热情从我心底涌起，这是我给男孩的吻中最凶猛的一次。”(Genet, 1951-278) 关于吻和咬、吞噬的关系是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的研究课题，他们当中有人也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作为对虐恋冲动的一种解释。

在《我们的花儿夫人》中也有大量对统治与屈从关系的描写。福柯曾说过，日内是最成功地描写了性行为本身的伟大作家，他对性的描写虽然很直露但非常优雅，很少用“脏字”，他写到口交时说：我像墩布一样被他在地上拖来拖去；他写到肛交时说：他进入我直到一点我自己的空间也不剩的程度。他在书中写道：“避免恐怖之恐怖的唯一途径就是降服于它。”

(Genet, 1990, 71) 这句话简直可以被当作受虐倾向的宣言。

巴塔利 (Georges Bataille) 的小说《眼睛的故事》是一部著名的法国小说, 描写了青春期的 性冲动与残忍行为的关系。书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进入青春期不久的少男少女, 书中描写了 他们疯狂的性体验, 其中掺杂了大量残忍行为, 如撒尿、殴打、强奸、谋杀等。小说取名 “ 眼睛的故事; 是因为在其中有女主人公将一位被打死的教士的眼睛挖出来放进阴道的情节, 由这一情节对全书的残忍风格可见一斑。严格地说, 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意象并不属于典型和 纯粹的虐恋范畴, 只能说其中有一点虐恋的倾向。这部小说得到知识界的高度评价, 萨特、福柯都曾将其评为深刻之作, 认为它写作风格高雅, 属于色情作品 (erotic) 和艺术作品 (art ), 而非淫秽作品。

班尼迪克特 (David Benedictus) 描写伊顿公学生活的小说《六月四日》也被公认为严肃文学 中的虐恋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伊顿公学的少年被高年级学生鞭打

致伤，学校不得不将施虐者开除学籍的故事。小说偏重对英国公立学校鞭笞制度的真实描写，因而被虐恋者偏爱，从小说本身来看，严格地说很难算是虐恋文学。

杰克伯森（J. P. Jacobsen）的小说《玛丽犯姦  
肥且徊颗傲敌 :: 担 栊吹氛且晃还笞迕 性  
与她的黑暗之手接受它对自己施加的一切。马库斯认为：  
在她的这种自我贬低之中有一种 罕见的快感，它部分地  
与堕落感联系在一起，但同时又是一个女人最高贵、最  
美好的本质。她从自己极端的柔弱、依赖、羞辱和自我  
漠视中发现了真正的力量。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女  
人在内心深处是天生的奴隶，而那些不是天生的也会变成  
奴隶，就像莎士比亚的《训悍记》中的女人那样。  
(Marcus, 86)

著名女作家宁（Anais Nin）在文学史上地位不低，  
但是有一段时间，她为生活所迫，写过一批色情小说，  
这些小说由于出自纯文学作家之手，与寻常的色情文学  
不可同日而语。她的些 此类小说中出现过虐恋情节。例  
如在《戒指》一篇中，作者写到男主人公由于误解导致



妒忌 折磨女主人公，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把她用绳子吊在地下室里，清醒之后，他把她解下来，开始拥抱她，抚摸她，“她睁开眼睛，对他微笑。他被对她的欲望压倒，猛扑过去。他以为她一定会拒绝他。她继续对微笑，而当他角摸她的阴部时，发现她很动情。他凶猛地要了她，而她做出的反应样强烈。这是他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夜，就在地下室冰冷的地板上，在黑暗之中。”(Nin, 40) 这一情节可以说是典型的虐恋文学情节。

女作家狄斯基 (Jenny Kiski) 的小说《非自然事件》写的是一对男女的虐恋关系，其中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女主人公在第一次与男主人公发生虐恋关系后，“感觉到了所有的一切：被侵犯感、放松感和强烈而阴暗的兴奋感。”“她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女主人公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内心矛盾，她想：“不管它是否违反了女权主义的原则，它使我感到了性的兴奋，假装不是又有什么用？干嘛不玩一玩这游戏？……如果说他利用了我，我也利用了他，这也许

是我所拥有的最互利最平等的关系。”然而，小说的结尾却是一处败笔：由于女主人公厌倦了对男主人公的无穷无尽的等待，竟然向警方报告有人试图侵犯她，当男主人公最后一次按照她的意愿到她家与她相会时，警察闯了进来，此时的她正被捆绑在床上，身上满是鞭痕，一幅刚刚被强奸过的景象，当警察带走男主人公时，她并没有为他辩解。这样的结局对于虐恋活动来说是太不公平了，如此罚不当罪的结局隐隐透露出作者对虐恋的否定态度。（(Diski, 30, 35, 356)

除了文学作品之外，虐恋影视作品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女导演卡瓦尼（Cavani），她的多部制作都有虐恋内容，如《超越美德与邪恶》、《守夜人》、《柏林事件》等。她的特点之一是，总将私人领域中的虐恋性游戏同公众领域的统治屈从关系掺杂在一起，例如有施虐倾向的同性恋男子和施虐的异性恋男子。在《超越美德与邪恶》一片中，出现了一群施虐的男人把那位男同性恋受虐狂绑在一个高台的柱子上轮奸的情景，有评论家认为，它明显地模仿和隐喻基督受难于十安架的情形。

(Nadeau, in Grosz et al, 218) 此外，一些主流电影中的著名演员如贝辛格 (Kim Basinger)、斯通 (Sharon Stone) 和普菲弗 (Michelle Pfeiffer) 等人，都曾出演过带有虐恋色彩的电影。它表明，虐恋文化正在从边缘地位渗透进主流文化之中。这一点已经在影视传媒文学艺术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 7、一般的虐恋色情作品

虐恋内容的色情作品最早见于英国的色情文学出现频率过高，以致有人称之为“英国式恶习”(English vice)。吉布森为了《英国恶习》一书的定作，用了半年时间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鞭笞色情出版物，但据他说，他读到的还只是冰山之一角。除了那些以性鞭笞为主题的小说之外，不是以此为主题的色情出版物也都会或多或少出现性鞭笞的情节。吉布林由此得出结论：“无疑，性鞭笞作为所谓英国恶习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在色情出版物中也同性存在。”(Gibson, 234)

到了现代，虐恋色情文学更为兴旺发达，不仅一般的色情文学影视制造业大量生产此类色情材料，还有许多出版公司专营虐恋类文学作品，如英国的奈克斯(Nexus)出版公司。它们拥有一批固定的作者和读者，而且不断有新人加入。当然其中有很多人用假名出书，有些干脆署名“无名氏”。除文学作品外，还有大量虐恋杂志，如前文提及的 Skin Two 杂志就是有虐恋和恋物色彩的杂志，其中有大量主人、奴隶、鞭打之类的内容。

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 1569-1626)是地下虐恋色情文学的作者，他在首诗中写道：

“当弗朗西斯去妓女那里寻求抚慰

他送去了藤鞭并把全身的衣服脱光

他的欲望昏昏欲睡

直到情人的鞭笞将他唤醒

我不妨忌他希望我能获得神力

把自己变成他的情人哪怕只有半个小时”(Gibson, 12)

在这个时期，著名的剧作中将鞭笞与笞快感联系在一起的还不威（Thomas Shadwell）的喜剧《大师》（The Virtuoso, 1676）

这个时期更加广为人知的虐恋色情小说是克莱兰（John Cleland, 1707-1789）的《一个快乐女人的回忆》又名《凡妮·希尔》。克莱兰曾是巩固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学生，莱兰本人很可能过受鞭笞或鞭笞别人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性快感。书中有这样的虐恋情节：巴维尔为自己的特殊嗜好向凡妮道歉，并恳求她扮演他心目中的角色。于是凡妮按照他事先设计好的情节，取来鞭子和长凳，强迫他伏在长凳上，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犹豫和拒绝，最后终于屈从于凡妮的命令。他俯伏在长凳上，凡妮捆紧了他的手和脚，撩起他的衬衫，把他的裤子褪到膝处，开始鞭打他。鞭笞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开始剧烈地勃起。随后马维尔和凡妮交换角色，由他来鞭打她。由此可见，巴维尔不是单纯有受虐倾向的人，而是兼有施虐受虐两种倾向的人。心理分析显示，大多数有虐恋倾向的人都是主动角色与被

动角 色的双重爱好者和双重扮演者。（Gibson, 15）

一部出版于 1871 年的匿名色情作品《鞭笞罗曼斯》，是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有代表性的色情出 生物，其中有大量虐恋情节。有一首诗写道：

“ 你看好坏维纳脱去衣衫

正要因为好色铸下的错处责罚丘庇特

.....

她宝石般的手指挥舞着枝条

亦或在惩罚，亦或在游戏

他心愿拖长这令人愉悦的疼痛

扭动挣扎却强忍着哭泣

他的欢喜之情无法形诸笔墨

他 含 泪 的 眼 睛 在 金 色 的 雨 丝 中 微  
笑 ”(Anonym, 117)

以下的篇章是我从浩如烟海的虐恋色情文学中随意挑出的几篇，以此揭示此类作品的一般风 格。从性别角度看，虐恋色情作品可以被划分为男性屈从性统治的关系；男性统治女性屈从 的关系；男男关系；女女关系

等类型。

先看男性屈从妇性统治的关系。在此类作品中，女性统治者往往是母亲权威的替代者（但很少是母亲本人），如女管家、女教师、女性亲属（最常见的是父辈的亲属）、专营虐恋服务的姐海伦的监护下，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女人。在他穿女性紧身衣的训练中，他还被送进一所女生学校，在那里，他常常受到藤棍、马鞭和树条的鞭笞，使他穿更紧的紧身衣，他的一切举动都要服从于海伦及其女友们各种奇思异想。在另一部情节相似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罗宾逊像丹尼斯一样，表现出男孩的精力过盛，他的父母遂将他送进一所秘密的私入学校“受训”，训练内容包括鞭笞和穿女性紧身衣。小说的结论是：女人可以造就男人。从一开始她就垄断了造人的力量，只有女人能怀孕和生孩子，随后她可以通过训导将她的常识灌输给他，把他捏在手掌心里。作者承认，他热爱这种束缚，他热爱他的专制暴君，并认为在她的手下被训练成臣服于女人、听命于女人的人，是非常性感的，这个世界是女人的天下。

《女管家玛丽特仿晡桐隆芬皇槊栊吹氛巧倌昀聿桐掠豚募彝ヅ 淌 媾 芎衣晡桐 的关系。她在督促他的学业的过程中彩了大量的体罚手段，最后女教师拒绝了理查德父亲的 求婚，在其去世后理查德结为夫妻。虽然他们不再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妻子继续保持了鞭 打丈夫的权利和做法。

再看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关系。此类作品与男性屈从女性统治关系的区别之一在于，施虐者 并不都是父亲形象的替代者，而且有大量平辈的情人关系。在《郊区生活》一书中，女主人 公是一位有受虐倾向女人，她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一个奴隶的唯一报偿，就是她热爱和 尊敬的主人发现她具有为她及他的快乐而受折磨的价值。”《私人住宅的一周》一书描写的 是一位富翁开办了一家表面上是健身俱乐部的虐恋活动机构的故事。他本人是绝对的主人，下设保卫、信息等许多部门，进入这一机构的人被分配为某种角色。这种角色不是可改变的 。其中有大量男性主人对女性奴隶们的施虐描写。



男同性恋的虐恋作品也为数众多，已经完全形成独立体系有专门经营此类书籍的出版社和固定的读者群。此类同性虐恋关系大多是平辈的恋爱关系，但也有相当数量是你辈与子辈的施虐受虐关系。（sm/sd）一书是描写同性恋虐恋关系的小说集。其中有逃亡的罪犯落入受害者 的朋友之手成为其终身奴隶的故事；有大学兄弟会成员之间的虐恋关系的故事；有在酒吧通过格斗决胜负胜者为 主人败者为奴隶的故事；有雇员陷入与雇主的主奴关系的故事；有人们 通过自愿申请到牧场作奴隶劳动的故事等。在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 90 年代，提倡为女性性欲“正名”是一股强大的呼声。在对色情品的态度上，女权主义发生了激烈分歧：一派提出色情品本身（不论有无暴力内容）就是针对女性暴力，必须严加禁止；另一派则主张开发女性色情品领域，她们认为，反对男性以女性消费对象的办法不是禁止他们的消费，而是提倡女性以男性为性消费对象，或者女性以自身为性消费对象，提倡由女性来生产色情品，供女性消费。在女性创作色情文学的热潮中，有人将女作家所创作的

色情作品编入小说集（Herotica），它的第二集中有这样一篇小说，一位女作家定的竟然是两位男性的虐恋关系。小说大意是：彼德在虐恋酒吧找到了吉姆，他们跳完舞来到吉姆的家。他家备有虐恋活动的各种设备。彼德说：我爱那种喜欢疼痛的男人。你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吉姆说：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一点。彼德开始脱衣服，吉姆伸手过来帮忙，被彼德拒绝，并且说：由我来下命令。这话一出口，两个人互相紧盯着对方的眼睛，空气变得很紧张。最后是吉姆让了步，他说：今晚你可以对我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我能承受。彼德说：你必须承受。他命令吉姆跪在他面前为他口淫。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吉姆要求彼德把自己的脚捆起来，彼德打了他耳光，因为彼德认为自己才应该是下讼者。彼德将辱荡器插入吉姆的肛门，同时为他口淫，最后两人一起达到高潮。由女性写作的男同性恋虐作品的目标的确可以认为是为女性服务的，就像男性喜欢观看女同性恋活动一样，女性也可以从观看男同性恋活动中得到性感的享受。前者是男性将女性的身体作为消费对象；后者是女性将男性身体

作为消费对象。

最后还有女同性恋的虐恋类色情文学。在此类文学中，描绘的往往都是量个单纯的女性环境 中的故事。如《被捕获的坎狄》一书描写一位事业成功的女性在一次生意旅行中误入一个小 岛，小岛上生活着一群女同性恋虐恋者。其中的首领被称为“ 智者 ”， 则一位中年女性，在 她的统治下，一群年轻美丽的女性过着自给自足但是充满虐恋活动的生活。她们每个人的床 头都放着一条藤鞭，经常会因为轻微的过失受鞭打，严重的过失还要受到有所有成员参加的 惩罚仪式。对于最严重的过错的惩罚是犯错者要被罚作为所有成员的女仆，她不仅要为这一 社区的所有成员做日常服务和性服务，而且每一个成员都拥有为她的过失或仅仅为她们自身 的快乐鞭打她的权利。坎狄看到了这一切，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她发现自己深爱着她所看 到的环境，最终抛弃了正常的世俗生活，留在了小岛上。

当然，以上所做的概括只能算作大致的分类，所有这些类型的色情作品都并不是很纯粹的，书中也有角色

的互换及其他类型的虐恋活动。例如，在女同性恋虐恋的作品中会掺杂男性介入其中的情节，在《被捕获的坎狄》一书中就有男记者到岛上采访陷入女性的圈套的情节；在男性统治的《私人住宅的一周》一书中，最后也有女性奴隶造反成功，将男主人变成奴隶的情节。

虐恋色情作品与严肃作家作品中的虐恋内容描写的区别在于，前者十分直露，以满足读者的虐恋欲望为其直接和唯一的目标；后者写作含蓄，虐恋情节及形象往往仅是整个作品的一个方面，是为达到作品的美学目标服务的，仅仅出于情节的需要。

在西方社会，有人将色情工业品的消费者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人使用正常的色情品；另一类使用特殊色情品，即虐恋色情品。与虐恋活动在人类性活动中所占的地位相比，虐恋色情品在全部色情品当中所拥有的重要性似乎要大得多。其原因在于虐恋活动本身戏剧性很强，因此极容易被色情品制造业看中。

尽管如此，虐恋色情品在全部色情品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据统计，在西方的色情出版物（包括影视作

品) 中, 掺杂性暴力内容的并不太多。90 年代初在纽约所做的一项随机抽样调查表明, 在色情影片中只有 3% 和 4% 包含性暴力内容。另一项对色情杂志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 只有 7% 的色情杂志中有女性受虐或捆绑的内容, 有男性扮演受虐角色的占 9%。调查还发现, 从 1977 年以后, 色情材料中的暴力内容呈下降趋势, 一般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者不断抗议的结果。另有调查表明, 所有的色情出版物中, 有虐恋内容的占 10%。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一家色情出版公司 (Rodox Trading) (Sex Bizarre) (hard-core) (soft-core) (Segal et al, 271-272)

虐恋的影视节目可以被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业余水平的, 例如《疼痛之旅》一片, 其中一位施虐狂男性穿得像个马戏团演员, 影片从头至尾都是他在鞭打两个女人; 第二类电影中, 虐恋不是唯一的内容, 拍摄者是专业人员; 第三类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虐恋影片, 拍摄者是专业人员; 第三类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虐恋影片, 如《O

的故事》、《朱安娜的故事》、《走出 伊甸园》、《九周半 》等。

其实在一般的大众传媒和影视作品中也有大量的虐恋内容。有些虽然不是直接描写虐恋，但 却包含着令虐恋者看了可以唤起性欲的内容，比如捆绑、拷打、羞辱等。所以有些虐恋者说，根本用不着去看虐恋的色情材料，从主流电影中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拷打和迫害的情节以及 猫鼠游戏，正是所谓“ 淫者见淫。” 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有虐恋者将所有主流电影 中出现的虐恋情节加以概括、摘要，在他所开列的名单中，被列入的主流电影竟有上百部之 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著名导演波兰斯基导演、由众多著名影星出演的《苦月亮》。其中 男女主人公在爱情难以为继时曾试图用虐恋活动来挽救他们的关系。他们到街上的虐恋商店 去买了许多虐恋工具 —— 皮鞭以及虐恋服饰等。在他们的虐恋游戏中，女主角扮演施虐角色，男主角扮演受虐角色。遗憾的是，这一尝试并不成功，他们的爱情转变成相互的仇视和折 磨，最后以仇杀和自杀告终。在影片中，虐

恋并非主题，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段经历。但是 从中可以看到虐恋活动在西方社会中的普及程度。

有虐恋内容的色情材料往往被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运动专门挑选出来，用以抨击所有的色情材料，说它们是“暴力”的。淫秽色情品的激烈反对者们仅仅根据虐恋色情材料中女性被捆绑、被摧残的形象就断定，虐恋不是双方商定的性行为方式，而是一方用暴力强加给另一方的性行为方式。这一判断不仅曲解了虐恋活动，而且有以偏概全之嫌。此外，实证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认为在暴力犯罪与虐恋色情材料之间存在着任何关联，即使将虐恋视为病态，禁止色情材料之间存在着任何关联，即使将虐恋视为病态，禁止色情品的生产也只能消除这一“疾病”的症状，不能消除其“病”因。

## 8、报刊读者来信

从上个世纪开始，在报刊的专栏中就常常可以看到虐恋或性鞭笞内容的读者来信，有些信中的情节简直同

文学创作毫无二致，试举上世纪英国报刊上的几则读者来信为例：

“他让我跪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上，脸颊贴在桌面上，上身贴近桌子，以便使受鞭打的部位突出出来。然后我的裙子被掀起，遮住了头部，我的肌肤裸露出来。我被告知，如果不能保持这一姿势，将多受六下鞭打，但由于这是我的第一次，我只须受八下鞭打。”（《社会》，1896年10月10日，（Gibson, 230）

“有些孩子早已淡忘了儿时所受过的责打，对大人的警告充耳不闻，但是当他看到一些大孩子跑在那时，臀部裸露，在鞭子的抽打之下辗转饮泣，他才感到那一定很痛苦，从而决心要避免这种惩罚。使用一条轻型的马鞭，每一鞭的落点都比上一鞭稍低，虽然达不到使皮肤破裂的程度，但每一鞭的落点都比上一鞭稍低，虽然达不到使皮肤破裂的程度，但每一鞭都带来尖锐的疼痛，在皮肤上留下一道道鞭痕，以此作为鞭打之严厉的证据……”（《城镇论坛》1885年7月4日）

在前文提到的美国《怪异》（Bizarre）杂志中，读



者来信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很多都涉及 夫妻、朋友之间的虐恋活动。令人起疑的是，其中有许多看上去像是虐恋色情文学，或者带 有虐恋性幻想的性质。当然，其中肯定不乏对虐恋实践的真实记录。

## 9、校园幽默与厕所文学

由于英国公学中盛行鞭笞制度，校园中流传着许多与此有关折幽默。一个有关性鞭笞的幽默 故事是这样的，诗人柯利瑞芝（Coleridge）听说他的一位老校长去世的消息后做了如下评论：幸亏那些将他带去天堂的小天使们只有脸和翅膀（据宗教教义，天使是没有屁股的），否则 他一定的会在去天堂的路上鞭打他们。（Pearsall, 421）

在学校厕所的墙壁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厕所文学”：

“我希望有人在我的屁股上用藤条痛加抽打，直到我痛得求饶。我还想弯下腰，脱下裤子， 让一个强壮的

男人不断地鞭打。这就是我的愿望。 ”

这种 “ 厕所文学 ” 中有时还包括笔谈：

“ 我穿一条紧身的白短裤，需要有人在上面施加鞭打。 ”

“ 真是太可爱了。先用藤鞭狠抽 12 下，然后再用拖鞋打 12 下。 ”(Gibson, 263)

校园幽默和厕所文学只是虐恋亚文化的一个小小分支，但由此也可看到虐恋文化渗透社会生活的深入和普遍程度。

## 10、虐恋作品的特征

根据吉布森对 “ 英国恶习 ” 性鞭笞仪式的概括以及在大量虐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要素，可以将虐恋作品的特征做如下概括总结：

其一， 性鞭笞的要素集中在臀部， 而不是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 既不是肩膀、脊背， 也不是手心。只有对臀部的鞭笞才是有性感意味。其中又有以下几种

特征：第一，性鞭答仪式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臀部的暴露。能引发性欲感觉的典型情景不我乎把衬衫、内衣、亵衣等等“掀起”、“卷起”、“系起”等等；还有就是把衬裙、裤子、内裤或其他的下身服装“脱下”、“褪下”、“解开”、“打开”等等。萨德特别注意鞭答与肛交的关系，在他那些著名的小说中，鞭答总是和肛交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的鞭答者都是主动肛交者；而所有的受鞭答者都是被动肛交者。换言之，鞭答总是集中于臀部，而对于女性服道，鞭答者不是阳痿就是厌恶或害怕。

其二：摆好姿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准备接受鞭答的部位突出出来。所有的性鞭答色情剧都要求，身体最佳的受鞭答角度是呈45度，即要求受鞭答者弯下身子。在性鞭答色情文学中，被鞭答者总是被强迫弯下腰，手要达到触到脚面的程度，或者是像在伊顿公学的鞭答台上那样，在凳子、桌子或椅子取跪姿。有些还要对手脚施加捆绑，以强调受鞭答者的软弱无力地位。

其三：

性鞭笞的另一个要素是受鞭打的臀部变色，当代美国的性鞭笞杂志《疼痛》常常会让照片中的模特在臀部涂上红色。鞭打仪式在美国和巩固还有微妙区别。由于美国人在性鞭笞中偏爱球拍或船桨形状的工具，所以在美国的性鞭笞色情出版物中，受鞭笞者总是臀部呈一片红色；而英国人则偏爱藤条状工具，所以在英国的性鞭笞色情杂志中，受鞭笞者的臀部常常被画上条状的鞭痕。萨德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过：“使我们的臀部变色会使它更美……勇气，我的天命名，勇气。记住，只有通过疼痛才能达到快乐。”（转引自（Marcus, 75）

其四：性鞭笞仪式要有观众。在这一点上它与宗教仪式十分相似。当然在有些性鞭笞色情出版物中会出现只有鞭笞者和被鞭笞者在场的情景，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制造这一想象中的场景的目光还是作为第三者存在于现场。性鞭笞幻想从这一点上看，具有强烈的观淫性质。

其五：性鞭笞仪式中的另一个要素是鞭笞者和被鞭笞者之间的对话。如果说这一仪式的观众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沉默的，那正是因为他们还要听仪式中的对话。性鞭答仪式中的对话往往 有一种程式：首先是命令（脱下裤子之类）；然后是受型者的反应（犹豫，反抗，求饶等）；接着是第二次命令（这次态度更加严厉），这一次的命令总是会得到服从。下面这个例子就是性鞭答仪式中的典型对话方式：

“ 趴下 ！” 博士语调轻快地命令道。

“ 求求你，先生，这是我第一次犯错。 ” 斯普莱特说，用一种无辜受害者的语调。

“ 怎么，你上星期来过嘛 ！” 博士愤慨地说。

“ 不是的。求求你先生，那是我哥哥。 ”

“ 我对你的脸相记得很清楚。 ” 博士坚决地说。

“ 对另一部位比对他的脸相记得更清楚。 ” 博士后一个男孩悄悄说。

“ 不管怎么说， ” 博士下结论道， “ 我的教训只是给我一次犯错的人的。趴下 ！”

其六：一方面，虐恋作品喜欢强调整个事件是真实

的，而不是假装的，不是在演戏；另一方面，性鞭笞仪式中的角色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在扮演一场戏剧中的角色，扮演好角色的目的是使自己从中获得性兴奋。斯文宾描述过性鞭笞仪式中的表演性质，他在一篇指导妓女鞭笞的文章《鞭笞暗示》中写道：“应当使鞭笞者一方对她要鞭笞的人有激烈的愤怒之情：受鞭笞一方应有无力感，无力去反抗施于己身的惩罚，对惩罚心怀恐惧，希望能够逃避惩罚。”“这位女士应当有一个小笔记本，其中记录一系列的鞭笞场景和情节，像一幕幕的戏剧。当你的来访者到来时，你应当把这个小本子交到他手中，问他喜欢让你跟他表演其中的哪个情节。”

其七：在性鞭笞仪式中还有一个要素，那就是鞭笞者的表情。要表现出权威和愤怒。但性鞭笞仪式的上演者又都清楚自己是在扮演某种角色，例如：“她拿起鞭子，做出一副严峻的表情，按照一位愤怒的母亲的角色，她用尽全力鞭打他。”性鞭笞色情出版物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母亲本人很少出现，大多是扮演母亲角色的人。她的性格一般不太暴烈，她的愤怒是假装

的，而不是真的。她和被鞭笞者的关系是爱和性的关系。在性鞭笞仪式中双方都会得到快乐的感觉。

其八：期待与悬疑因素。性鞭笞仪式有一个固定的程式：首先是受到警告，然后是犯错，然后是宣布对错误的惩罚，最后是执行惩罚。由于性鞭笞的仪式性质，惩罚绝不会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施行的。真实生活中的鞭笞者全都懂得性鞭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悬而未决的期待。因此 19 世纪流行的一句谚语是：鞭笞绝不可在气头上施行。

其九：虐恋色情作品与一般异性恋色情作品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它特别强调行为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像后者那样“直奔主题。”例如，有一部虐恋影片，叫作《安妮的惩罚》，其中有长时间的折磨情节，其中包括鞭打、束缚和针刺等，都是虐恋的典型内容，但是影片中的受虐者安妮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其中包含了权力和快感的复杂游戏。这种权力和快感的游戏同异性恋中男性生殖器的权力和快感是两回事。

最后，在虐恋关系中，生殖器的快感常常是被忽略

的，至少没有被十分强调。这也符合福柯 对虐恋特征的论述。性鞭笞色情出版物一般不出现生殖器，无论男性生殖器还是女性生殖器。这种偏重并不意味着在性鞭笞色情出版物中性交毫无重要性，恰恰相反，性鞭笞的目标是 为了克服阳痿，以鞭打的手段达到男性生殖器的勃起。但是生殖器本身在性鞭笞仪式中完全 不会激发性欲。（Gibson, 265-275）

在人类的文学史上，虐恋文学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它们的色情程度较高，往往掩饰了其文学价值，令正统的文学史低估了它们的价值。然而，这一不公正待遇并不能掩盖真正成功的 虐恋作品的美学价值，更不能减损虐恋者和一般读者对它们的喜爱。